目　录

1

背　景

真理万岁！我们的权利万岁！我们光荣祖国的保卫者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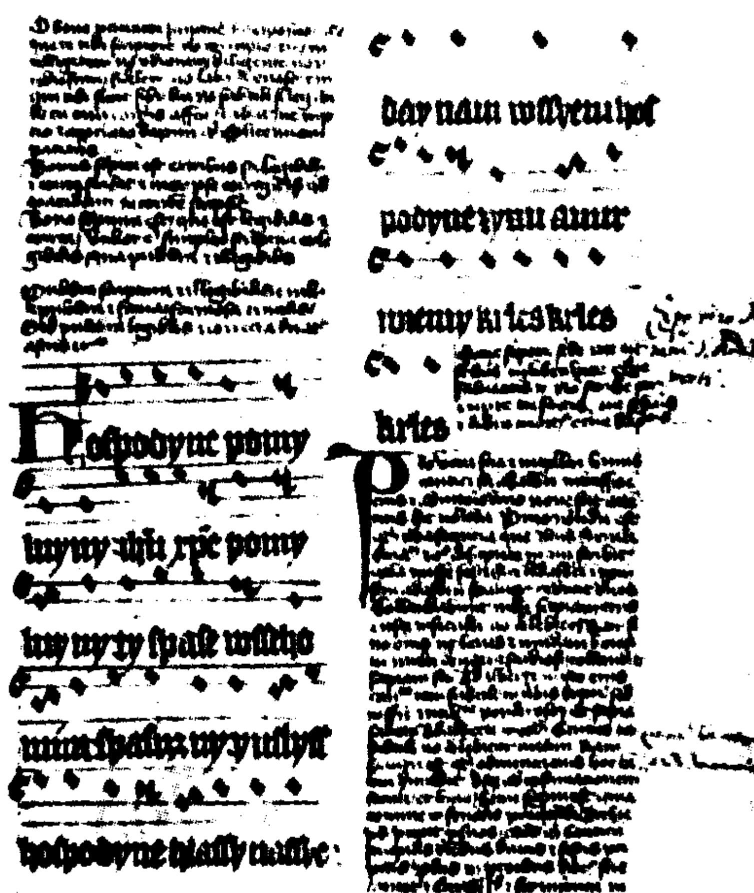
——卡尔·萨宾那(Karel Sabina)

波希米亚(Bohemia)的历史悠久而多彩多姿。公元6世纪，斯拉夫民族首度在今日的捷克建立家园。约莫300年后，摩拉维亚(Moravia)和波希米亚的斯拉夫人组成了摩拉维亚王国。这个初具雏形的国家，很快就受到占据多瑙河盆地的暴躁、好战的民族马札尔人(Magyar)的觊觎，这恰好形成东、西方不同的斯拉夫族裔之间的分界。

事实上，公元929年，伐克拉夫王子(Prince Václav)去世后，维斯瓦河(Vistula)和奥得河(Oder)的斯拉夫部落在北方建立起波兰，加速了这个王国的分崩。不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佩米斯立德(Přemyslid)王朝统治下，仍然维持了200年的统一。

这个联盟非常成功，即使1241年俄罗斯的鞑靼人(Tartar)的入侵与蹂躏，也无法阻碍波希米亚在13世纪中叶达到国力巅峰，其边界广至亚得里亚海(Adriatic)和奥得河。但是佩米斯勒二世(Prěmysl Ⅱ)于1278年去世之后，大部分国土落入奥地利手中。1310年，波希米亚的统治权移交到卢森堡(Luxembourg)家族的约翰国王(King John)手中。

约翰的儿子查理四世(Charles Ⅳ)于1346年继位，开启了波希米亚历史上所谓的黄金年代。当这个国家由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捷克的绘画、雕塑、建筑与文学在此时花开并蒂。1348年于布拉格(Prague)创立的查理大



赞美诗《上主垂怜我们》(Lord Have Mercy Upon Us)已确定来自14世纪。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手稿，年代是1397年



胡斯尼克(Husinec),伟大的宗教改革者扬·胡斯的诞生地

学,开创了中欧同类学院的先例。

经济上的繁荣也进展飞快。有一段时间,库特那·霍拉(Kutná Hora)的银矿供应了全欧洲的铸币厂。

查理四世同时也统治了德国,建立了奥匈帝国。直到他的继承者伐克拉夫死后,波希米亚的地位才因宗教纷争而衰落。

在今日,扬·胡斯(Jan Hus, 1373~1415)不但被视为宗教的改革者,更是个伟大的爱国领袖。胡斯出生于布拉格,在查理大学受教育,后来担任语言学教授,他在1402年成为该大学的教区牧师。一如他极为崇敬的约翰·卫克里夫(John Wycliffe),他否定了教皇的权威,极力宣扬反对宗教迫害。他的民族尊严促使他同时用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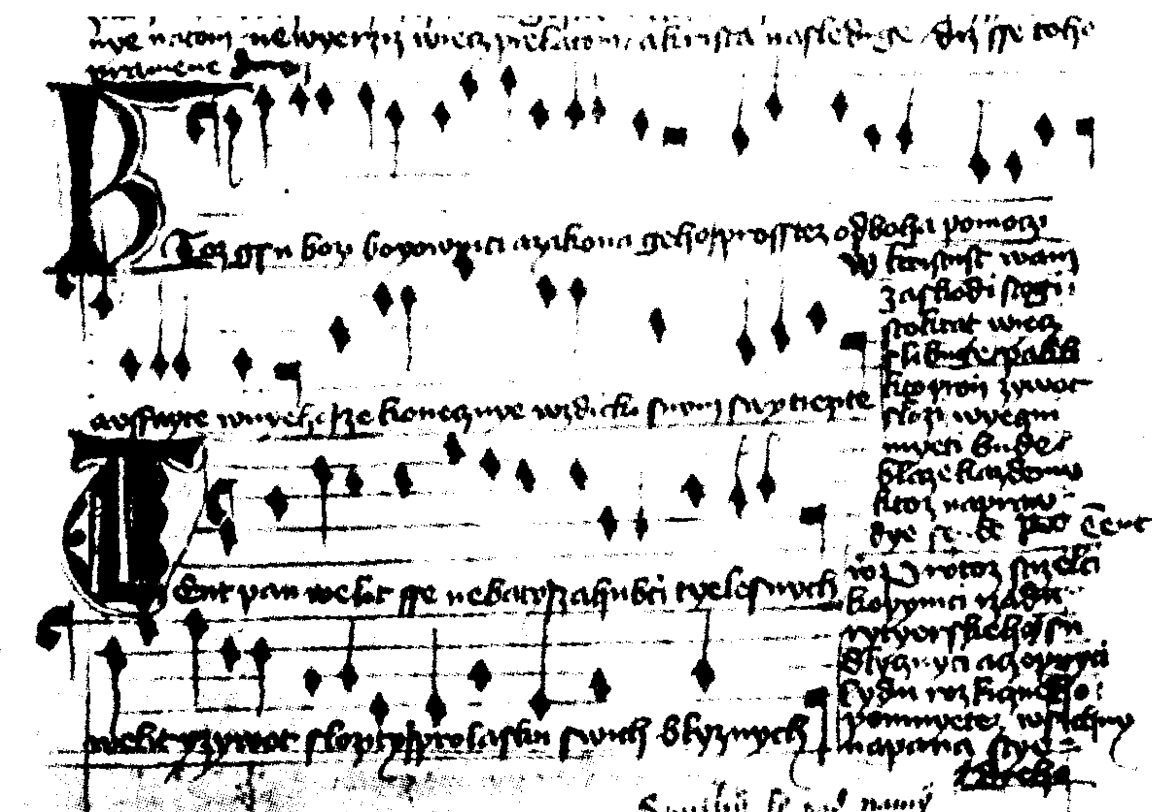
扬·胡斯

克文和拉丁文写作，还以自己的语言写作了多首极受欢迎的赞美诗。

可想而知，胡斯不久就被教会驱逐，又在1413年被传唤至宗教法庭。经过审判，他在1415年7月6日被绑上火刑柱烧死。他的愤怒的追随者可没有这么容易屈服，这群自称“胡斯信徒”（Hussite）的人，成为坚决反对德国和梵蒂冈(Vatican)的民族党派。

1526年，波希米亚的王位交到奥国的大主教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手中。他是神圣罗马帝国（Hapsburg Holy Roman Empire）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皇帝之弟，然而，国内反对天主教的声浪仍然持续着。1618年，捷克贵胄们在信奉加尔文教派的国王费迪南五世领导下，群起抵抗奥地利的统治，但旋即在两年之后被费迪南二世的部队击败于布拉格郊外的白山(White Mountain)。结果人民被迫信奉天主教，德文成为官方语言，捷克的文化也被镇压。在其后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中，波希米亚的人口由300万减少到90万，直到300年之后捷克才脱离奥地利而独立。

德沃夏克曾写作《胡斯教徒》序曲（Husitská）向胡斯



古老的胡斯信徒的赞美诗《神的战士》的手稿，来自吉斯特伯尼斯(Jistebnice)颂歌集

致敬，这是他计划中但未完成的三部曲中的首部作品。这首于1883年写成的序曲，使用了两首胡斯的赞美诗，即《神的战士》(Ye Warriors of God)和《圣温塞拉斯赞歌》(St. Wenceslas Chorale)。有趣的是，波希米亚现代音乐之父斯美塔纳（Smetana）也曾在他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Má Vlast)中的两段——《塔博尔》(Tábor，1878）和《布兰尼克》(Blaník，1879）中使用过《神的战士》的曲调。它们在德沃夏克写作《胡斯教徒》序曲的前一年首演。后来一位捷克作曲家卡尔·胡萨（Karel Husa，1921



塔博尔，胡斯教徒所拥有的根据地之一

年生）也将这个曲调写入他的乐曲《布拉格，1968 年》(Music for Prague 1968) 中，作为捷克斯洛伐克近代危机中的一个反抗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白山之役也在德沃夏克的第一首合唱曲《白山的子孙》(The Heirs of the White Mountain) 中被歌颂。这首曲子根据维特斯拉夫·哈列克（Vítězslav Hálek）于 1872 年所写的诗而作，由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演出。

柏尼博士（Dr. Burney）在 1772 年的欧洲之旅



吉利·班达



利奥波德·寇泽卢 (Leopold Kozeluh)

中，记载波希米亚人是德国甚至是全欧洲中最有音乐性的民族。他见到那儿的学校教导年轻的学童唱歌和演奏乐器,印象十分深刻。

即使到了 17 世纪，波希米亚的作曲家们还是受到国际上的推崇。海因利希·巴伯(Heinrich Biber, 1644 ~ 1704)出于天主教的虔诚,写下 15 首给小提琴和数字低音的《神秘玫瑰经奏鸣曲》(Mystery Rosary Sonatas),名噪一时。

以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来说,波希米亚在 18 世纪产生优异作曲家的数目让人惊异。虽然其中一些,像法兰提塞克·米卡 (František Mica, 1694 ~ 1744)、法兰提塞克·萨弗·布利希

(František Xaver Brixi, 1732～1771) 和扬·雅各布·瑞巴 (Jan Jakub Ryba, 1765～1815) 等一直待在国内，许多其他的作曲家则周游欧洲大陆，寻找机会进驻最重要的宫廷和教会，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



安东宁·莱加

克里斯多夫·威利巴尔德·格鲁克 (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 于1714年生于布拉格近郊，但不久之后举家迁离故土，先来到维也纳，后来又搬往巴黎，他日后就是在此以歌剧作曲家的身份成名。



法兰提塞克·克拉玛尔

许多其他的作曲家为了掩饰他们的乡土出身，纷纷更改名字。写过许多交响曲和协奏曲的弗朗茨·安东·罗斯勒 (Franz Anton Rössler, 1746～1792) 喜欢人家称他为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罗

塞蒂(Francesco Antonio Rosetti)。出生于摩拉维亚、创作了无数管乐器乐曲的法兰提塞克·克拉玛尔（František Kramář，1759～1831)，改名为弗朗茨·克洛莫（Franz Krommer)。直到不久之前，人们还把他的姓误写成克洛莫－克拉玛尔(Krommer-Kramar)!

著名的班达（Benda）家族来自亚特班那特斯基(Altbenatsky)，其家族中的作曲家人数堪与德国的巴赫(Bach）家族相比。法兰提塞克（František，又名弗朗茨 Franz，1709～1786)、扬（Jan，又名约翰 Johann，1713～1752)、吉利(Jiří，又名乔奥格 Georg，1722～1795)、约瑟夫（Joseph，1724～1804)、弗里德利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1745～1814)、弗里德利希·路德维希(Friedrich Ludwig，1752～1792) 以及卡尔 (Karl，1748～1836) 都先后在德国从事音乐工作。

曼海姆（Mannheim）宫廷接纳了源源不断地来自波希米亚的作曲家，包括弗朗茨·克萨维尔·李希特(Franz Xavier Richter，1709～1789)、扬·伐克拉夫·斯塔密克(Jan Václav Stamic，又称约翰·斯塔密兹〔Johann Stamitz〕，1717～1757)，以及他的儿子卡尔·菲利普(Karl Philipp，1745～1810)，还有安东宁·费尔斯(Antonín Fils，1730～1760)。

去意大利寻求发展的有管风琴作曲家波胡斯拉夫·杰摩斯基(Bohuslav Černohrský，1684～1742)，还有两位专门谱写歌剧的弗洛里安·盖斯曼（Florian Gassman，1729～1774)和约瑟夫·迈斯利夫杰克（Joseph Myslive-

ček，1737～1781），莫扎特曾在1770年前往米兰拜访后者。



汤马塞克(V. J. Tomasek)

另一位重要的波希米亚作曲家是安东宁·莱加（Antonín Rejcha，1770～1836），他是贝多芬的同辈好友，也是波恩乐团的一员。他在维也纳待了几年后搬到巴黎定居。经常迁徙不定的扬·拉迪斯拉夫·杜希克（Jan Ladislav Dušík，又名约翰·杜塞克〔Johann Dussek〕）年轻时离开波希米亚，在德国、荷兰、俄国、法国、英国等地成为颇受人尊敬的钢琴家。

著名的钢琴音乐作曲家约翰·温柴尔·托马斯切克（Johann Wenzel Tomášchek，1774～1850）选择定居在波希米亚，他在病逝于布拉格之前曾有一段卓著的教师生涯。他的弟子扬·伐克拉夫·雨果·弗利塞克（Jan Václav Hugo Voříšek）1791年生于东波希米亚，他在布拉格师事托马斯切克之后，于1813年前往维也纳，成为胡梅尔(Hummel)和莫舍勒斯(Moscheles)的门徒。弗利塞克的D大调交响曲展现出他优异的作曲天赋，但是他在1825年死于肺结核，享年33岁。



法兰提塞克·斯克鲁普

第一部捷克歌剧《补锅匠》(The Tinker) 1826年在布拉格国家歌剧院首演时大受好评，它的作曲家法兰提塞克·斯克鲁普 (František Škroup, 1801~1862) 如今已被人遗忘。他早年接受的是律师训练，但在1827年被委派担任国家歌剧院指挥，是首位担任这个职务的捷克人。斯克鲁普也是捷克国歌的作曲家，德沃夏克在1882年将他的曲子谱入《我的家》(My Home)序曲中。

2

早　年

大自然之子，不曾停顿下来思考，或是借助文字、纸张来记录他的灵思。

——斯坦福(Standford)

安东宁·利奥波德·德沃夏克 (Antonín Leopold Dvorák) 1841 年 9 月 8 日生于内拉霍齐夫斯(Nelahozeves)，一个位于布拉格以北约 18 英里、维他拉(Vitara)河畔的一个小波希米亚村庄。那是一个宁静的小地方，周围为群山和纯朴的乡村景色所环绕。村中的劳伯科维茨(Lobkowitz)家族自 1623 年即拥有的巨大方形城堡，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弗朗茨·约瑟夫·马克斯·劳伯科维茨(Franz Joseph Max Lobkowitz)王子不但是贝多芬的好友，更是这位作曲家年轻时重要的资助人。

安东宁是家中九个孩子中的老大，只有八个长大成人。他的父亲法兰提塞克(František，是一位优秀的业余

音乐家，会演奏小提琴和齐特琴（齐特琴〔Zither〕是一种类似中国民乐中扬琴的乐器），以及谱写舞曲旋律，继承祖业，任职旅馆经理兼屠夫。1840 年 11 月 17 日，他娶了安娜·兹丹科娃（Anna Zdeňková）为妻，她是劳伯科维茨王子的随从之女，也在劳伯科维茨家做女佣。

安东宁在俭朴的乡村社区环境中长大，自幼即虔诚地信仰天主教，并持续一生不变。他幼年时，生活周围充满了波希米亚人的民谣和舞曲。

他向村中的学校校长兼管风琴师约瑟夫·斯皮兹（Josef Spitz）学习小提琴，很快就可以和父亲在婚丧喜庆



德沃夏克的出生地内拉霍齐夫斯是一个波希米亚小村庄，大约在布拉格以北 18 英里处

场合中合奏。

如同所有的乡村孩童一样,安东宁在学校学习视谱,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当他在1853年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不满12岁,却已经接受了宝贵的基础音乐训练。(德沃夏克的学校经历不很清楚,他幼时的学校后来遭逢大火,所有记录都付诸一炬。)

1854年,他的小舅舅兹丹尼克(Zdeněk)因为膝下无子,提出要求将安东宁接到离内拉霍齐夫斯20英里的兹洛尼斯(Zlonice),好就近照顾。在这里,德沃夏克开始接受屠夫的学徒训练,同时又可以继续向另一位校长兼管风琴师安东宁·李曼(Antonín Liehmann 1808~1879)学音乐。李曼是多才多艺的人,可是脾气有点暴躁;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并且为他所指挥的当地乐团谱写许多乐曲。

年轻的德沃夏克同时上管风琴、钢琴和中提琴课,不久便在乐团中争得一席之地。许多年后他形容他的音乐老师道:

李曼是个很好的音乐家,但是他脾气火爆,而且是以老式方法教学。如果一位学生演奏不好一个乐句,他将会遭到像乐谱上豆芽菜一样多的掌罚。李曼可以视谱和流利地演奏数字低音,也期望我们做得和他一样好。

在兹丹尼克舅舅的建议下,德沃夏克一家于1855年迁往兹洛尼斯,法兰提塞克很快便担任“大旅社”(The



内拉霍齐夫斯城堡近照

Big Inn)的经理职务。1856年11月,15岁的安东宁顺利地完成屠夫的学徒过程,还得到如下的能力证书:

德沃夏克家的房子

任职兹洛尼斯镇屠夫工会理事（文末署名），兹证明生于 1841 年 9 月 8 日，信奉罗马天主教，来自内拉霍齐夫斯镇的安东宁 · 德沃夏克，于 1854 年始习学徒之职，五个月后，即该年 11 月 1 日起，领工会基金为期两年。该君于这段时间内勤学笃敬，经其师扬 · 路伯(Jan Roubal)

安东宁 · 德沃夏克的出生证明，显示了他生于 1841 年



德沃夏克的父亲法兰提塞克·德沃夏克(1814～1894)和姨妈约瑟芬娜·杜斯可娃 (Josefina Dušková)。德沃夏克被送到布拉格时住在她家中

证明，深通其艺，于1856年11月1日由工会理事长代表诸理事颁发结业证明。该学徒结业书证明安东宁·德沃夏克君有资格从事屠夫一行，兹恳请仁人仕士明察德沃夏克的技艺纯熟，惠赐该君适职。本证书由下署名诸君执印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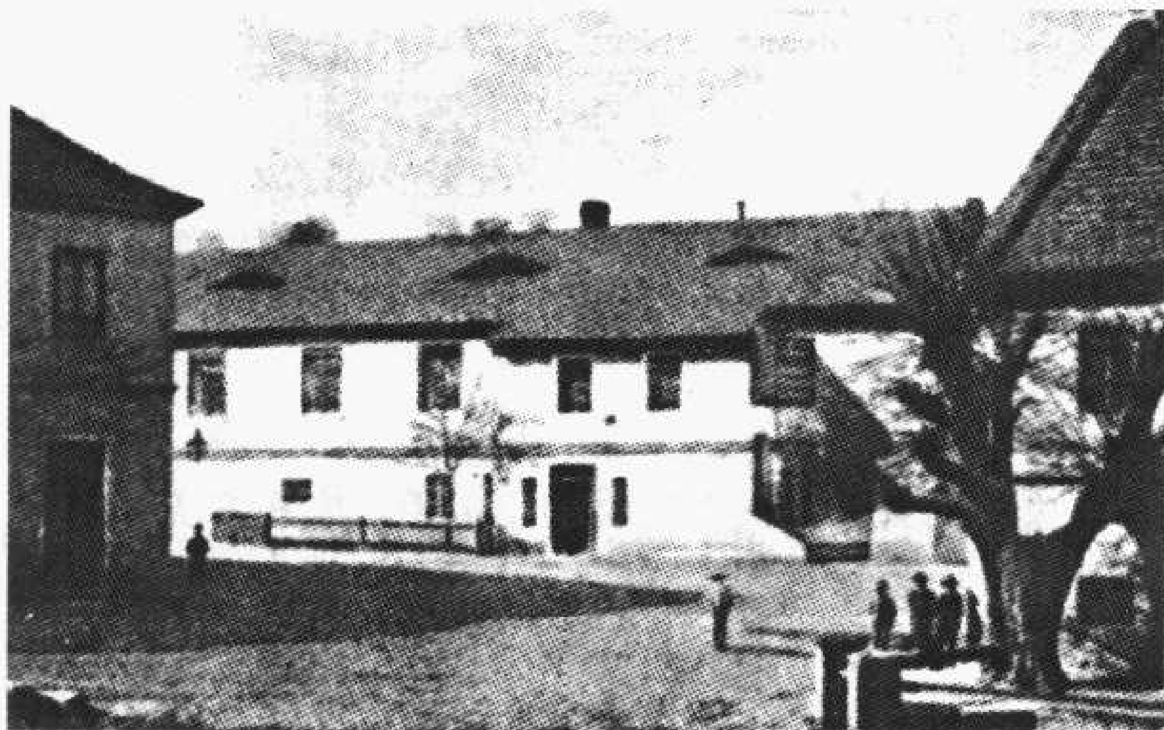
为了加强他的德文能力，德沃夏克被送到萨克森 (Saxony) 边界的契斯卡·卡门尼斯 (Ceská Kamenice) 去待了一阵子。任何一个希望有一番作为的波希米亚人，即使只是想当旅社掌柜，都必须精通德文。当德沃夏克抵达布拉格时，显然深刻体会到他这方面的不足。同时，他也继续和声学以及管风琴演奏的音乐学习课程，并再度担任唱诗班团员。

次年当他返回兹洛尼斯时，发现家道衰落，经济困窘，兹丹尼克舅舅再次适时伸出援手。安东宁无法再依赖家庭，而必须自谋生活。兹丹尼克劝他的姐夫让安东宁全心投入音乐，他会赞助安东宁在布拉格管风琴学校(Organ School)的学费。

教会音乐学院 (The Institute for Church Music，即布



德沃夏克出生的房间



德沃夏克在内拉霍齐夫斯村中的学校接受早期教育





卡尔·俾施（上图），布拉格管风琴学校的校长。他于1858年去世，后由约瑟夫·克瑞西继承(下图)

拉格管风琴学校）成立于1830年，完全以传统德国的教学方式建立。当安东宁在1857年8月入学时，院长是卡尔·俾施(Karel F. Pietsch 1789～1858)，一年之后，则由约瑟夫·克瑞西(Josef Krejčí 1822～1881)接任。

音乐学院的教学属于保守派,漠视时尚。德沃夏克对这一时期的陈述甚少，不过他的学生约瑟夫·米切尔 (Josef Michl)仍记得他的老师的回忆：

> 管风琴学校的一切都充满霉味,即使风琴都是如此。任何学生想学东西一定得先学会德文。任何懂德文的学生都是课堂中的骄子，不懂德文可不成。我的德文很糟糕,即使我知道一些事情,也无法说出口。同学们都有些鄙视我，甚至在背后嘲笑我。

德沃夏克的成绩报告中有一段有趣的叙述：



1853 年，德沃夏克一家搬往兹洛尼斯



1857～1859 年间，德沃夏克在管风琴学校就读

他具有优异但更实际的才能。实际的知识和成就似乎是他的目标，他在理论方面还比较弱。

德沃夏克的管风琴老师是约瑟夫·弗尔斯特（Josef Foerster 1833～1907），也是作曲家约瑟夫·波胡斯拉夫·弗尔斯特（Josef Bohuslav Foerster 1859～1951）的父亲。他从未受过正式的作曲教育，完全是自学而

成。他说:“我向花、鸟学习,以上帝和我自己为师。”

这位“来自乡下”、有点笨拙的年轻人德沃夏克,在布拉格的第一年寄居在表姐玛丽·普利沃娃(Marie Plívová)家中。她的女儿安娜(Anna)后来透露了一些关于这位学生房客的印象。

当普利维(Plivé)一家因人口增加而变得拥挤时,德沃夏克便搬到他的叔父伐克拉夫·杜塞克(Václav Dušek)家。此时,他在兹洛尼斯的舅舅兹丹尼克无法再接济这个外甥的学费,于是德沃夏克有段时间必须靠教学生和演奏中提琴才得以勉强继续学业。

管风琴学校以外的音乐活动比起学校的教育,对他来说可能更有长远的助益。在担任由安东宁·阿普特



兹洛尼斯“大旅社”,由德沃夏克的父亲在1854年租下



约瑟夫·弗尔斯特,布拉格管风琴学校的管风琴师和教会音乐教师

(Antonín Apt)指挥的圣西西利亚协会(St. Cecilia Society)管弦乐团中提琴手的时候，他得到可贵的实际经验，学到很多有关管弦乐团的完整知识。

1859年，德沃夏克离开管风琴学校，旋即加入卡尔·科姆札克(Karel Komzák)的乐队担任中提琴手。科姆札克日后成为奥国陆军的军乐队指挥，写过许多流行音乐，而且担任过布拉格精神病院的管风琴手，德沃夏克有时到此为他演奏。这个乐队也在上流社会的聚会场合演奏，他们的曲目包括勃拉姆斯(Brahms)的《匈牙利舞曲》(Hungarian Dances),这是德沃夏克首次接触到这位作曲家的音乐。

1862年11月,临时剧院(Provisional Theatre)在布拉格成立，专门演奏捷克的剧作和歌剧。科姆札克乐队成为该剧院乐团的核心,每周演奏两三场音乐会。

1863年2月8日,德沃夏克和乐团在瓦格纳(Wanger)的指挥下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次经验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时之间,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瓦格纳的影子。

离开管风琴学校之后,他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在作曲上,但即使他的朋友也不知道这个事实。除了少数几首钢琴小品外,这些作品后来大部分都被他销毁。所知留存下



年轻的德沃夏克得到兹洛尼斯合唱指挥约瑟夫·汤曼（Josef Toman）的很大鼓励

来最早的作品是A大调弦乐五重奏(Op. 1)，完成时间是1861年6月6日。另一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1862年完成的A大调弦乐四重奏。

1864年，德沃夏克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军队拒之门外。同年，他和布拉格一位金匠的女儿，16岁的约瑟芬娜·洁玛科娃（Josefina Čermáková）坠入情网。他为约瑟芬娜谱了一组叫做《柏树》(Cypresses)的歌曲集，但是他的一番功夫显然没有对她产生作用。这个歌曲集后来以《歌四首》(Op. 2)、《情歌八首》(Op. 83)的形式出版，并且他还将其改编成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发表。

1865年是个多产的年份。编号Op. 3的第一交响曲，别名《兹洛尼斯之钟》(The Bells of Zlonice)在这年完成。德沃夏克的确在首尾两个乐章中利用管弦乐色彩制造出钟声一样的音响效果，作为主旋律的伴奏。毫无疑问，这些效果是由作曲者童年的愉快回忆所激起的。

这首曲子和同年稍后写的一首降B大调交响曲，一



安东宁·李曼，兹洛尼斯当地的管风琴师，同时带领村中的管乐队

直为许多传记作家所忽略。但是我们很难再找到其他作曲家这么早期，却又同样具有无比抒情特质的作品。1854 年斯美塔纳完成的《节庆交响曲》(Festive Symphony) 可能是德沃夏克的范本，不过两者的音乐句法却大相径庭。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 (Anton Bruckner) 的交响曲作品此时都还没有写成，虽然鲍罗廷 (Alexander Borodin) 正在进行他的第一交响曲的写作，不过俄罗斯大部分的交响作品都要到 19 世纪末才会出现。瓦格纳影响的痕迹可以在这两首早期的交响曲中听到，但是它们的构想和形式都已初具成熟时期的德沃夏克的风格。

《兹洛尼斯之钟》以德沃夏克一向的快速度完成于 1865 年的 2 月和 3 月之间，完成之后寄到德国参加一个作曲比赛。但是原稿却没有退还，直到 1923 年才找到，于 1936 年在布尔诺(Brno)作世界首演。作曲者自己根本忘了这首作品，在晚年也将它忽略，没有列在早期的作品集中。不过，他倒是将其中一些主题用在 14 年之后(1879)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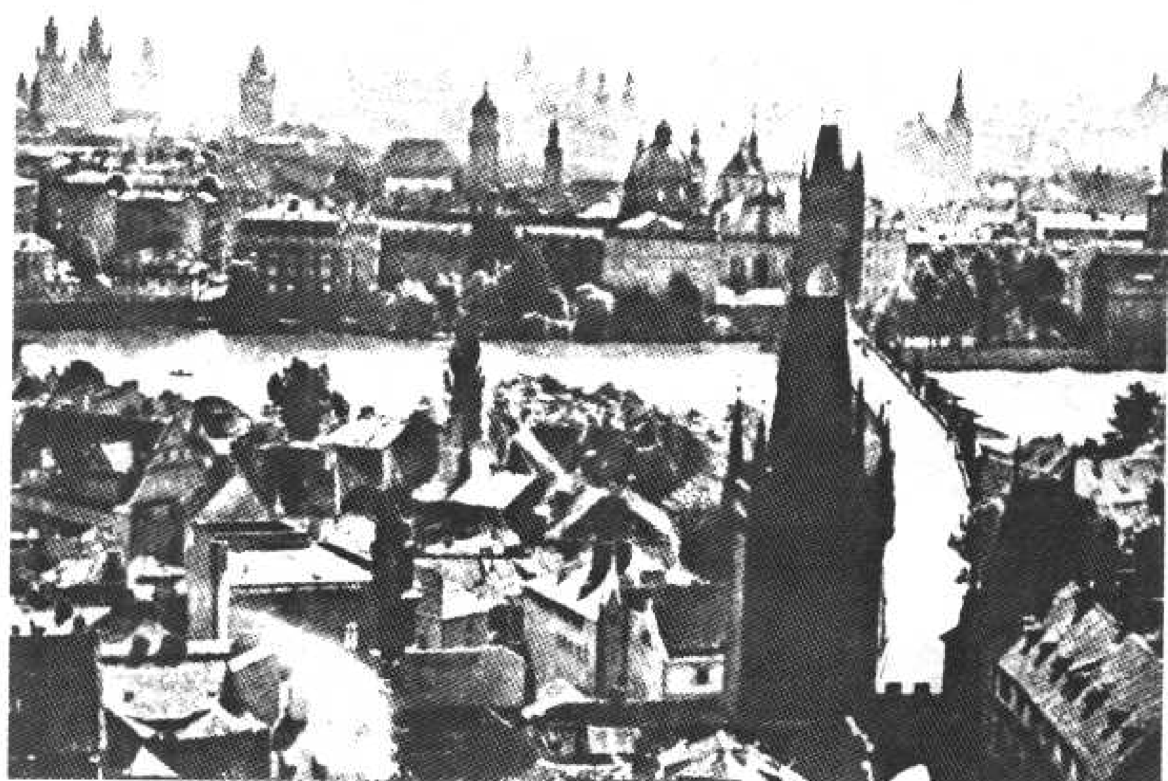


洁玛科娃姐妹。约瑟芬娜是德沃夏克的初恋，但是他最后娶了安娜(坐在钢琴前)

写的钢琴曲集《剪影》(Silhouettes)中。

谱写第二交响曲占去了德沃夏克 1865 年 8 月到 10 月之间的时光。他显然对成品不满意，幸亏友人莫利克·安格尔(Mořic Anger)的保存，此曲才得以流传下来。首演直到 1888 年 3 月才由阿道夫·杰克 (Adolf Čech) 指挥，此时德沃夏克已经完成其他五首交响曲了。

1865 年，德沃夏克完成了一首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不过他没有写成管弦乐谱，也一直没被演奏过。(此说不正确。Supraphon 出版的两张 LP，是德沃夏克大提琴和管弦乐作品集，编号 1 10 2081/2，由米诺斯·萨德洛〔Milos Sádlo〕演奏，伐克拉夫·纽曼〔Václav Neumann〕指挥，捷克爱乐乐团伴奏，1977 年出版。其中 A 大调的第一号协奏曲由贾米尔·贝格豪塞〔Jarmil Burghauser〕完成管弦乐谱，大提琴独奏部分由米诺斯·萨德洛修订。)许多其他的作品都被他自己销毁，包括一些管弦乐小品，一首竖笛五重奏，以及至少一首弥撒曲。对这些被销毁的作品，德沃夏克曾轻描淡写地说："我总有足够的纸张来生火。"



1857 年，德沃夏克来到布拉格，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此地



布拉格老城广场



德沃夏克，约 1865 年

3

斯美塔纳及歌剧

斯美塔纳将生活中的吉光片羽搬上舞台，并赋予生命。

——法兰提塞克·巴尔托斯(František Bartoš)

1866年1月，贝德里希·斯美塔纳在布拉格的临时剧院指挥首演他的歌剧《在波希米亚的勃兰登堡人》(The Brandenburgers in Bohemia)。它的内容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使得这次演出立刻获得成功。

斯美塔纳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剧院的指挥，后来又在同一年中首演了他的喜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The Bartered Bride)。此剧稳固了斯美塔纳在布拉格的声誉，也对德沃夏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沃夏克当时在乐团中参与了这两部歌剧的演出。

《被出卖的新嫁娘》开启了一种新的歌剧形式，比起同时期的作品，更有着类似莫扎特(Mozart)剧作中小组



当德沃夏克到布拉格时，贝德里希·斯美塔纳(1824～1884)无疑是捷克音乐活动的领导者。此肖像大约作于1861年，当年他谱写了极为成功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

演出的运用。同莫扎特一样，斯美塔纳能够写出栩栩如生的剧中人物，听众很容易从日常生活事物中得到印证。《被出卖的新嫁娘》剧情曲折，带有各种计谋和误会，令人想起达·庞特(Da Ponte)在诸如《费加罗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女人心》(Cosi Fan Tutte)等剧本中，对人物和情节所作的巧妙安排。

大众一般比较喜欢喜歌剧，斯美塔纳的下一部剧作《达利波》(Dalibor)却转向历史悲剧。此剧取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剧情可以用来诠释当时捷克人民的生存挣扎。

《达利波》的首演在1868年5月16日，这天同时也是布拉格国家剧院（Prague National Theatre）的奠基之日。尽管听众兴致勃勃，乐评家们却异口同声地谴责此剧，指出它过于个人化，而不像斯美塔纳之前几部作品具有琅琅上口的旋律，更缺乏以前所具有的捷克性格，以及如同《被出卖的新嫁娘》中的民谣素材。此剧明显地带有瓦格纳和李斯特(Liszt)的半音阶和声，显然不被当时布拉格的音乐家们所钟爱。演出五次之后，《达利波》就被换下戏目。

在捷克音乐的成形期间，德沃夏克演出过所有的斯美塔纳歌剧，并曾参与诸如斯克鲁普和其他早期捷克作曲家作品的重演。歌剧院的实际经验，加上斯美塔纳和瓦格纳两股强劲的影响力，使他自然而然地迟早要创作自己的歌剧作品。

他首次尝试所选的剧本是一个历史故事——撒克逊



1956 年萨德勒泉 (Sadlers Wells) 歌剧团演出《被出卖的新嫁娘》中的一景

族(Saxon)和丹麦的战争,由德国诗人卡尔·特奥多尔·库那(Karl Theodor Körner)执笔。这个故事如同《达利波》一样，可以视为捷克人民要从奥国手中独立的愿望的反映。

《阿尔弗雷德》(Alfred) 作于 1870 年的 5 月到 10 月间,但是,德沃夏克很清楚它的弱点:其英雄史诗般的故事内容以及舞曲是在模仿斯美塔纳，管弦乐法则近似瓦格纳，而且歌剧的传统形态被生硬地套用在剧情发展上。这些缺陷使得作曲者根本不想把它搬上舞台。

德沃夏克的第二部歌剧《国王与矿工》(The King and the Collier)写于 1871 年 4 月到 12 月间,脚本改编于一部



MEZIAKTÍ

ANTONÍN DVOŘÁK:

ALFRED

Alfred, král Britů . . . . O. Kutz
Alvina, jeho nevěsta . . . . A. Richtrová
Dorset, jeho přítel . . . . J. Sobota
Sivard, jeho sluha . . . . B. Jevtušenko
Harald, vojevůdce . . . . A. Richter
J. Dvorný

Adolf Heller

Antonín Dvořák a jeho opery.

1938 年，《阿尔弗雷德》在奥洛穆克(Olomouc)歌剧院首演时的节目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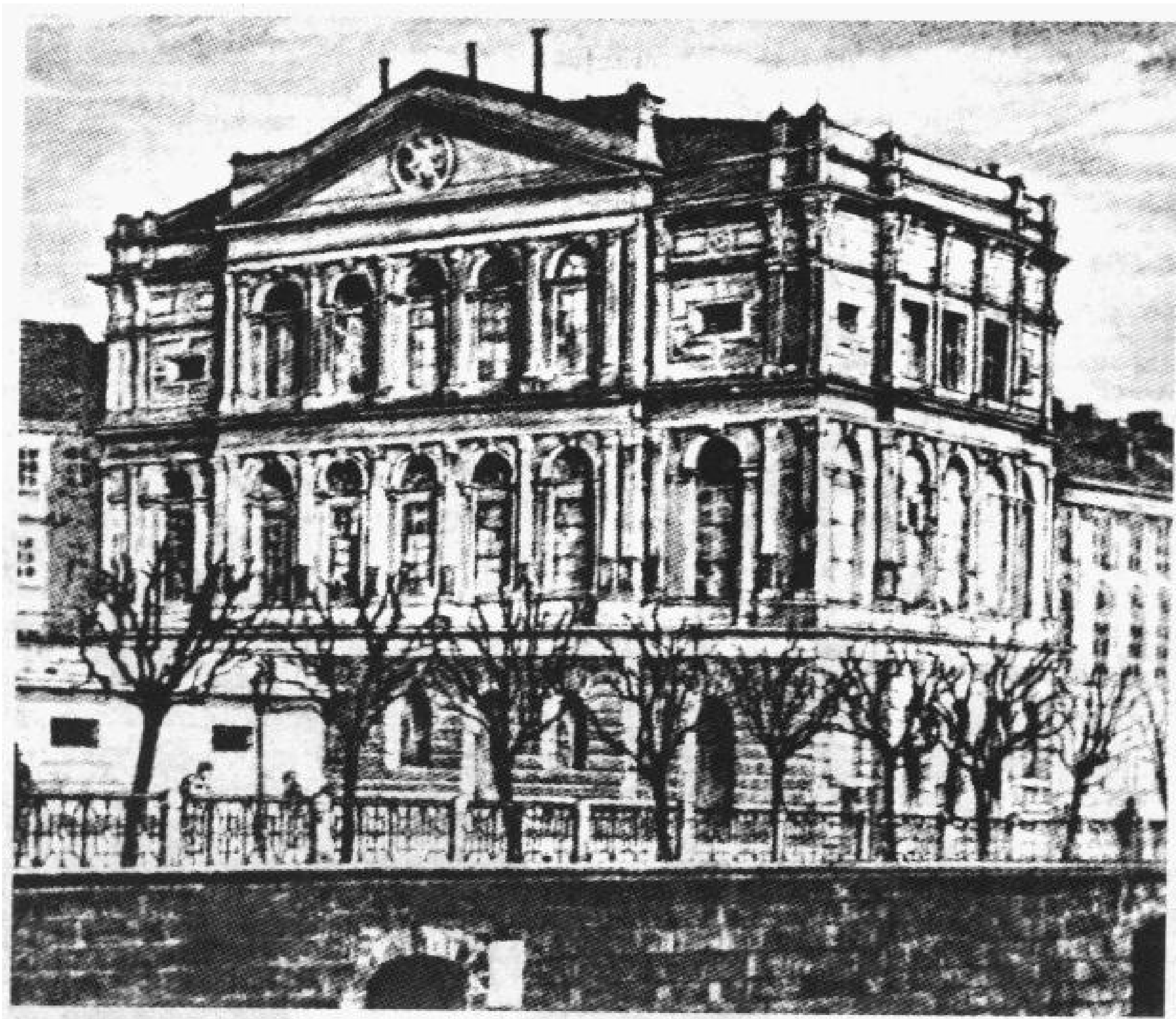
木偶剧，斯克鲁普也曾经将它写成歌剧。此剧倒是完完全全的捷克风格，但是斯美塔纳和瓦格纳的影子再度充斥其间。1873年秋，临时剧院花了四个星期排练，可是因为歌手的问题而无法上演，德沃夏克只得撤回此作。(该剧序曲曾在 1872 年 4 月由斯美塔纳指挥演出。)

1874 年 4 月，德沃夏克接下一件史无前例的工作，即同样以《国王与矿工》的剧本，创作出完全不同的作品。这部精简了的作品,脱离了瓦格纳的影响,使用了适合这个故事背景的民谣风格手法作曲。

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国王在狩猎途中迷失了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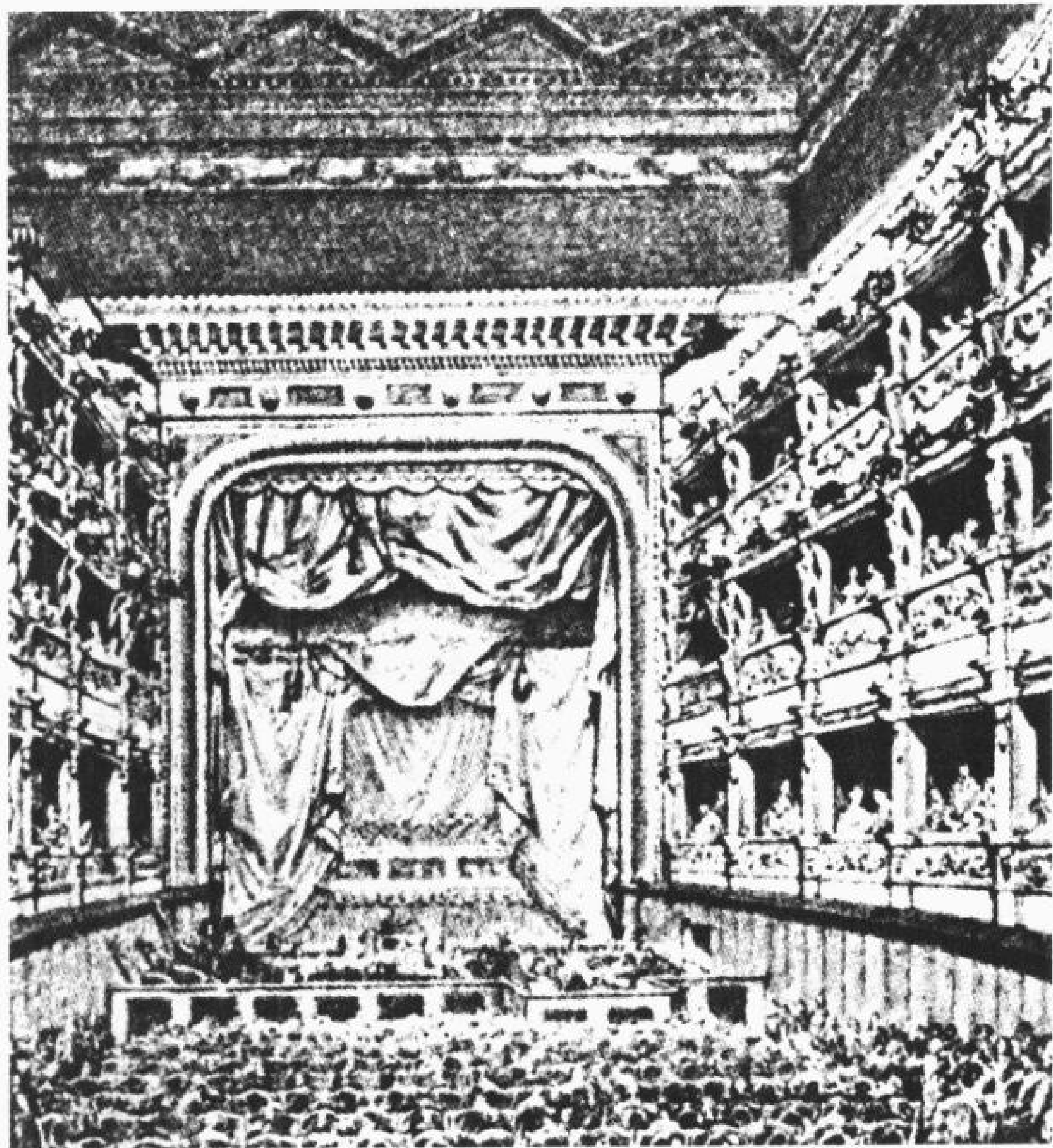
德沃夏克大约20岁时的肖像



布拉格临时剧院，建于 1862 年

来到一个贫苦的煤矿工人家里问路。矿工的女儿爱上了这个陌生人，引起她的未婚夫的嫉妒。国王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邀请他们全家住进皇宫。

这个版本的歌剧在 1874 年 11 月 24 日于临时剧院首演，后来在 1887 年又将最后一幕的歌词和音乐内容作了修改。



德沃夏克 1862～1873 年间在布拉格临时剧院演奏中提琴。在后五年担任该剧院指挥的是斯美塔纳，德沃夏克后来的创作灵感有许多都来自这段时间

4

婚　　姻

她恰好提供了德沃夏克所欠缺的特性，充满活力，而且对日常生活事务非常务实。

——艾利克·罗伯森(Alec Robertson)：
《德沃夏克传》

在写作《阿尔弗雷德》同一年的 1870 年，德沃夏克又完成了三首分别属于降 B 大调、D 大调和 E 小调的弦乐四重奏。这些曲子都由他的朋友们私下演出，没有发表。

他获得较大成功的第一首曲子是《白山的子孙》，于 1873 年 3 月 9 日在布拉格新城剧院（New Town Theatre）首演。这是一首写给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演出的爱国康塔塔，歌词前面已经提过，是由诗人维特斯拉夫·哈列克所写，纪念 1620 年捷克民族群起对抗奥地利人的事件。

布拉格的贺拉霍尔合唱团(Hlahol Choir)一度曾由


卡尔·班德(1838～1897)

斯美塔纳指挥，此时由德沃夏克在管风琴学校的同窗卡尔·班德(Karel Bendl)带领。那时德沃夏克大量借用班德的音乐典藏，还经常在他家的钢琴上练习。

德沃夏克同时又回到室内乐的领域，写了不少曲子，可是直到他逝世多年后才发表。一首A大调钢琴五重奏写于1872年，次年，他又完成了两首弦乐四重奏，分别是F小调(Op. 9)和A小调(Op. 12)。后者和1874年以Op. 16出版的同调曲子并不相同。

1873年4月至7月，他全神贯注于迄今最具有野心的一首曲子——第三交响曲。这是他九首交响曲中惟一没有遵照传统四乐章的一首（谐谑曲乐章被省略），由斯美塔纳指挥捷克爱乐乐团(Philharmonic Concert)于1874年3月30日首演。

1873年11月17日，德沃夏克娶了19岁的安娜·洁玛科娃(Anna Čermáková)为妻。她是德沃夏克以前的学生，后来成为歌剧合唱团的女低音，她也是德沃夏克的初恋情人约瑟芬娜的妹妹。在这一方面，他倒是继承了海顿(Haydan)和莫扎特，同样是娶了拒绝他们的人的姐妹。

似乎是先前《白山的子孙》的成功，软化了安娜父母



维特斯拉夫·哈列克,《黄昏之歌》和《白山的子孙》的作者。德沃夏克根据后者谱写了他的《颂歌》(Op. 32)

亲的反对，因为这对新婚夫妇婚后的头三个月是和洁玛科(Čermák)家住在一起。尽管失去了三个孩子，他们的婚姻可说是非常美满。(安娜·德沃夏克在她丈夫死后又活了许多年,在1931年以77岁之龄去世。)

此时，德沃夏克放弃了他在歌剧院乐团中的职位，在1874年1月继承了他的老师约瑟夫·弗尔斯特在圣阿达尔伯特(St. Adalbert)教堂的管风琴师职位。他的年薪是126盾(gulden:旧时德奥两国的金银币),几乎和他担任中提琴手时的收入一样多。在同一个月中他开始创作第四交响曲,并于3月份完成。虽然斯美塔纳在1875年5月25日指挥演出了其中的谐谑曲乐章,但整首交响曲直到1892年3月才在布拉格由德沃夏克亲自指挥公开演出。

德沃夏克决定以第三和第四交响曲参加一个由奥地利政府举办的资助“困境中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的作曲比赛。为了参赛，他必须提供一纸证明以符合比赛资格:

布拉格皇家首府市政厅兹证明，官方调查验证安东宁·德沃夏克君，生于1841年，已婚，育有一子，不具资产，除圣阿达尔伯特教堂风琴师年薪126盾，以及私人音乐教师一职年薪60盾外，并无其他收入。

布拉格　1874年6月24日

奥地利政府的音乐部顾问是维也纳的乐评家爱德华·汉斯利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他以大力支持勃拉姆斯的音乐著名。德沃夏克的参赛作品很成功，并在1875年2月获得了400盾的奖金。

1874年圣诞夜，德沃夏克完成了一部独幕喜歌剧《顽固的农民们》(The Pig-Headed Peasants)。其剧情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颠倒：一对年轻男女因为他们父母间谈妥的婚约，决定拒绝承认他们是相爱的。直到他们受不了村中的漫天流言，彼此猜忌，这个问题才圆满解决。

此剧的首演延迟到1881年的10月才举行，由临时剧院制作。因为差劲的演出，使得此剧草草下场，在德沃夏克一生中再也没演出过。

1875年对德沃夏克来说是个活跃的作曲年，其间他完成了《夜曲》(Nocturne)、E大调小夜曲(Serenade in E, Op. 22，以上两首都是写给弦乐团的)以及第五交响曲(在出版时被误列为第三)。室内乐作品包括了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一首G大调弦乐五重奏以及一首D大调钢琴四重奏。



德沃夏克之妻，安娜·洁玛科娃



布拉格的圣阿达尔伯特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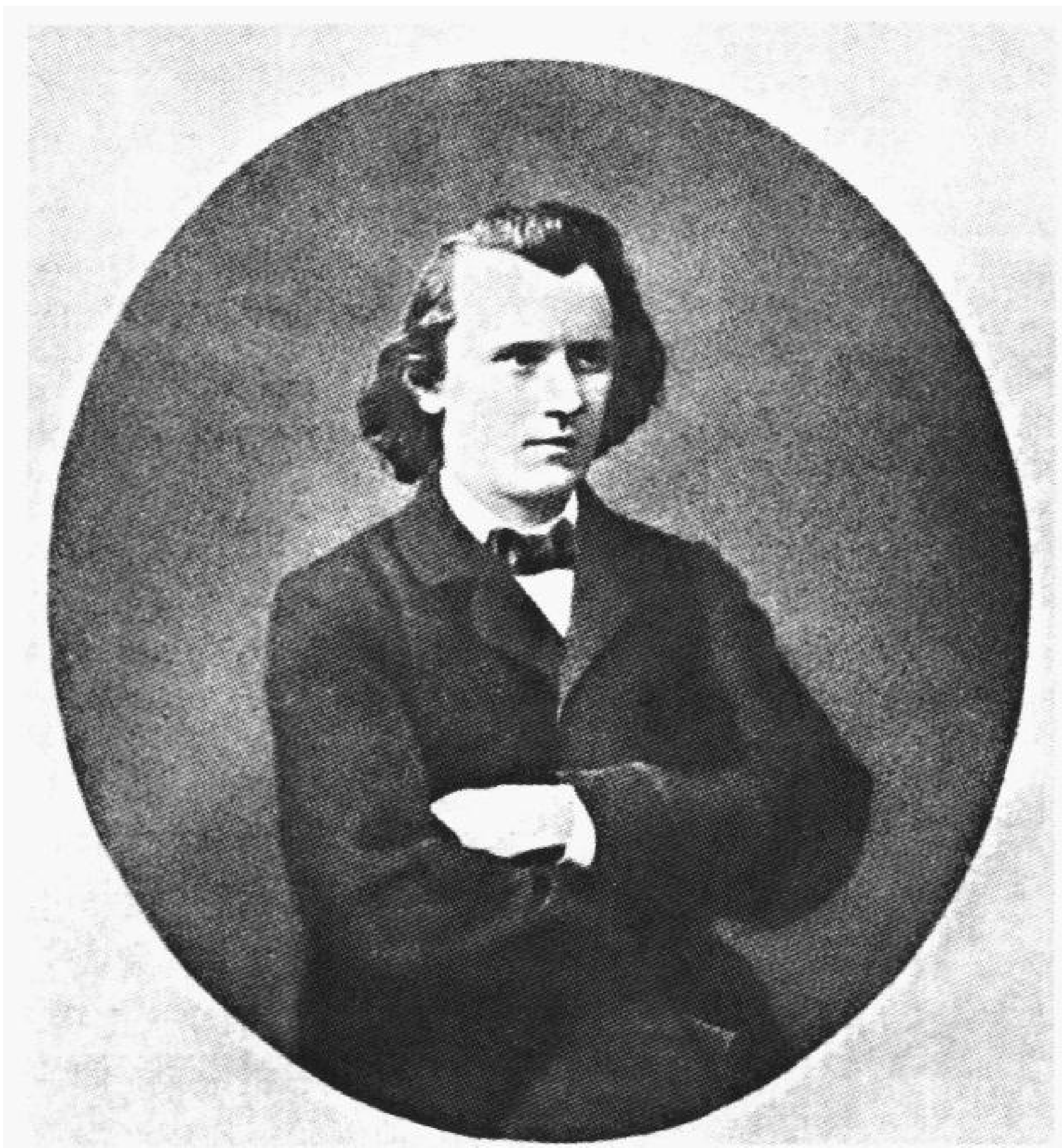
这一年的后半段，德沃夏克全神贯注在一首迄今最浩大的作品上，这就是五幕歌剧《万达》(Vanda)。故事描述一位波兰公主对天发誓要牺牲自己，以使她的子民打败来犯的德国人。这个剧本的歌词太差，以致没能激发作曲者最佳的灵感。在1876年4月首演及其后的四次演出之后，直到1929年才在布拉格再度演出。



德沃夏克在布拉格的第一个家

这段期间惟一的不幸事件是德沃夏克2岁的女儿约瑟法(Josefa)在1875年9月21日去世。一首完成于次年的G小调钢琴三重奏，表达了作曲家的哀恸。同一个月，他开始写作庄严肃穆的《圣母悼歌》(Stabat Mater)。

1876年初，德沃夏克开始教导玛丽·内弗伐(Marie Neffová)学习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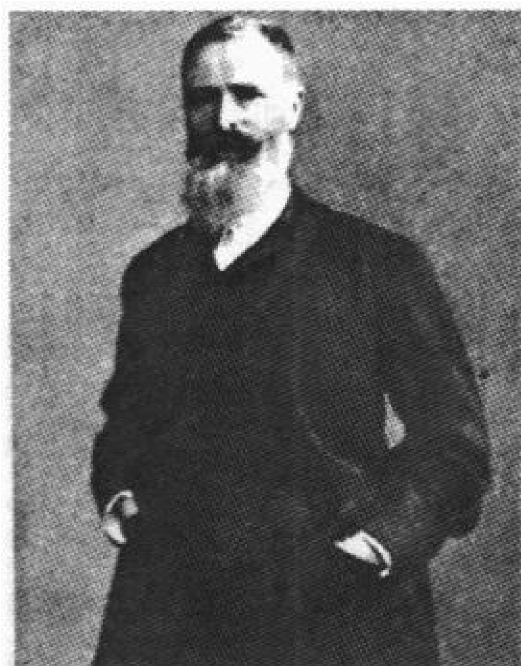


约翰·勃拉姆斯

她是扬·内弗(Jan Neff)的妻子,内弗是位热爱音乐的摩拉维亚生意人。他们三人经常演出以钢琴伴奏的二重唱,但不久之后就厌倦既有的、有限的德国曲目。在内弗

夫妇的建议下，德沃夏克谱写了四首为女高音和男高音演唱的《摩拉维亚二重唱》(Moravian Duets)。这些曲子深受欢迎，于是他在同一年夏天又继续写了第二组 14 首二重唱。这些是写给女高音和女低音的，其后还完成了另一组的四首曲子。

这些歌曲除了第二组中的一首以外，都是由内弗夫妇出资私下出版的，其中有些曲谱以精装本的装帧送给一些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和乐评家们。据玛丽·内弗伐的回忆，其中一本在德沃夏克不知情的情况下，寄给了勃拉姆斯。



弗利兹·西姆罗克（1837～1901），德沃夏克的出版商，在他的事业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勃拉姆斯当时取代了国家歌剧院的总监约翰·赫贝克（Johann Herbeck），成为奥地利政府支付德沃夏克奖金的音乐基金委员会裁定成员之一。勃拉姆斯很欣赏《摩拉维亚二重唱》，写了一封充满热忱的信给出版商西姆罗克(Simrock)：

过去数年在担任国家音乐基金会委员的机会中，我有幸接触到布拉格的安东宁·德沃夏克的作品。今年他送审的作品中有一组

给两个女高音和钢琴伴奏的二重唱，很适合出版。这些作品显然由作曲者自己出资刊印，其标题和歌词很遗憾都是以捷克文写作。我建议他将这些歌曲寄给您，当您演奏它时，应像我一样品尝其中带点尖刺味道的迷人特色。它们很需要得到一个好的翻译。德沃夏克曾经写过各种作品，包括捷克文的歌剧、交响曲、四重奏以及钢琴独奏曲。毫无疑问，他才华横溢，但是也近乎赤贫。我请求您考虑我以上的建议，这些二重奏的出版不会给您带来太多麻烦，而且必定畅销。

直到此时，除了少数私下出版的作品外，德沃夏克只有一首歌曲和一首弦乐四重奏公开印行过。内弗出版的《摩拉维亚二重唱》，帮助德沃夏克继续得到连续五年的



德沃夏克和西姆罗克经常在卡尔洛毕·瓦瑞(卡尔斯巴德)见面

Kr. zem. české divadlo v Praze.

Dnes v neděli dne 27. ledna 1878.

Mimo předplacení.

Po prvé:

Šelma sedlák.

Komická opera ve dvou jednáních. Dle staré látky napsal J. O. Veselý. Hudbu složil Antonín Dvořák. Tanec uspořádala baletní mistrová sl. Hentzova. Režii pan Chvalovský.

OSOBY:

Začátek o 7 h. Konec o půl 10 h.

1878 年，歌剧《农民流氓》在布拉格首演时的节目单

奥地利政府奖助；加上德文歌词的新版本则由西姆罗克在 1878 年初出版。藉此，原来局限在布拉格乐团的这位作曲者，才得以拓展欧洲的音乐市场。

德沃夏克其他在 1876 年完成的主要作品还有 G 小调钢琴协奏曲(Op. 33)，这首曲子在 8 月到 9 月间定稿，于 1878 年 3 月由卡尔·斯拉夫科夫斯基(Karel Slavkovský)指挥在布拉格首演。英国首演是在 1883 年 10 月，由奥斯卡·贝林格 (Oscar Beringer)担任独奏，在水晶宫(Crystal Palace)演出。虽然德沃夏克写过许多钢琴独奏曲和包括钢琴的室内乐及歌曲，但他似乎无法写出为钢琴和管弦乐的炫技曲。钢琴部分的写作经常很笨拙，使得演奏家们都避免演出此曲。威莱姆·库兹(Wilém Kurz)改写的版本将钢琴部分大幅度更动，但无论此版本或原版本都没有得到音乐家们的青睐。近年来，一些著名的钢琴家们重拾这首曲子，



《农民流氓》首演四年后，首次在捷克以外的德累斯顿歌剧院上演

不过它受欢迎的程度还是有限。

1877年2月，德沃夏克放弃了他在圣阿达尔伯特教堂的管风琴师职位，全力专注在作曲上。他几乎随即开始创作第六部歌剧《农民流氓》(The Peasant, a Rogue)。剧情是一位富有的农夫马丁（Martin)，试图将他的女儿贝图斯卡(Bětuška)嫁给伐克拉夫王子，然而她爱的却是耶尼克(Jenik)。这部分的故事内容很类似《被出卖的新嫁娘》。当剧中王子发现他所诱拐的女人不是贝图斯卡，而是他自己乔装的妻子的时候，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的剧情又映入人们脑海。

此剧在 1878 年 1 月 27 日于临时剧院首演，获得极大成功。随后在德累斯顿(Dresden,1882)、汉堡(1883)以及维也纳(1885)等地都有演出。

5

勃拉姆斯

毫无疑问，他才华横溢，但是也近乎赤贫。

——勃拉姆斯

1877年，悲剧再次袭击德沃夏克家。8月13日，他们10个月大的女儿鲁珍纳(Ružena)不幸夭折，紧接着不到一个月，3岁的小儿子奥塔卡（Otakar）也在9月8日殒命。



勃拉姆斯在演奏钢琴

德沃夏克的《圣母悼歌》始作于女儿约瑟法的夭折，完成于1877年11月，如今成为三个早夭儿女的悲悼纪念。D小调弦乐四重奏（Op. 34）在当年12月完工，也流露出作

曲者深切的悲痛之情。

1878 年 1 月 23 日在一封写给勃拉姆斯的信中，德沃夏克要求将这首四重奏献给他：

大约三星期以前，我展开计划中的旅行来到维也纳，希望能亲自向您对我所施的恩德致谢。很遗憾我未能在您启程前往莱比锡之前与您谋面。于是我趁机拜访了汉斯利克教授，幸获他热忱的接待。应他之邀，我留下一些拙作给您的管家，乞请您如果返回维也纳，可否不吝您的宝贵时间，翻阅这些东西。同时，我想请教您是否已经收到《摩拉维亚二重唱》的德文翻译，并请指教。

西姆罗克先生几天前写信给我，告知我他很乐意出版《摩拉维亚二重唱》，只是有些细节还有待斟酌。

我很荣幸地告诉您，阁下的大作 D 小调协奏曲不久之前在布拉格演出，大获成功。在此我

1879 年勃拉姆斯写给德沃夏克的一信封

斗胆向可敬的大师您乞求,准许我将拙作题献给您,以表不才的深挚敬意和对阁下崇高乐境的景仰。

这对我将是一大荣誉,也会使不才成为世界上最愉快的人。您的恩德在下亦将衔环结草,永志在心。

勃拉姆斯当时正在德国和荷兰巡回演出,指挥他的头两首交响曲。当他3月间返回维也纳后,回复了一封信给德沃夏克:

我非常遗憾当您来访时身在国外,未能面晤。纵使我拙于笔墨,仍然希望这封信能稍微弥补我的过失。我今日最大的欢愉,是恭读您留下的大作;但是我在此必须吹毛求疵地和您讨论这些杰作。您写作有些急促,当您在添加遗漏的升、降、还原等记号时,应该细心重读音符及歌唱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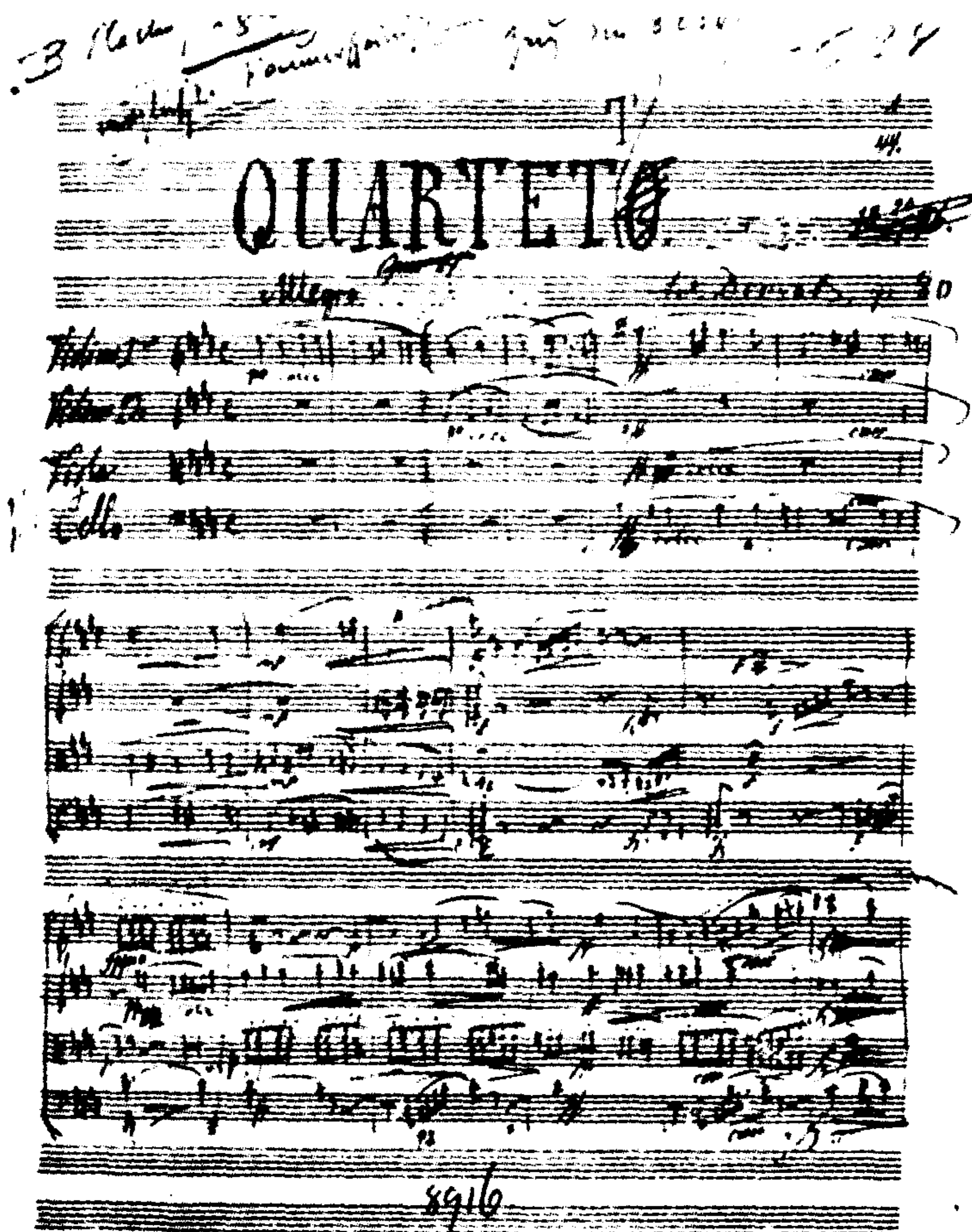
恕我直言,这些建议对您这样一位年轻人,应该是极有帮助的。我也很乐意接受您的题献,并感到无上光荣。

我想要是您能寄来我听过的那两首四重奏,应该会很有帮助。假如西姆罗克不愿出版,我可以另谋他处吗?

请再次接受我的谢忱,并献上诚挚的祝福。

E大调四重奏(Op. 27),完成于1876年,被西姆罗克接受出版,但是却以Op. 80出版。D小调四重奏则由施莱辛格(Schlesinger)公司在柏林出版。

勃拉姆斯在一封1878年5月5日写给西姆罗克的



E 大调弦乐四重奏,Op. 27/80

信中,再次支持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

我不知道你将来愿意冒多少风险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我对大型作品出版的生意以及人们对它的兴趣都不在行。我不在意作推荐，因为我仅代表自己的双眼和耳朵。要是你决定孤注一掷，那么一定要叫他寄给你他的大、小调两首四重奏，而且要听听它们的演出。德沃夏克有音乐家所企求的才能，这些都在这两首作品中展露无疑。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的人，我会只为了乐趣而出版我自己的作品。

总而言之，我除了说基本上我推荐德沃夏克以外，无法再多说些什么。何况，你自有你的判断和生意眼光的指引。

德沃夏克和勃拉姆斯的友谊一直延续到1897年勃拉姆斯去世为止。他们的个性在许多方面是很不一样的。德沃夏克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勃拉姆斯则是个半吊子的清教徒，后来还成为不可知论者。德沃夏克的婚姻美满，是个家居型的男人；勃拉姆斯则是个越来越古怪的单身汉。勃拉姆斯暴风雨般的性格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察觉，尤其是第一钢琴协奏曲和F小调钢琴五重奏；这种特性在德沃夏克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不过，他们两人的音乐中炽热的抒情特性，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勃拉姆斯未曾谱写歌剧或交响诗，他们使用的音乐形态极为相近。

《摩拉维亚二重唱》的畅销，以德国为最，这促使西姆罗克向德沃夏克邀写一组《斯拉夫舞曲》（Slavonic



德沃夏克为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 17 号所配的管弦乐谱

Dances)，他显然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Hungarian Dances)一样受欢迎。这些《斯拉夫舞曲》也同样先以钢琴二重奏的形式出现，这是最畅销的版本，因为它们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家庭中演奏。精彩的管弦乐版本不久之后完成。很不幸，当它们在 1878 年 8 月出版时，德沃夏克只收到 300 马克的酬金，相对于西姆罗克日后在销售中获得的巨额利润，实在是九牛一毛。

在这段时间中完成的，还有一首为管弦乐、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所作的 D 小调《小夜曲》(Op. 46)，在 1878 年 1



1879 年的德沃夏克

月的两个星期中写成。德沃夏克将此曲献给德国乐评家路易·厄勒特（Louis Ehlert），他曾在柏林的《新音乐时报》（Die Neue Musikzeitung）上撰文褒扬德沃夏克的音乐。《小夜曲》1879 年 11 月由临时剧院乐团首演。三首《斯拉夫狂想曲》（Slavonic Rhapsodies）也完成于 1878 年，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演出大受听众喜爱，但是它们的

光彩都被《斯拉夫舞曲》遮掩了。

5月14日，德沃夏克在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家中认识了这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四重奏团首演了他的A大调六重奏(Op. 48)。次年,他们又首演了他的降E大调四重奏(Op. 51)。

12月12日，德沃夏克带着他的D小调四重奏的乐谱,由布拉格乘坐火车到维也纳,首次去见勃拉姆斯。

德沃夏克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上升极快，在音乐史上



约瑟夫·约阿希姆是德沃夏克的爱慕者，他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独奏家和约阿希姆四重奏团的首席



法兰提塞克·昂德利切克
(1859～1922)

罕见第二人。两年之间,这位来自布拉格的无名作曲家在德、奥两国受到极高的推崇,其作品甚至到达英国。

1879年5月,他开始写作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两个月后,他造访约阿希姆,这次是要求他提供对于独奏部分的建议。不像勃拉姆斯,德沃夏克本身是位小提琴家,可以根据第一手经验写作。不过,他到底还是接纳了约阿希姆的建议,作了些修改,并在9月作品完成后,寄给约阿希姆过目。

在一封1880年5月9日写给西姆罗克的信中,德沃夏克提到他修改这首协奏曲的程度:

遵照约阿希姆先生的旨意,我很小心地一小节不漏地重写了我的协奏曲。整首曲子的面貌都有所改观。虽然我保持了一些主题,不过也重写了新的几段。整首曲子的外观都不一样了,和声、管弦乐法、节奏都是新的。

约阿希姆显然还不满意,扣留了乐谱达两年之久。

他改写了独奏部分，而且延迟了首演的日子。此曲第一次演出是 1883 年 10 月在布拉格，由法兰提塞克·昂德利切克 (František Ondříček) 担任独奏。他后来还在维也纳演奏，由汉斯·李希特 (Hans Richter)指挥。1886 年 4 月英国的首演也是由他担任。当时《音乐时报》(Musical Times) 的乐评很推崇这次演出：



汉斯·李希特

> 这首协奏曲的演出非常精致，音色美妙，结构严谨，演奏水准可由全曲如一的极高演技得知。曲终时听众间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演出者在狂热的气氛中多次谢幕。

紧接着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德沃夏克又开始写作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Op. 57)。在浪漫派室内乐有限的此类曲目中，这首曲子会被忽略实在颇令人惊讶。

在 1880 年 8 月到 10 月间，他谱写了 D 大调交响曲 (Op. 58)。它在 1882 年以第一交响曲的名称出版，不过现在已回复到第六的正确编号了。此曲献给汉斯·李希特，他成为德沃夏克音乐的专家和热烈的拥护者。首演由阿道夫·杰克指挥，他是德沃夏克学生时代的朋友，音

乐会在 1881 年 3 月于布拉格演出。

D 大调交响曲于次年 3 月在英国首演，由奥古斯特·曼斯(August Manns)在伦敦水晶宫指挥演出。1884 年，此曲在纽约首演，由美国音乐表演之父——特奥多尔·托马斯(Theodore Thomas)指挥。

德沃夏克的下一个作曲计划又回到家庭钢琴二重奏，于 1881 年初完成了十首《传奇》(Legends)。西姆罗克在 12 月要求他改编成一个管弦乐的版本。

尽管他的历史悲剧《万达》失败了，但德沃夏克在收到下一部歌剧《德米特里》(Dimitri)的剧本之后，马上毫不犹豫地着手谱曲。歌词由著名的政治家法兰提塞克·



歌剧《德米特里》一景，1882 年

里格尔（František Rieger）的女儿玛丽·洁宾科娃－里格洛娃（Marie Červinková-Riegrová）填写，故事是根据席勒（Schiller）和奥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的作品编写的。它原先交付给德沃夏克的一位作曲家朋友卡尔·塞伯（Karel Šebor，1843～1903）的，但是他迟迟不动手，使得作者只好要求他退还剧本。

德米特里谎称是“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之子，继承了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而成为俄国沙皇，但是后来被诸侯们废除。在作曲时，德沃夏克并不知道穆索尔斯基（Mussorgsky）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德米特里王子仗恃波兰部队的拥护，和他的妻子波兰公主玛丽娜（Marina）进入莫斯科。他爱上了鲍里斯的女儿谢妮（Xenie），他曾是她的救命恩人。当谢妮知道德米特里是她父亲的敌人时，躲进一所修道院。妒火中烧的玛丽娜宣布德米特里是个冒牌货，结果鲍里斯的大臣舒依斯基（Shuisky）杀死了德米特里。

这部歌剧占据了德沃夏克一段不寻常的漫长作曲时间。虽然钢琴谱在五个月后的1881年5月完成，但管弦乐的部分一直要到1882年9月才谱好。首演原先预定在捷克国家剧院举行，不过该建筑物在1881年8月毁于大火。正式演出是在1882年10月8日，地点是布拉格的新捷克剧院（New Czech Theatre），莫利克·安格尔指挥的演出大为成功。虽然汉斯利克表示了他对于歌词的一些疑点，乐评家们仍不吝给予赞美之词。德沃夏克后来对第四幕作了些修改，又添加了一些多彩多姿的芭蕾舞。

修订版首次演出是在 1885 年 11 月 28 日。

尽管《德米特里》在国内大获好评,并在 19 世纪结束之前演出超过 50 场，但除了 1892 年在维也纳曾演出过一场之外，却不曾在国外搬上舞台。当德沃夏克在美国居留时,又对这部歌剧作了些修改,不过它还是没有得到更普遍的接纳。

6

德沃夏克与西姆罗克

我将只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这一定会是最好的做法。

——德沃夏克写给西姆罗克的信

1879 年，德沃夏克和出版商西姆罗克签下一纸合约，同意在找到其他出版商之前，提供西姆罗克出版他所有新作品的权利。

西姆罗克和所有的生意人一样，首要目的是考量所有提供给他出版的音乐作品的商业机会。他曾作做过苛刻的决定，例如出版《摩拉维亚二重唱》和《斯拉夫舞曲》给他带来了巨额利润，作曲者的分红却少得可怜。

德沃夏克首次和西姆罗克的争执起因于一件看似鸡毛蒜皮的小冲突。德沃夏克坚持他的名字应该印成 Antonín 的缩写 Ant，而不是德文形式的 Anton。当西姆罗克忽视作曲者的要求时，德沃夏克在 1885 年 8 月 22 日写

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不要开我们捷克人的玩笑,也不要为我觉得可怜!我要求的只是一个小愿望,如果你无法实现它,我有权将之视为你的无理,这是英国和法国出版商所没有的作风。

西姆罗克一直不愿对德沃夏克的要求让步,但这只有更加深作曲家的愤怒。在一封日期为1887年9月10日的信中,德沃夏克表达了身为捷克音乐家的感受:

让我们祈祷拥有艺术传统的国家永不灭亡,不论她的国土是多么小。原谅我这样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艺术家也有故乡,而且他必须对她有信心,永远热爱她。

虽然他并没有和任何激进的捷克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系,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德沃夏克对他的国籍有强烈的认同感,拒绝将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的任何一部分德国化。他希望要是他的作品标题同时以德文和捷克文印行,他的歌词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他具有强烈的祖国意识的另一个例证,是他拒绝于1885年8月在伦敦参加一个德国艺术家俱乐部的聚会,宣称他不是德国人。

当他的名声逐渐传扬开来,德沃夏克可能是在妻子的鼓励下,要求出版商给予较好的待遇。虽然西姆罗克继续从德沃夏克的音乐中大赚其钱,他却指出大型的作品销路并不好,而且出版费用很高。尽管这样,西姆罗克

仍然希望出版他的D小调第七交响曲，并准备提供3000马克作为酬劳。同时，他鼓励德沃夏克写出他的第二组《斯拉夫舞曲》。

1885年5月8日，德沃夏克回信道：

我完全理解你提出的论点，那是由生意人的眼光来看的。我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相信你会尊重它。

1. 假使我以3000马克的价钱交给你第七交响曲，那么我将会如同损失了3000马克一样。因为另一家出版商提供了这个价钱，我将很遗憾你迫使我这么做。

2. 我想即使这些大型作品不能马上达到预期的经济利益，将来总有一天它们会带来加倍的回报。

3. 我请你想想，我的《斯拉夫舞曲》给你带来不可忽视的滚滚财源。

4. 假使我基于常理考虑，而且接受你上封信的论点，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不能继续写作交响曲和大型的声乐或器乐曲，只发表一些歌曲、钢琴曲和舞曲。除此之外，我不知还可以写什么了。身为一个想要闯出名声的艺术家，我不能这么做。

是的，我的朋友，你一定会认为这是我由艺术观点得到的看法。我也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尊重对方的论点。我由此得到了一些结论，如果你不希望或不能够付给我6000马克，那么就不用再多费笔墨唇舌了。你和我之间，你少个3000马克，而我多个3000马克会有什么差别？请记住，我是个穷艺术家，有家口要养活，请不要理会错我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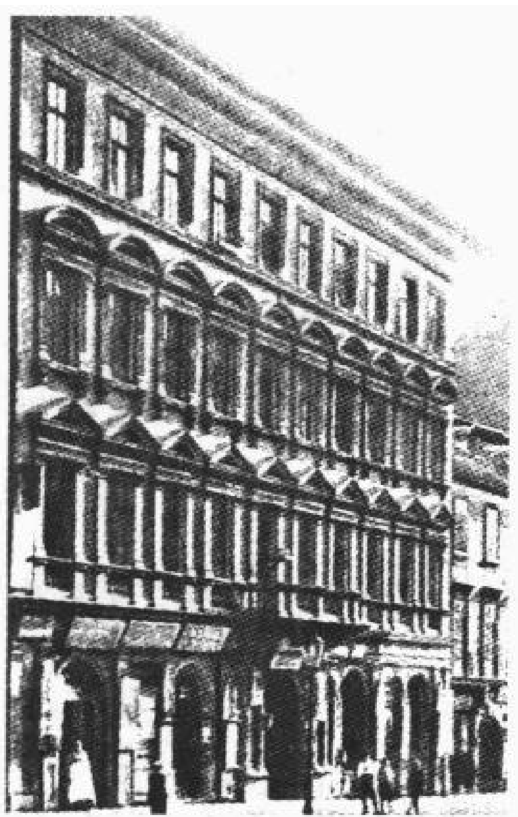
布拉格一景，由圣维图斯大教堂（St. Vitus Cathedra）鸟瞰伏尔塔瓦河（Vltava）

1880 年，西姆罗克只付给德沃夏克 2000 马克作为第六交响曲的酬劳，但此时他同意付给德沃夏克所要求

的 6000 马克。另有两首合唱作品是为诺维罗(Novello)出版公司而作,《幽灵的新娘》(The Spectrés Birde,1884 年)和《圣柳德米拉》(St. Ludmilla,1886 年)都由该公司于作品完成后的次年分别出版。

第二集《斯拉夫舞曲》出版后，德沃夏克和西姆罗克终于重修旧好。这次作曲家得到的酬劳是第一集的 10 倍——3000 马克，考虑到西姆罗克从第一集赚到的钱，这是个很合理的数目。

1887 年秋,德沃夏克旅行至柏林,以 6000 马克的代价卖给西姆罗克六首作品。其中五首是早期的作品,包括 F 大调,原来以第三交响曲出版，但现在重新编号为第五交响曲、G 大调弦乐五重奏(Op. 77)、《交响变奏曲》(Symphonic Variations)、诗篇 149 的合唱曲,以及 E 大调弦乐四重奏(Op. 80)。六首中，只有 A 大调钢琴五重奏(Op. 81)是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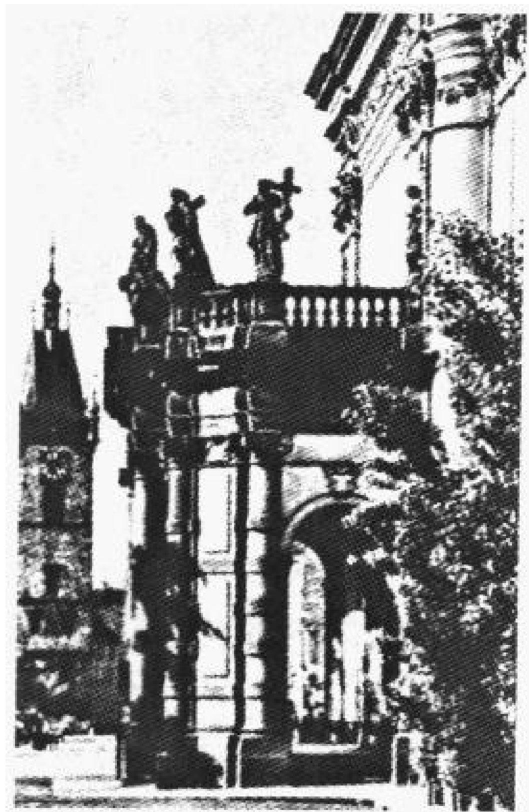


德沃夏克自 1877 年起住在济特纳(Žitná)街 14 号

几年之后,西姆罗克再度抱怨他在大型作品上亏本,要求德沃夏克谱写钢琴小品和歌曲等市场反应良好、又不会花太多成本的曲子。

在一封 1890 年 1 月 3 日

的信上，西姆罗克写道：



查尔斯广场，前景为圣伊格纳斯(St. Ignace)教堂

要是我能在你的交响曲上赚回我付出的高成本就好了。但是实情远非如此，我却亏了好几千马克。我即使在一二首作品上赚了一笔，但又在其他四首上倒贴，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不能这么做生意！如果作品演出顺利，作曲家都会认为他们的曲子销路会很好。你的 D 小调交响曲在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的指挥下演出成功，但后续出版的曲谱，即使是钢琴二重奏版，连一本都没有卖出。所以，除非你同时提供给我短而容易弹的钢琴曲，否则大型曲子是没法出版的。

德沃夏克认为这是拒绝出版大型作品的意思，因此在 10 月 7 日的回信上他说道：

既然你认为再一次拒绝我的交响曲出版是对的，我将不再提供给你大而昂贵的作品了。因为我知道你会说你无法出版这些作品。你建议我写些小的曲子，但是这

很困难，如果歌曲或钢琴曲的旋律灵感不来，我要怎么写呢？现在我脑中充满的都是大的计划——我将按照神的旨意来做。



德沃夏克的朋友艾洛伊·戈伯（Alois Göbl，1841～1907），他是塞克洛夫（Sychrov）城堡的洛汉王子（Prince Rohan）的秘书

德沃夏克不理会西姆罗克提醒他们在 1879 年达成的协议，他们之间有一年多没有书信往返。在他等待西姆罗克接受他的 D 大调弥撒曲的 12 个月后，将它交给诺维罗于 1893 年出版。诺维罗也在 1892 年出版了他的第八交响曲。

在一封 1891 年 11 月 25 日给他的朋友塞克洛夫的洛汉王子的秘书艾洛伊·戈伯的信中，德沃夏克写道：

西姆罗克还记得我的存在，他可能悔恨这么久没有我的音讯。他想要再出版些其他的作品，但是我让他等这么久以处罚他。要是他不付我高酬劳，我是不会给他出版《序曲集》(Overtures) 或《杜姆卡三重奏》(Dumky) 的。我总能找到人将它们出版，我不会再让他予取予求了。



塞克洛夫城堡

时间冲淡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嫌隙，德沃夏克于1893年7月28日由美国爱荷华州（Iowa）的斯匹尔维尔（Spillville）写给西姆罗克一封措辞友善的信，信中提及有关他的作曲计划以及提供给他出版的稿费建议：

亲爱的朋友，谢天谢地，我现在只为兴趣而作曲。我经济上已经相当独立，有1.5万美元的薪水，因此能够拨出一部分余暇来作曲，心里也很满意于这种现况，因此并不急于出版我的作品。如果你记得你两年前寄到布拉格的信，你将会很容易了解我为什么要延迟我的作品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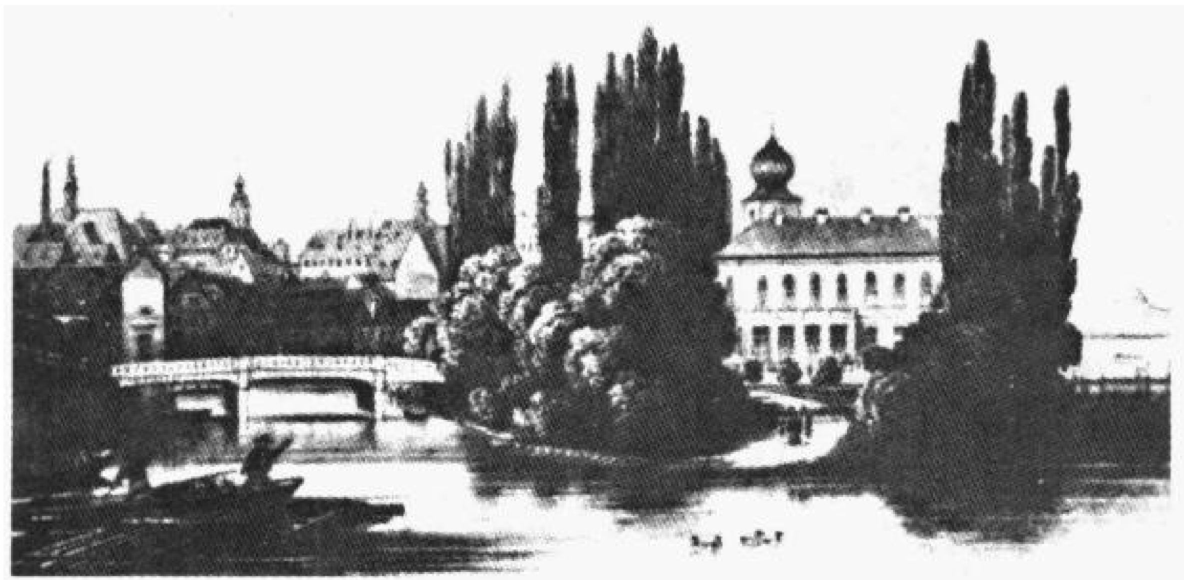
雨果·波丁格（Hugo Boettinger）所绘的德沃夏克肖像

这些作品（除了尚未完成的五重奏外）可以交给你出版，只要我们能对出版稿酬达成协议。三首《序曲》2000马克、《杜姆卡三重奏》2000马克、E小调交响曲2000马克、大提琴独奏的《回旋曲》(Rondo)500马克，总共6500马克。标题和扉页要同时以德文和捷克文印刷。

我只是按照你惯常付给我的酬劳开价。

为了避免延迟或在漂洋过海的邮寄过程中遗失乐谱，勃拉姆斯自告奋勇校对这些作品，这种异常慷慨的行为使德沃夏克大为感动。校稿对作曲家来说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挪出宝贵的作曲时间来为他人校对印刷的乐谱，显示出勃拉姆斯对他这位年轻朋友的高度器重。

1894年2月5日，德沃夏克在写给西姆罗克的信中说：



布拉格的索菲亚岛(Sophia Island),今日称为斯拉夫岛,德沃夏克的一些作品,包括《交响变奏曲》曾在此首演

我几乎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另一位作曲家愿意替别人做这种事。

另外有一首作品成为西姆罗克的金矿。德沃夏克在两次美国旅行之间，于1894年回到卫梭卡（Vysoká）度假,他在那儿写成了一组叫做《幽默曲》(Humoresques)的钢琴作品。西姆罗克觉得有利可图,付给他4000马克的高价。事实证明他的预测不差,其中第七首《幽默曲》马上成为德沃夏克最常被演奏的曲子，而且被改编成多种演奏版本。德沃夏克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管风琴送给卫梭卡的教堂,在1894年9月8日他的生日时安装。

7

德沃夏克在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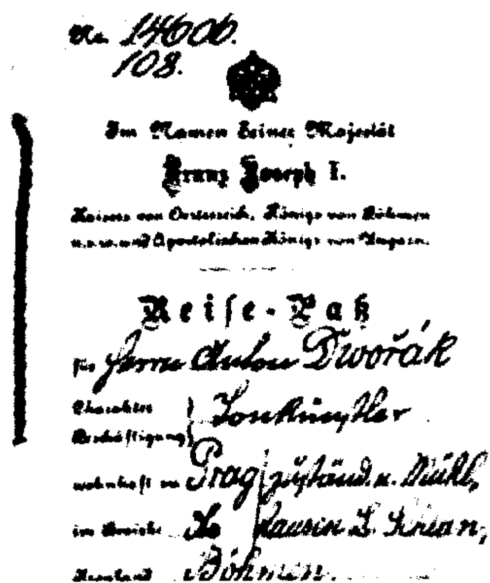
它是这么硕大……要是克拉德诺(Kladno)所有的居民都来造访这个……巨大的音乐厅，还会有多余的空间。

——德沃夏克写给他的父亲

1879年3月号的伦敦《音乐记录月刊》(The Monthly Musical Record)评论了一场包括几首《斯拉夫舞曲》的音乐会。这可能是英国首次听到德沃夏克的音乐。

在《斯拉夫舞曲》忧郁的曲调中，有可观的新鲜兴奋感。节奏的经常变化加上快速和缓慢速度的交错，带来美好的效果。整个曲子不强调音乐作曲的结构，而是依靠新奇的民族乐风，诉诸半古典的曲式和原始的曲调。

1880年，《斯拉夫舞曲》在伦敦水晶宫演出；同年，A



108.

Im Namen Seiner Majestät

Franz Joseph I.

Reise-Paß

Dvořák

德沃夏克的护照

大调弦乐六重奏又两度在圣詹姆斯(St. James)音乐厅演出。

乐评家约瑟夫·本尼特（Joseph Bennet）有一篇评论德沃夏克音乐的文章登在1881年4月和5月号的《音乐时报》上,对于引导音乐界认识德沃夏克很有帮助。1883年，诺维罗出版《圣母悼歌》,更是奠定了他名列重要作曲家的稳固基础。约瑟夫·巴恩比(Joseph Barnby)指挥伦敦音乐协会(London Musical Society)于3月16日在皇家阿尔伯特厅(Royal Albert Hall)演出此曲。

1883年8月，身兼诺维罗与纽尔（Novello，Ewer & Co.）出版公司总裁和伦敦爱乐协会秘书长的亨利·利特尔顿(Henry Littleton)寄了一封邀请函给德沃夏克,请他到伦敦参加三场演奏他的作品的音乐会。1884年3月5日，德沃夏克由布拉格启程，和他的钢琴家朋友英德利希·康恩(Jindřich Káan),取道科隆经布鲁塞尔来到伦敦。当他们在3月8日抵达伦敦时,钢琴家奥斯卡·贝林格和亨利·利特尔顿前来迎接他们，德沃夏克并且客居贝林格家中。

英国的报纸给予这位捷克作曲家如同一个世纪以前海顿初抵伦敦时的热忱欢迎。3月13日的第一场音乐



亨利·利特尔顿，著名的诺维罗与纽尔出版公司老板



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厅

会，德沃夏克指挥了《圣母悼歌》。在一封寄给布拉格乐评家和出版商瓦雷宾·厄本尼克（Valebín Urbánek）的信中，他形容皇家阿尔伯特厅的宏大以及演出者的庞大数量带给他的深刻印象：

星期一在阿尔伯特厅有一场和合唱团的预演，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可以轻松地容纳1.2万人。当我出现在指挥台时，欢迎我的如雷掌声经久不息，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我为这种热忱的欢迎深深感动，说不出话来。不过也无所谓，因为没有人会听得懂我说的话。



德沃夏克和妻子在伦敦

我必须给你一些这个乐团和合唱团的大小概念。请不要吃惊！250位女高音、160位女中音、180位男高音、250位男低音；乐团有24位第一小提琴、20位第二小提琴、16位中提琴、16位大提琴和16位低音提琴。

这个不可思议的庞大组合，效果实在是难以形容地壮观。

音乐会之前两天，利特尔顿安排了一场招待作曲家的晚餐会，莅临的宾客有150位。餐后通宵演奏了德沃夏克的音乐，这对习惯早早就寝的他来说，一定觉得精疲力竭了。

《圣母悼歌》的演出是另一次空前的盛况。

音乐会时，我的出现带来响雷般的掌声。众人的兴奋之情随着每段音乐渐增，曲终的鼓掌是这么热情，让我必须再三谢幕。此时乐团和合唱团由另一端发出响亮的喝彩声。总之，一切比我所能想像的还要成功。

德沃夏克对伦敦市的宽阔很是吃惊，对于复杂的首都铁路系统也可想而知地相当感兴趣。在3月21日写给他父亲的信上，他尝试要将他的印象转为文字：

为了让您能稍微了解伦敦这个城市的模样和她的广大，我可以这么形容：

如果波希米亚所有的捷克居民都集合在一起，也无

法超过伦敦市民的数量。要是克拉德诺所有的居民都来造访这个我指挥《圣母悼歌》的巨大的音乐厅,还会有多余的空间。这就是阿尔伯特厅的大小。

在同一封信中,他又说道:

有些报道提到您,说我来自贫穷双亲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屠夫和内拉霍齐夫斯的旅社经理,尽所有的能力让他的儿子受良好教育。这是您应得的荣耀!

伦敦市民将德沃夏克视为上宾,为他举办了欢宴。报章杂志连续刊登有关他的长篇报道。一位名叫赫尔曼·克莱恩(Herman Klein)的乐评家生动地形容他为"有赤子的纯真,深邃的黑眸极少带有笑意……有着碎骨般的握手力道"。

3 月 20 日的第二场演奏会在圣詹姆斯音乐厅举行。德沃夏克指挥了《胡斯教徒》、第六交响曲、第二组《斯拉夫狂想曲》以及《吉普赛之歌》(Gypsy Songs)中的两首,由男高音温治(W. J. Winch)以英文演唱,作曲家钢琴伴奏。这些歌曲两天后在水晶宫再度演出,其他的曲目还包括弦乐《夜曲》和活泼的《谐谑随想曲》(Scherzo Capriccioso)。

德沃夏克于 3 月 29 日回到布拉格,带回伯明翰音乐节(Birmingham Musical Festival)邀请他写作合唱曲的 2000 英镑酬金。6 月 14 日,伦敦爱乐协会推选他作为荣

誉会员，并请他写一首交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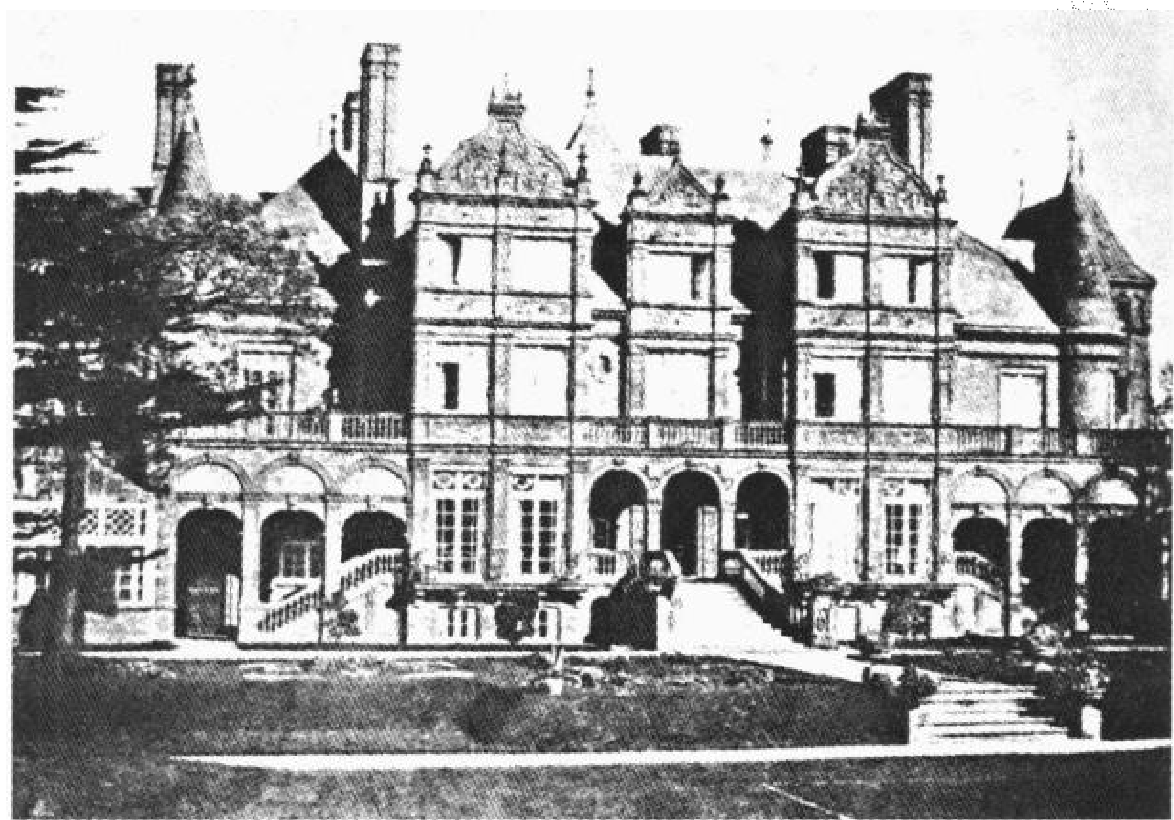
1884年秋，德沃夏克又去英国，指挥伍斯特(Worcester)的三合唱团音乐节(Three Choir Festival)。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形容伍斯特是一个工业大城（他似乎将之误认为伯明翰）。亨利·利特尔顿在多佛(Dover)迎接他，并带德沃夏克到他在西登汉姆(Sydenham)靠近水晶宫的住宅。在此，他被介绍认识了美国作曲家杜德利·巴克(Dudley Buck)，后者邀请他到美国旅行演出。

9月11日早晨，他指挥《圣母悼歌》。名赫一时的独唱家包括爱玛·阿巴妮（Emma Albani）、珍娜·帕泰(Janet Patey)、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以及查尔斯·桑特利(Charles Santley)都参加了演出。伦敦及近郊的乐评家都被这首曲子深深感动，使它在英国合唱曲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同一天傍晚的演出，德沃夏克指挥了他的第六交响曲，当时27岁的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是第一小提琴之一。埃尔加在一封1884年9月28日写给朋友佩希·巴克(Percy Buck)的信中说道：

我希望你能听到德沃夏克的音乐，它是如此感人，充满动听的旋律和机智的管弦乐。不论他用多少乐器，听来都不会单薄。这非我笔墨所能形容，必须聆听为信。

在两场音乐会之后，德沃夏克写信给他的妻子：

昨天我再度大获成功。《圣母悼歌》在一个美好而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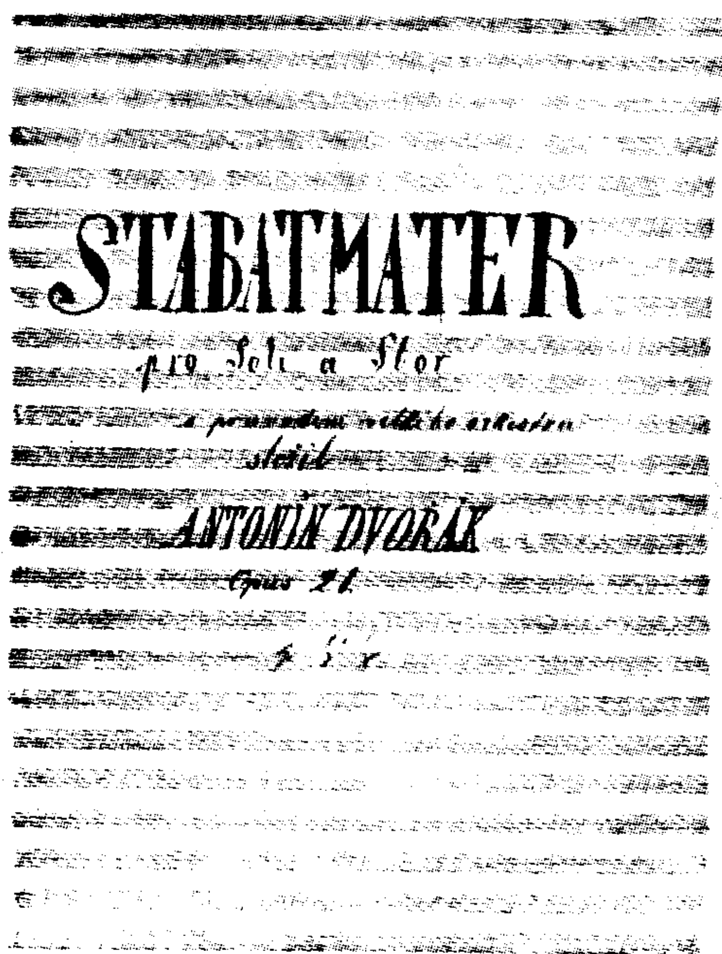


利特尔顿在伦敦近郊西登汉姆的宅邸

大（可坐 4000 位听众）的教堂演出，留下令人难忘的印象。众人皆说这是所有音乐节中最好的一天，当我们离开教堂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射到我身上,大家争相和我握手道贺。听众这么多,当然无法一一如愿。

我出现的所有场合,不论是街头或私宅,甚至当我到店里买东西，人们都向我围拢来要求签名。我的照片陈列在所有的书店橱窗,大家抢购它作为纪念。

回到布拉格后，他开始草拟给爱乐协会的第七交响曲,作曲工作占据了他由 12 月到次年 3 月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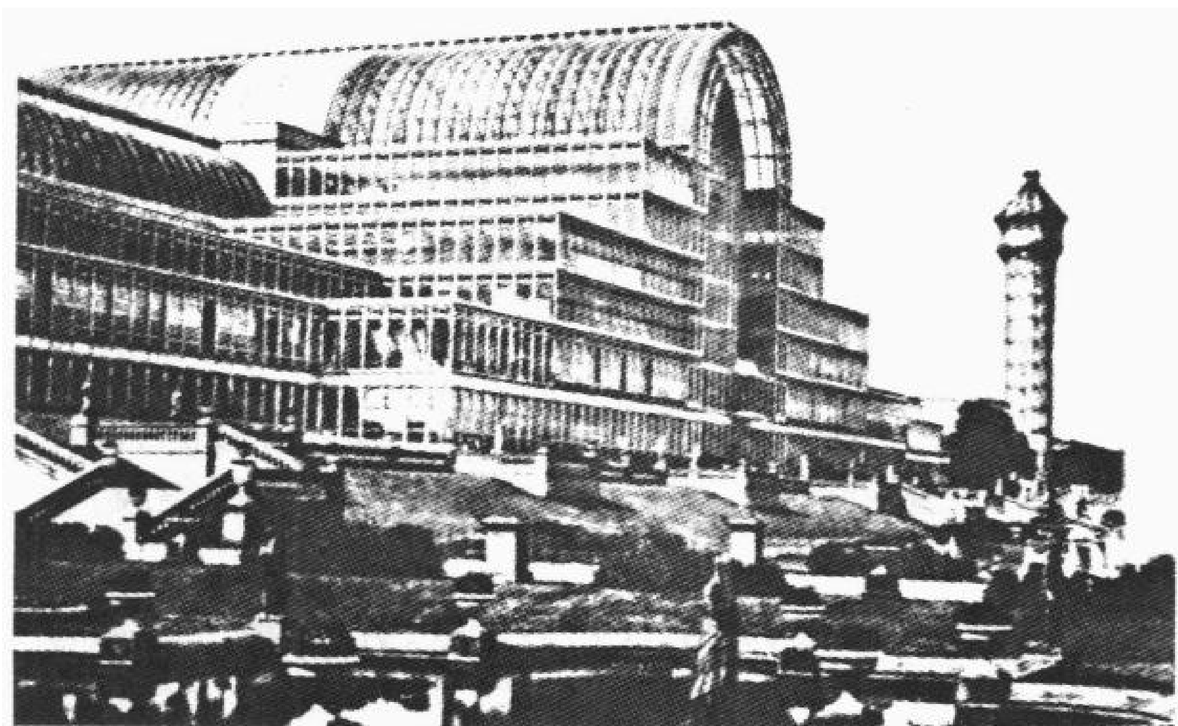


《圣母悼歌》(Op. 58)的手稿扉页

德沃夏克第三次到英国访问，为期一个月，他指挥首演的交响曲颇受好评，演出时间是1885年4月22日，地点是圣詹姆斯音乐厅。下一场于5月6日举行的爱乐协会音乐会，弗朗茨·鲁梅尔(Franz Rummel)在作曲家的指挥下演出钢琴协奏曲。

5月13日，德沃夏克又在圣詹姆斯音乐厅指挥吉奥森特合唱团(Geaussent Choir)演出改编版的《白山的子孙》。诺维罗最近出版了这首曲子，又名《赞美歌》(Hymnus)。

德沃夏克于1884年5月至11月间写作伯明翰音乐节委托的康塔塔《幽灵的新娘》。其歌词是由捷克诗人卡尔·亚若米·尔班(Karl Jaromir Erban)所作，由他于1853年发表的《民谣故事集》(Bouquet of Folk Tales)中选



西登汉姆水晶宫,1936 年毁于大火

出来的。这些传说故事有各种不同的来源。伯格(G. A. Burger)名为《莱奥诺尔》(Leonore)的版本,曾激发了拉夫(Raff)创作一首交响曲,以及杜帕克(Duparc)写作交响诗的灵感。故事叙述一个男子死后成为幽灵回到他的新娘身旁,要她也自杀随夫。只有懊悔与祈祷才能使她免于一死。

德沃夏克此时并非诸事顺遂,当他知道古诺(Gounod)的清唱剧《生与死》(Mors et Vita)得到 10 万法郎的报酬时,他写了一封信给利特尔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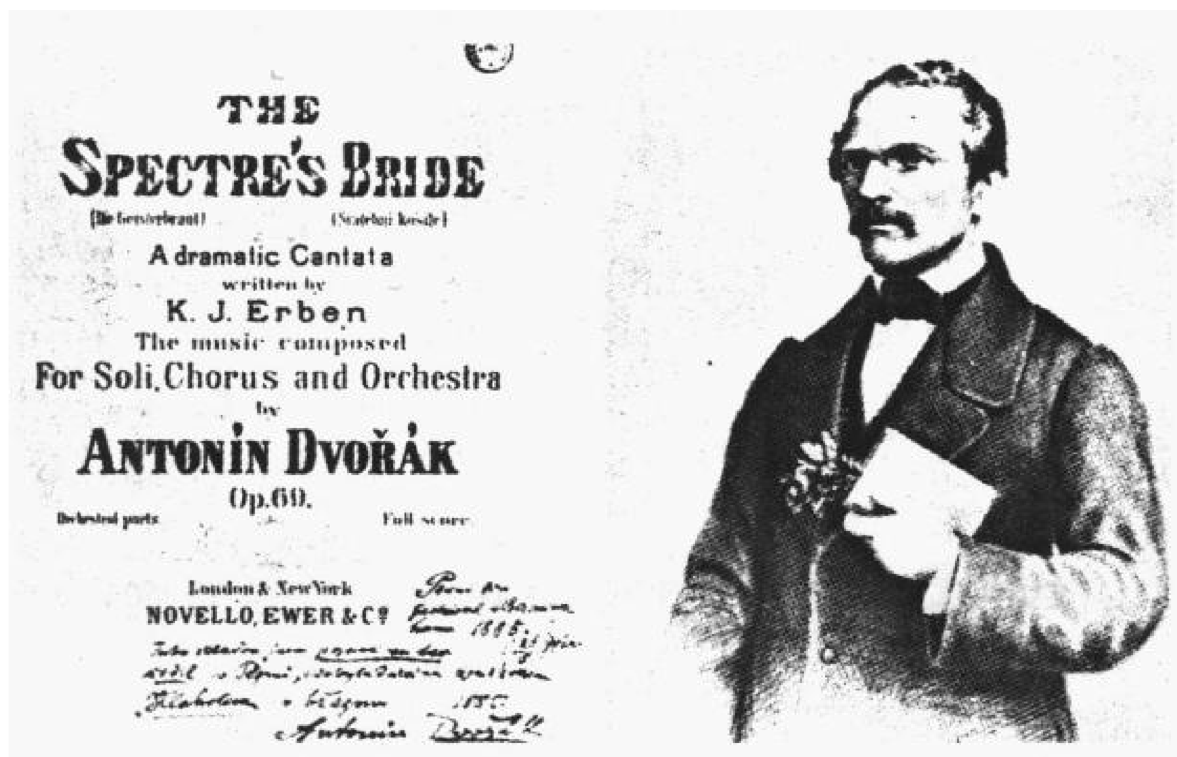
请不要付给古诺这笔他并不需要的钱,因为你们在

付出这样庞大的款项之后，还会留给我什么呢?

此事后来的结局是，古诺得到该款，但没有前来指挥作品演出。

伯明翰音乐节虽曾委托德沃夏克写作《幽灵的新娘》，但是该曲的首演却于1885年3月28日由作曲家指挥贺拉霍尔合唱协会在普勒曾(Plzen)演出。德沃夏克也想于5月在奥洛穆克(Olomouc)和布拉格指挥此曲；但是那时他人还在英国，只好由他的朋友卡尔·班德取代他的位置。

德沃夏克于8月17日到达伦敦，并在同一天启程前



德沃夏克为1884年的伯明翰音乐节谱写了《幽灵的新娘》。词作者是捷克诗人尔班





贺拉霍尔合唱协会的标志

往伯明翰，好在傍晚进行预演。次日他回到伦敦，和利特尔顿同行前往布莱顿(Brighton)。他很惊讶但很高兴地见到英国妇女公开和男人以及小孩一起在海滩戏水。

在回到伯明翰演出之前，德沃夏克和乐团在伦敦进行预演。音乐会于 8 月 27 日举行，500 人的合唱团和 150 人的乐团共襄盛举。年轻的埃尔加再一次成为第一小提琴之一，独唱是阿巴妮、约瑟夫·马斯(Josef Maas)和桑特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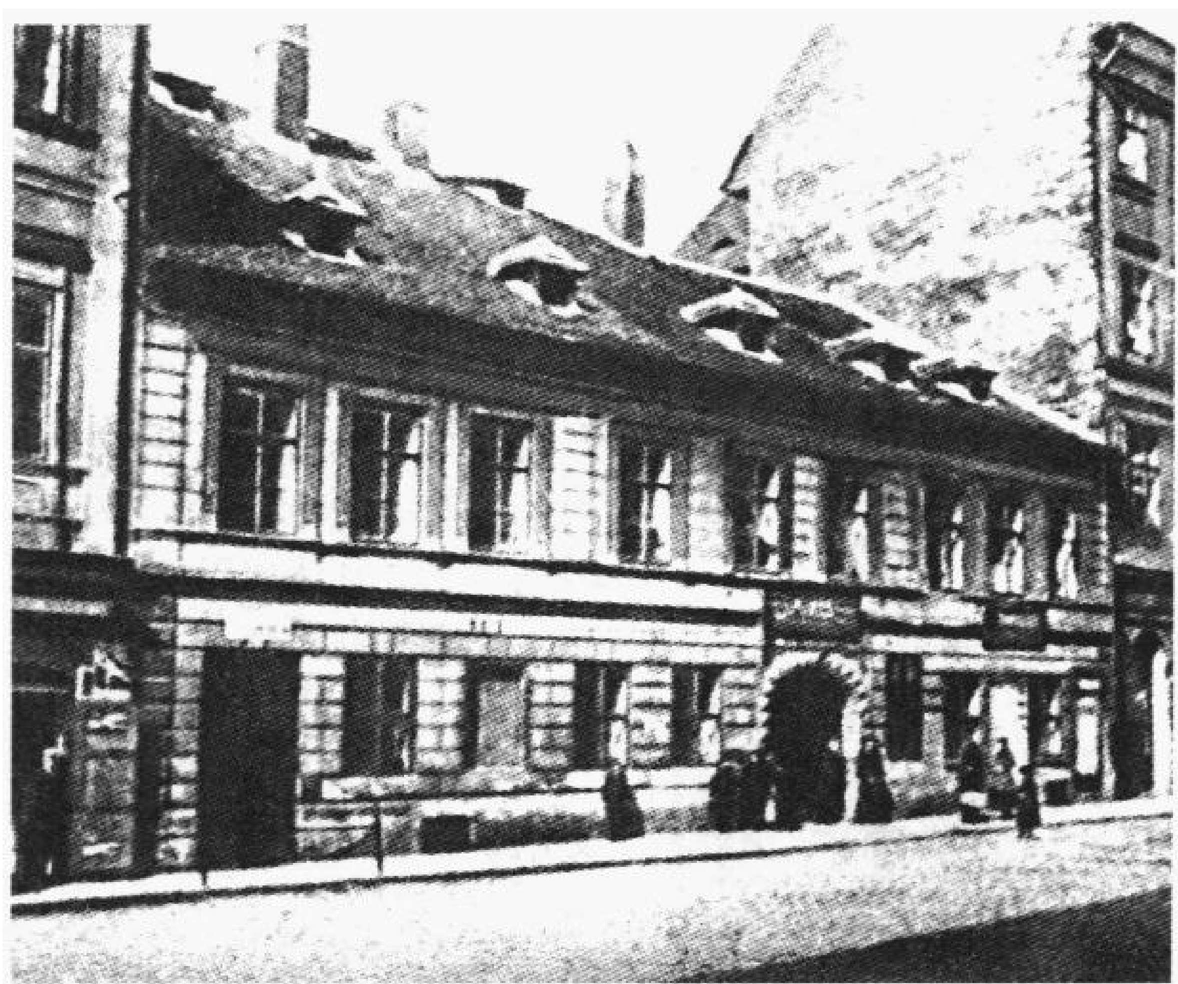
亚洛斯拉夫·福瑞契利基
(1853～1912)

德沃夏克写给他的朋友艾洛伊·戈伯道：

如今我身处这个巨大的工业城，他们以制造优良的

刀、剪、弹簧、锉刀以及一些我不晓得的器具著名，当然，音乐也极为优秀。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耐力真是可怕！音乐会总共有八场，每场都长达四五个小时。我的那场是8月27日星期四晚上8点。请为我祝福！

康塔塔《幽灵的新娘》的成功，引发了1885年从曼彻斯特（Manchester）到美国密尔沃基（Milwaukee）的演出。次年在爱丁堡（Edinburgh）、格拉斯哥（Glasgow）、伦敦和



贺拉霍尔合唱协会的总部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Melbourne)上演。这首康塔塔名列英国合唱团最喜爱的曲目之一长达50年以上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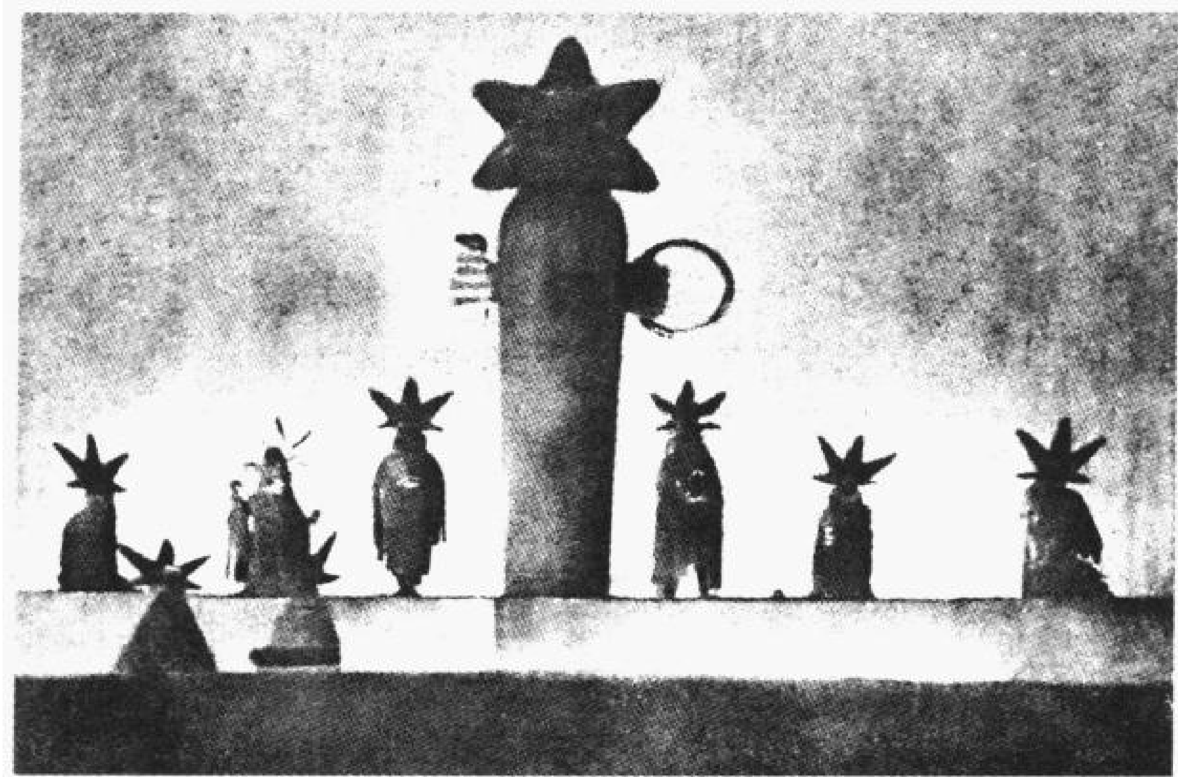
1885年末，德沃夏克开始谱写一首里兹音乐节(Leeds Festival)的委托作品。《圣柳德米拉》的词作者是捷克诗人亚洛斯拉夫·福瑞契利基（Jaroslav Vřchlický，埃米尔·福利达〔Emil Fríida〕的笔名)。故事内容是公元9世纪基督教传到波希米亚的历史事迹。里兹音乐节筹办委员会表达了对一些剧情内容的疑问，但是作曲者不愿改变他的原意。

1886年5月，这部清唱剧完成。它是以亨德尔(Handel)的《弥赛亚》(Messiah)为蓝本,也同样分成45个乐段。德沃夏克由妻子陪同，于10月1日启程前往英国。

10月15日的首演是在里兹，独唱再度由阿巴妮、帕泰、劳埃德以及桑特利担纲。它再一次得到极大的成功。德沃夏克写信给一位住在卫梭卡附近的法官朋友安东宁·鲁斯(Antonín Rus)说：

终于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一场极大的胜利，在此略表其详。

《圣柳德米拉》基本上让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是整个音乐节的高潮。伦敦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新闻，你也将会在几天后我们的报纸上见到消息。这儿的合唱团和乐团是我在英国从来未曾听见的。他们真是好极了！但是所有的言辞都属枉然，听众、合唱团和乐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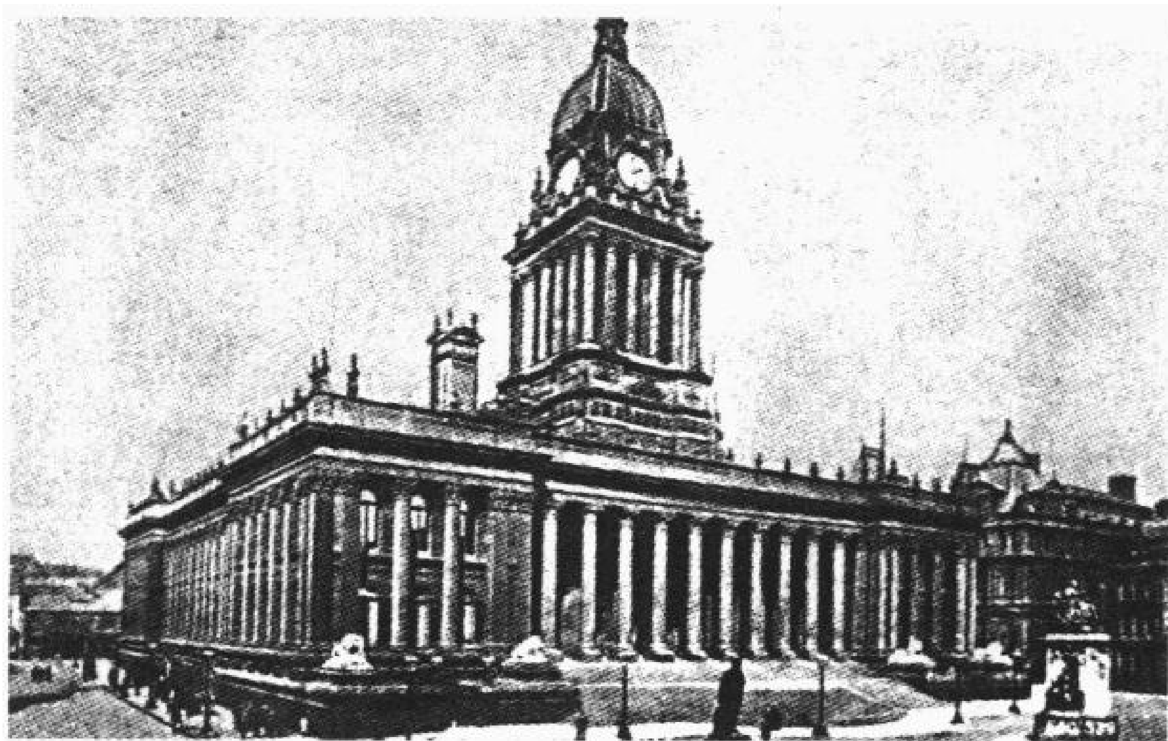
国家剧院 1901 年制作的歌剧《圣柳德米拉》

给我的真诚欢迎，才真教我飘飘欲仙。

演出当时，几乎每个乐段都受到如雷的掌声。第一部分结束后，听众、合唱团和乐团停下来对我喝彩，让我觉得颇为困窘。

演出结束之后，“德沃夏克”的呼声似乎有欲罢不能的趋势，我用英文对听众说了几句话，谢谢他们的热情欢迎和对我的作品的精彩演出。结果造成更高昂的掌声。总之，这将会是永远带给我欣喜记忆的一天。

伦敦《泰晤士报》的乐评则没有那么热烈：



里兹市市政厅

他(德沃夏克)的角色戏剧化的尝试很薄弱，而且除了少数几个特例之外，不论是宣叙调或咏叹调的对话，都很传统而且无趣。至于现代的朗诵效果，他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另一方面，他的管弦乐法倒是向来精巧，音乐画面的描绘比任何一位时下的作曲家都要神似，尤其是当他加入波希米亚当地的色彩和民谣舞曲节奏的时候。

彩排时，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充当作曲家的翻译。

很有意思的是，《圣柳德米拉》的演出是献给奥洛穆克的泽若丁合唱联盟(Zerotin Choral Union)，后来才在10月29日和11月6日分别于伦敦圣詹姆斯音乐厅和水晶



阿瑟·沙利文爵士的卡通画像

宫演出。德沃夏克又在次年春天于布拉格指挥了四场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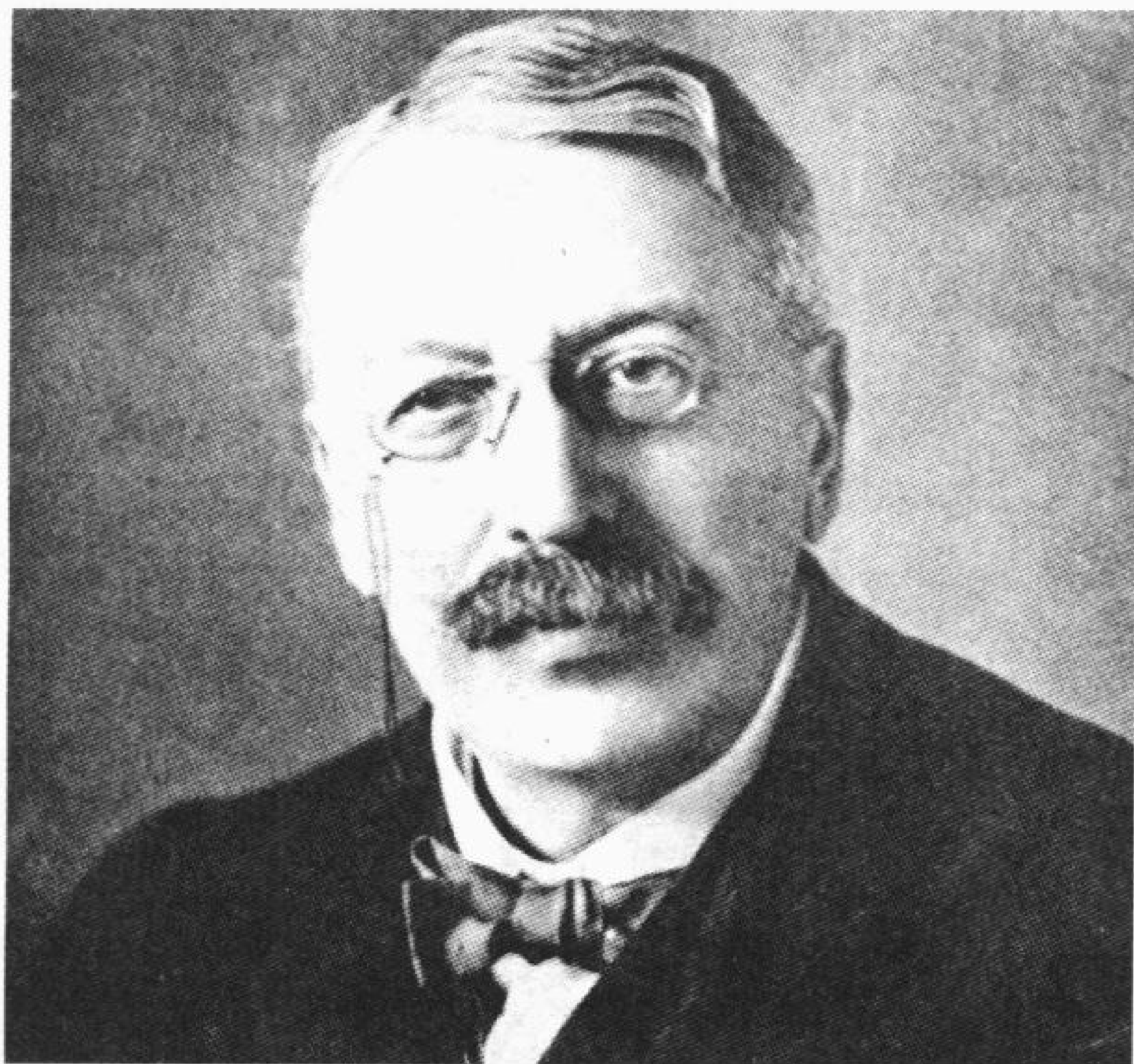
三年之后，德沃夏克才再度访问伦敦。1890 年 4 月 24 日，他指挥了第八交响曲(Op. 88)的英国首演。当时，他和西姆罗克的争执正烈。西姆罗克只愿付 1000 马克，于是德沃夏克将它交给诺维罗与纽尔公司于 1892 年出版。

他的作曲家声望在英国受到认同，经由剑桥大学音乐系教授查尔斯·威利尔斯·斯坦福(Charles Villiers Stanford)的推荐，他被授予荣誉音乐博士学位。

典礼之前不到三个星期，斯坦福很失望地收到来自这位作曲家用英文写的明信片：

我亲爱的朋友：

我听到今天来自伦敦的新闻，贵国正受到强烈的流行性感冒的侵袭，我和内人因此不敢前往贵国。由布拉



查尔斯·威利尔斯·斯坦福爵士(1852～1924)

格至伦敦的旅途漫长,假使我们碰到坏天气,我们将很容易着凉。届时将如何是好?请不吝告知。

斯坦福马上拍了一封电报，向他保证报纸的消息有误。德沃夏克于5月30日回电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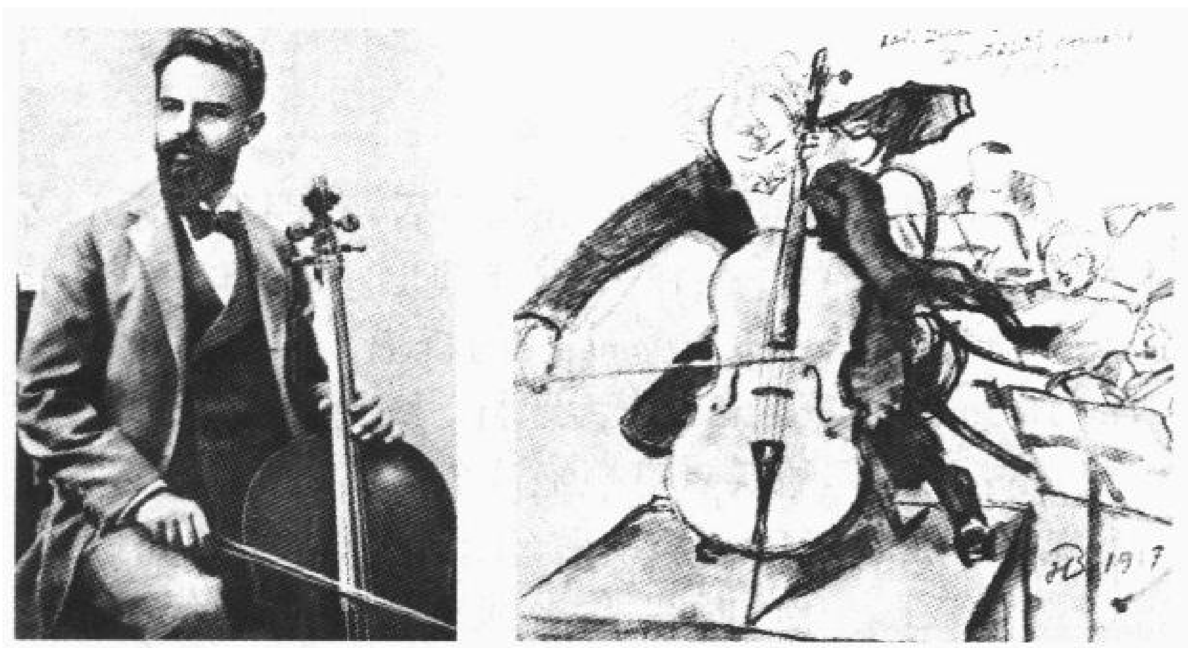
德沃夏克于 1891 年得到剑桥大学荣誉音乐博士学位

我很高兴得知没有流行性感冒的危险。

典礼前一天，1891 年 6 月 15 日，德沃夏克指挥了《圣母悼歌》和新交响曲。除了德沃夏克之外，还有六人得到荣誉学位，他们包括俄国生物学家伊利亚·梅契尼可夫（Ilya Metchnikov）以及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勒基（William Lecky）。

德沃夏克显然对这种大典感到很不自在。

我将永远忘不了我在英国接受博士学位时的感受。典礼隆重，所有的面孔都如此肃穆，好像没有人会说拉丁文之外的话。我听到左右邻座的交谈，但是不知要转向哪一边。当我发现他们是在对我说话时，我对我不懂拉



雨果·贝克（Hugo Becker）和拉迪斯拉夫·捷连卡（Ladislav Zelenka）

丁文这件事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是当我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时，我不得不挤出得意的笑容，并且告诉我自己，毕竟写作《圣母悼歌》胜于会说拉丁文。

德沃夏克和妻子是斯坦福剑桥家中的住客。斯坦福对他们习惯性的早起相当恼怒：

我在天微明之时听到有声音自花园传来，发现他们于清晨6点就已经坐在一棵树下。

对于这位作曲家，斯坦福描述道：

德沃夏克对自己身外之事缺乏兴趣，他是19世纪的奇人之一，一个大自然之子，不曾停顿下来思考，或是借助文字、纸张来记录他的灵思。

在康塔塔《幽灵的新娘》成功之后，伯明翰音乐节又委托他写一首新的作品在1888年演出。有人推荐他以卡迪诺·纽曼（Cardinal Newman）的新诗《格劳提修的梦》(The Dream of Gerontius)作为题材。纽曼曾听过《幽灵的新娘》的演出，但德沃夏克拒绝这个作品，而选择写作安魂弥撒(Requiem Mass)。结果，工作的进度缓慢，伯明翰方面必须等上三年的时间。钢琴演奏版于1890年7月完成，但是管弦乐的谱写则占据了德沃夏克8月到10月的时间。他自己在1891年10月9日于伯明翰指挥首演。次

年初，他又在曼彻斯特、利物浦(Liverpool) 和伦敦演出。捷克的首演也是由他指挥，于 1892 年 3 月 12 日在奥洛穆克举行。他还在 1892 年 11 月 3 日，在抵达美国之后不久，于波士顿指挥了美国的首演。

德沃夏克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英国的时候，带来了他在纽约写好的大提琴协奏曲。这首曲子是为了他的朋友哈努斯·威汉(Hanuš Wihan)所作，但是由于和这位大提琴家朋友对于装饰奏的意见相左，发生了一些摩擦。

德沃夏克写信给西姆罗克说道：

你必须答应，除非在我知情和许可的情形下，否则不让任何人更改乐谱，我才交给你出版这首曲子，即使我的朋友威汉也不例外。威汉在最后一个乐章加入的装饰奏，在原谱或钢琴伴奏版都不能用。当他将这些拿给我看时，我坦白地告诉他这是不能添进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应该像一声叹息逐渐在前两个乐章的回忆中结束，独奏慢慢减低音量到极弱，然后渐强，最后几小节由乐团接手，整支曲子在暴风中结束。这是我的原意，我将不会改变它。

当威汉无法到伦敦参加演出时，独奏部分交由英国大提琴家里奥·斯特恩(Leo Stern)担任。他来到布拉格和德沃夏克进行排练。首演在 1896 年 3 月 19 日于伦敦的皇后厅举行，德沃夏克还同时指挥了第八交响曲和《圣



著名的德国指挥家和钢琴家汉斯·冯·彪罗曾经宣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作曲家除了勃拉姆斯之外，就是德沃夏克。"

经之歌》(Biblical Songs)。斯特恩后来随作曲家回到布拉格，于1896年4月11日作捷克的首演。

德沃夏克最后一次成功的伦敦之行，只因记录着可怕的湿冷天气而稍有缺陷,而事实上,英国食物和英国咖啡一点也不对他的胃口。

8

第一个家

假使我成为富人，或是变老，我会建一个以茅草为顶的小屋，以避风寒。

——西拉利·贝洛克(Hilaire Belloc)

1882年2月14日，德沃夏克的母亲逝世于克拉德诺，给德沃夏克带来很大的震撼。当他的三个孩子夭折时，他将情感宣泄在室内乐作品中，这次不幸的事件，也引发他写作F小调钢琴三重奏（Op. 65）。这首曲子和D小调弦乐四重奏一样，具有其他管弦乐作品中罕见的深刻情感的表现，虽然它没有《杜姆卡三重奏》著名，但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同一年中，德沃夏克完成了另外两首管弦乐作品。《谐谑随想曲》是一首具有欢愉气氛的技巧乐章，代表了作曲者作曲能力的极致。它在阿道夫·杰克的指挥下，于1883年5月16日首演，随即由作曲者指挥，在布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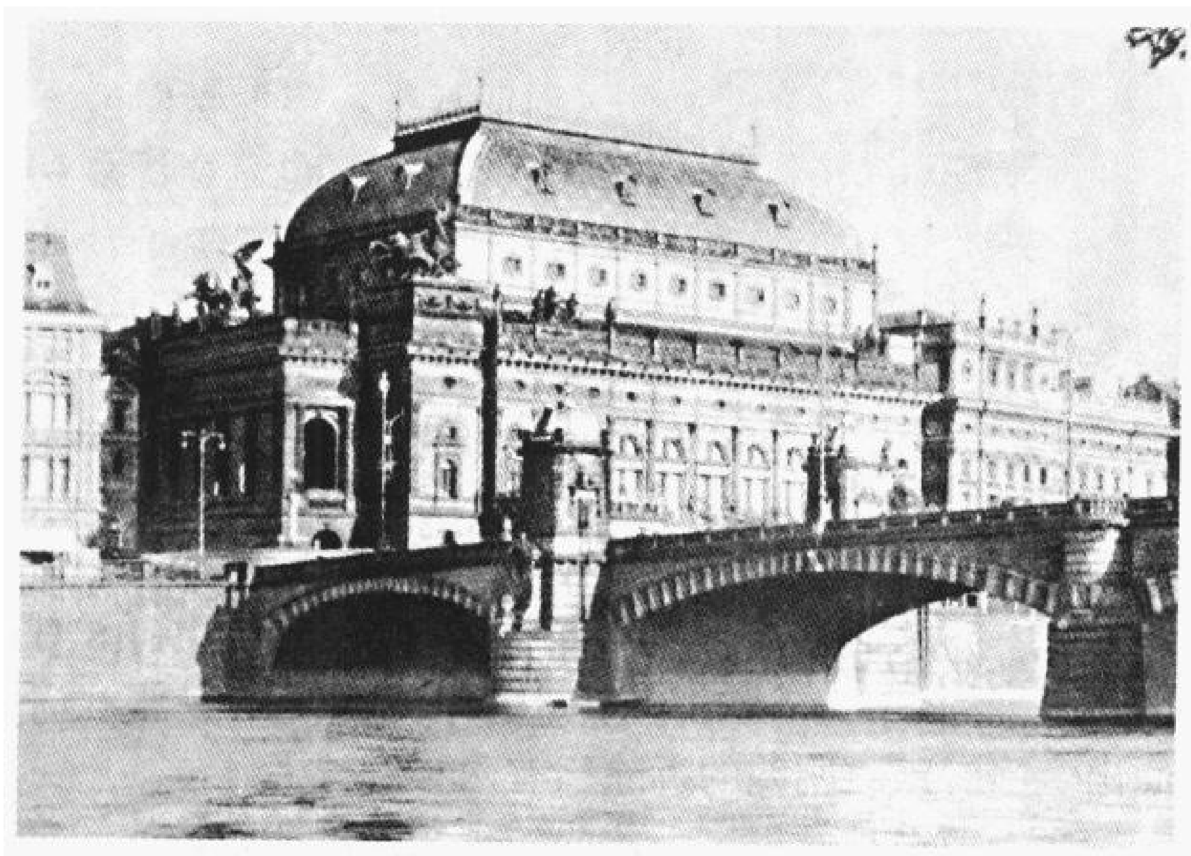
国家剧院首任总监苏伯特，他是德沃夏克的好友

伦敦、美国等地演出。

《胡斯教徒》序曲是向爱国者扬·胡斯致敬，也是德沃夏克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明。他原先是想将它作为布拉格国家剧院总监法兰提塞克·阿道夫·苏伯特（František Adolf Šubert）建议的三部曲的第一乐章。但是这个计划未曾实现，该序曲最后在1883年11月18日于新建的国家剧院落成典礼时演出。当时距原剧院的拆除已有两年。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此曲的主题是胡斯教徒的赞美诗《神的战士》，是唤醒捷克人的爱国歌曲。斯美塔纳曾经将它用在他的交响诗《塔博尔》和《布兰尼克》中。这首优异的序曲是德沃夏克最喜爱的乐曲之一，但是今日已经很少被演奏了。

有许多年的时间，德沃夏克一直对他的歌剧在国外反应冷淡而感到失望。因为它们太具有民族色彩，以致无法得到广泛的接纳。1884年，他得到两部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总监霍夫曼男爵（Baròn Hoffmann）所作的德文歌剧脚本。此时勃拉姆斯邀请德沃夏克到维也纳小住，他的作品正在当地走红，可是这位恋家的波希米亚人一点也不想离开祖国。维也纳逐渐加深的反捷克情绪，已经对他产生影响，使得他的一些歌剧上演遭到阻力。



1883 年 11 月,布拉格国家剧院落成



设计国家剧院的约瑟夫·济特克(Josef Zitek)

在一封于 1886 年 1 月 9 日给住在普利布兰 (Příbram) 的作曲家、合唱指挥波胡米尔·费德勒(Bohumil Fidler)的信中,德沃夏克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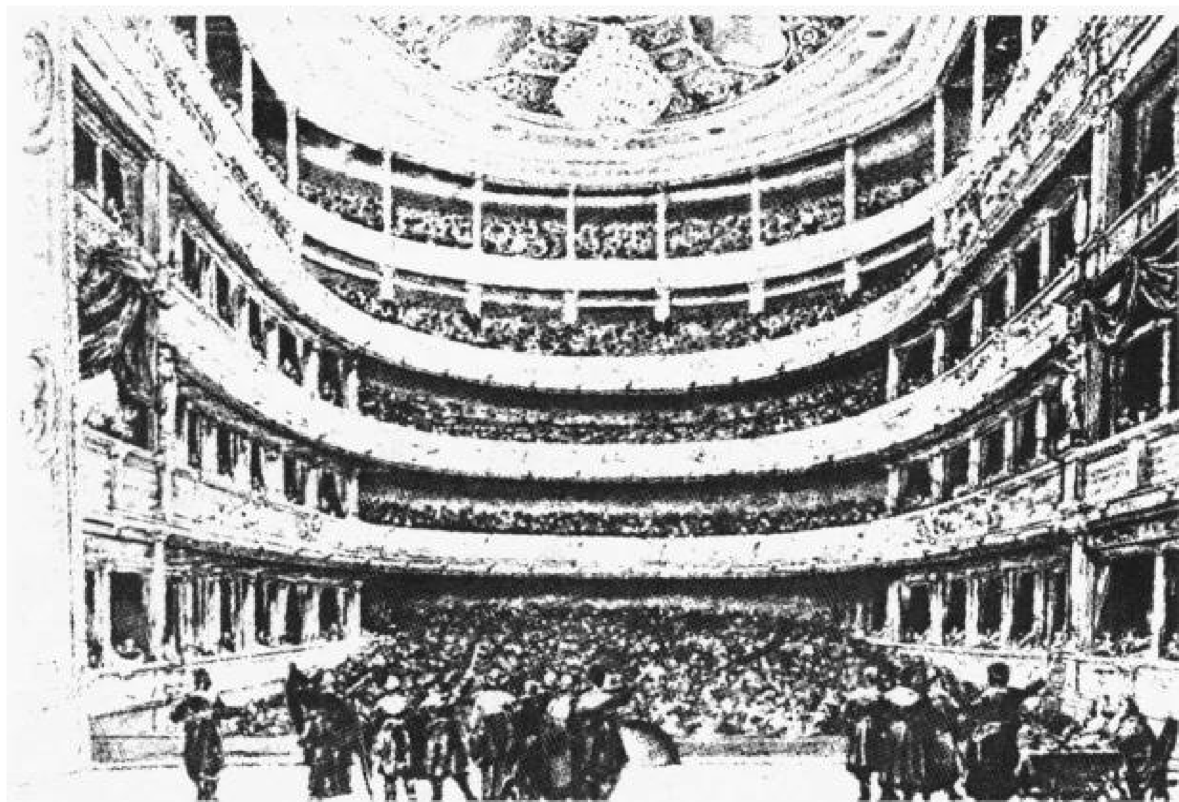
我只是一介捷克音乐家,不喜欢这种夸张的羞辱。即使我在音乐界稍有名气,我还是会维持我捷克音乐家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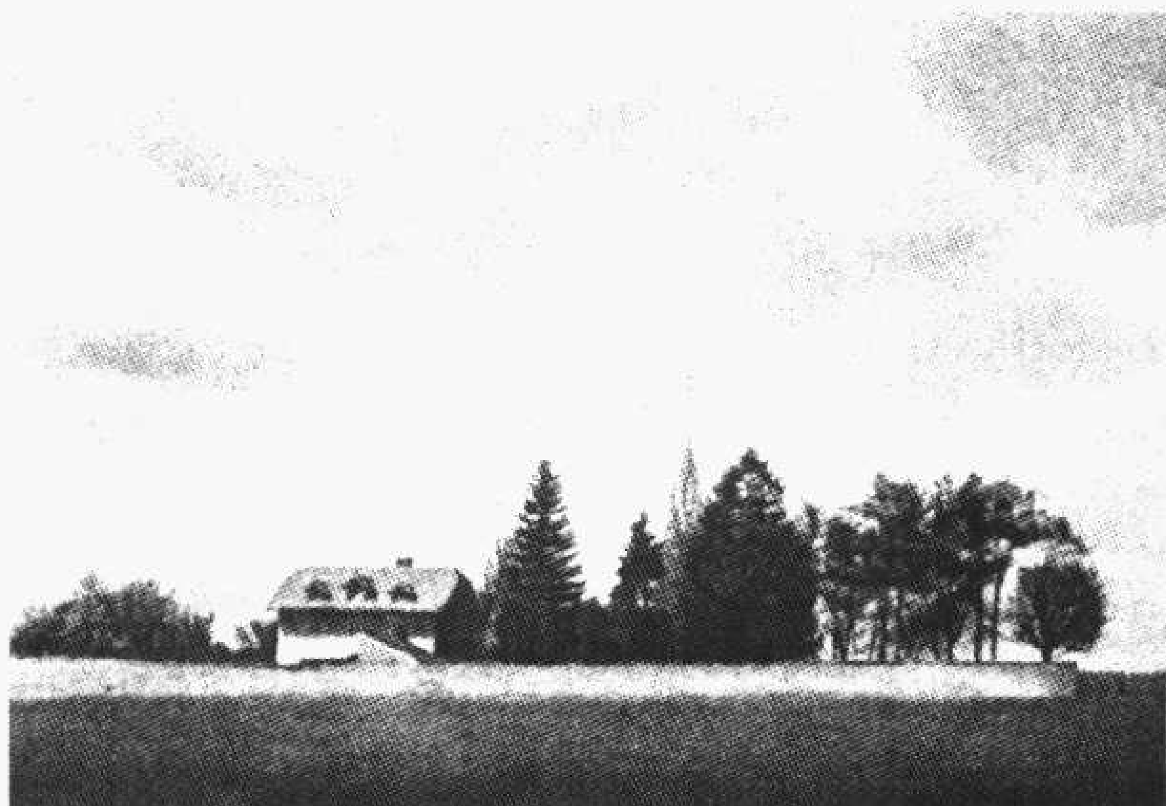
卫梭卡的花园凉亭

1884年，德沃夏克买下他的第一个家。他向他的姐姐约瑟芬娜的丈夫，伐克拉夫·库尼克伯爵(Count Václav Kounic)买下一块土地,位于布拉格南方40英里的卫梭卡。一栋单层的建筑建立在原先牧羊人的小屋地基上。除了他第一次的美国之行外，德沃夏克每年夏天都在此度上一段时光。

这里让他能享受远离都市尘嚣的乡村生活的平静，



布拉格国家剧院大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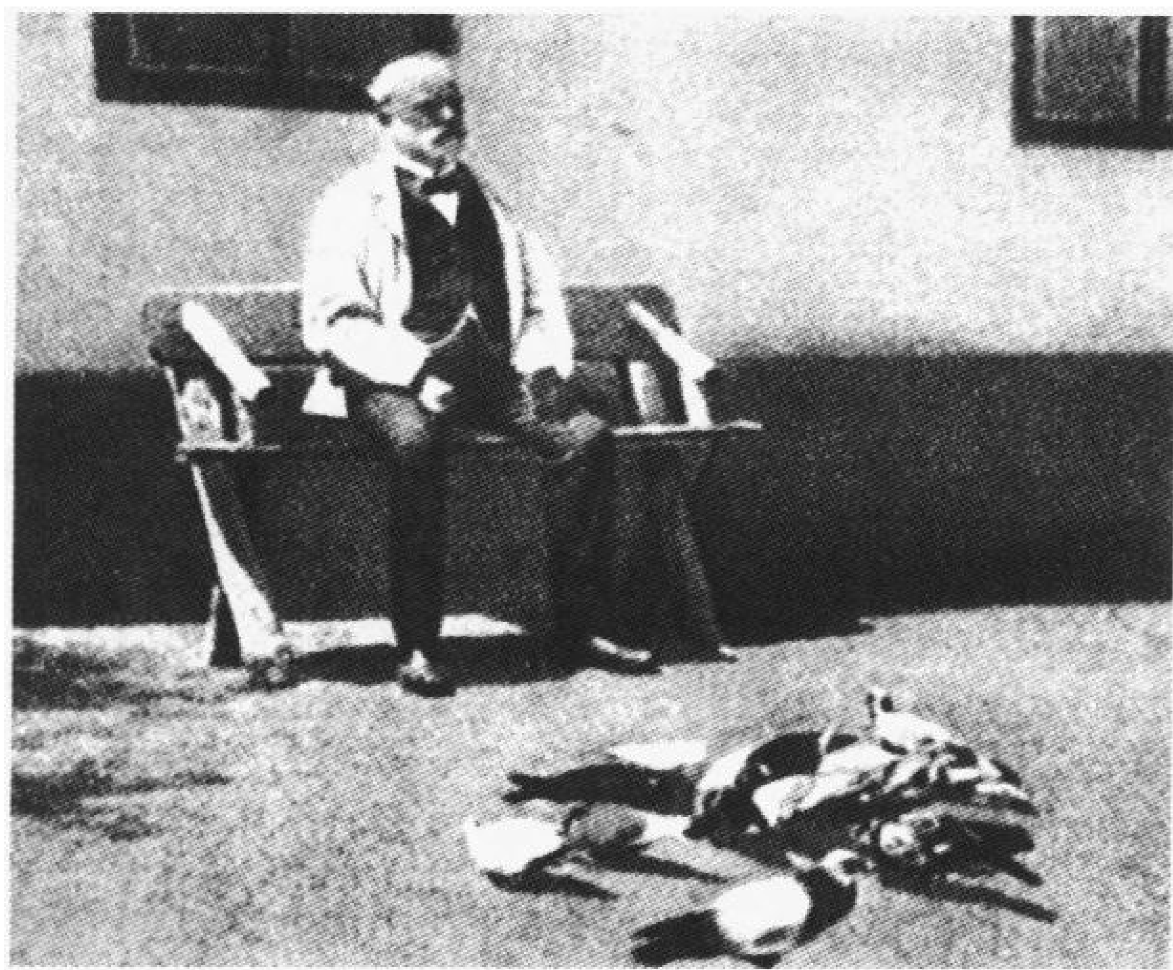
如萨卡村景



由花园远眺斯特瑞伯斯科(Strebsko)小镇

沉浸在他的嗜好——养鸽之中。他大部分的作曲工作仍在布拉格进行,卫梭卡只是个休息的处所。

此后数年,他集中精力在英国委托写作的几首作品:《幽灵的新娘》(1884)、第七交响曲(1884~1885)以及《圣柳德米拉》(1885~1886)。1887年,他完成了惟一不是为里兹或伯明翰写的大型合唱作品——D大调弥撒曲。建筑家和捷克科学艺术院(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第一位院长约瑟夫·贺拉夫卡(Josef Hlávka)委托德沃夏克写一首供他在鲁札尼(Lužany)的私人教堂使用



德沃夏克的嗜好之一是养鸽子

的曲子。1887 年 9 月 11 日，在管风琴伴奏下，此曲作了首演。独唱者包括作曲家的妻子和贺拉夫卡。

此曲于次年春天首次公开演出。在诺维罗与纽尔公司的请求下，德沃夏克为这首弥撒曲写作管弦乐版。这个版本于 1893 年 3 月 11 日由奥古斯特·曼斯指挥在水晶宫首演。当西姆罗克拒绝出版时，诺伐克于同年将它出版。

9

德沃夏克与柴可夫斯基

我最新但最温暖的友谊来自伟大的捷克人安东宁·德沃夏克。

——柴可夫斯基

1887年，柴可夫斯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到西欧指挥自己作品的旅行。他在1888年2月来到布拉格，于14日的一场为他举办的音乐会中见到德沃夏克。两位作曲家一见如故，在两天后一个俄国社交界为柴可夫斯基举办的餐会中，德沃夏克提议向这位俄国作曲家举杯致意，柴可夫斯基答道："我最新但最温暖的友谊来自伟大的捷克人安东宁·德沃夏克。"

为了回报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送给他一本签了名的第七交响曲乐谱。3月27日，柴可夫斯基从维也纳寄了一封信感谢他的慷慨：

虽然我的德文很不好，我还是必须利用这个泛斯拉夫语来告诉您,我经常想到您,而且永远不会忘记您在布拉格对我的热忱招待。亲爱的朋友，请代我向尊夫人问安。容我再一次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而且珍惜拥有您的友谊。我希望我们能在 11 月再见。寄上我的问候。

11 月，柴可夫斯基回到布拉格指挥他的第五交响



1888 年,柴可夫斯基两度访问布拉格,并且指挥了两场音乐会。两位大师激荡出一段亲密的友谊

曲，以及《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捷克首演。德沃夏克于1889年1月2日写信告诉他，表达了他听到这部歌剧的欢喜。

当您上次在布拉格，我答应要写信告诉您有关您的歌剧《欧根·奥涅金》。现在不但您的要求促使我这样做，我自己内心也渴望要告诉您我听到这个作品所有的感想。我很高兴地向您坦白，这部歌剧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我只有对伟大的作品才会产生。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没有其他您的作品像《欧根·奥涅金》一样带给我这么大的快乐。

它是一部精彩绝伦的作品，充满了温情和诗意。同时，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总之，这首作品直入人心，深触灵魂，教人难忘。每当我来到剧院场所，我总觉得是在另一个世界。

恭贺您的大作成功，并祈求神赐您天岁，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的杰作。

1889年1月18日，柴可夫斯基从他弗洛福斯科(Frolovskoe)的家中回信道：

您无法想像我收到您的来信时有多快乐！我非常敬重您对我的歌剧的意见，不但因为您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更因为您是一个坦诚的人。我对我能得到您这种诚恳的赞赏极为自豪。我亲爱的朋友，我再次由衷地感谢您。



18/10 Янв. 1889
с. Фроловское

Милый, дорогой, многоува=жаемый друг!
Вы не можете себе 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до чего я обрадован был письмом Вашим. Мнение Ваше об моей опере мне особенно ценно уж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ы великий художник, но 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ы правдивый и искренний человек! Я горжусь и счастлив до последней степени тем, что мне удалось заслужить слово искреннего со=чувствия именно от Вас, мой добрый, многоуважаемый друг. Спасибо Вам еще раз от всего сердца!!!

1889 年柴可夫斯基写给德沃夏克的一封信

3 月 13 日，德沃夏克在德累斯顿指挥了他自己的第五交响曲、《夜曲》、第二《斯拉夫狂想曲》等作品。稍后，他得到奥国政府颁发的铁十字勋章，他们夫妻被邀请到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Ⅰ)御前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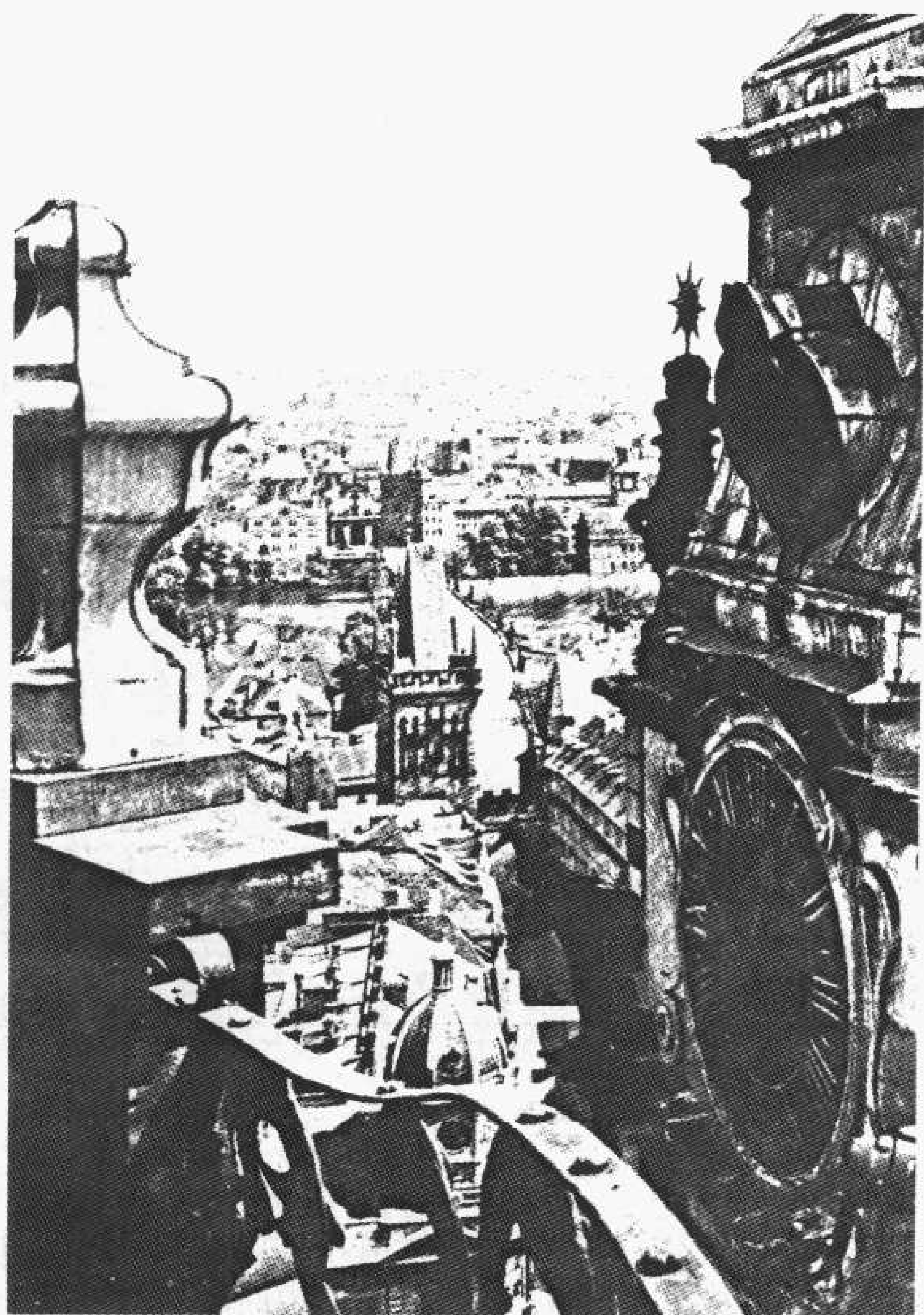
1890 年 3 月，应柴可夫斯基之邀，德沃夏克到俄国作一系列演出。现在轮到他接受俄国崇拜者的宴请了。3 月 11 日，莫斯科的沙皇音乐协会 (Tsarist Musical Society) 邀请他指挥演奏第六交响曲、第一《斯拉夫狂想曲》、《交响变奏曲》以及 D 小调《管乐小夜曲》的慢板乐章。



安东·鲁宾斯坦

《圣母悼歌》于3月23日在他前往彼得格勒（Petrograd）后演出，但是他曾参加事前的排演。3月22日，他在彼得格勒演出的第七交响曲以及《谐谑随想曲》大受好评。

他3月23日写给维也纳的古斯塔夫·爱姆（Gustav



布拉格查尔斯桥

Eim)的信中,对当时的演出作了如下的形容:

我昨天在彼得格勒的音乐会大获成功。听众和乐团给予我非常热诚的接待,交响曲每一个乐章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谐谑随想曲》的演出之后,我必须不断地出场鞠躬谢幕。俄国音乐协会(Russian Musical Society)主席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1829~1894:安东·鲁宾斯坦是彼得格勒音乐学院的首席作曲家和院长),在欧洲旅馆为我举行庆功宴。它很简单但热情。鲁宾斯坦和小提琴家利奥波德·奥尔(Leopold Auer,1845~1930:利奥波德·奥尔是匈牙利小提琴家,当时任教于音乐学院)向我这个新科音乐博士(所有当地的报纸都登载来自布拉格的消息,让我受宠若惊)举杯致意。我也回敬鲁宾斯坦身体健康;同时俄国最著名的音乐学者兼乐评家、人称"俄国的汉斯利克"的拉若契(Hermann Laroche)优雅地向我举杯,并说捷克虽是小国,但在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希望年轻的俄国音乐家效法我。

在彼得格勒时,德沃夏克获悉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10

音乐教师德沃夏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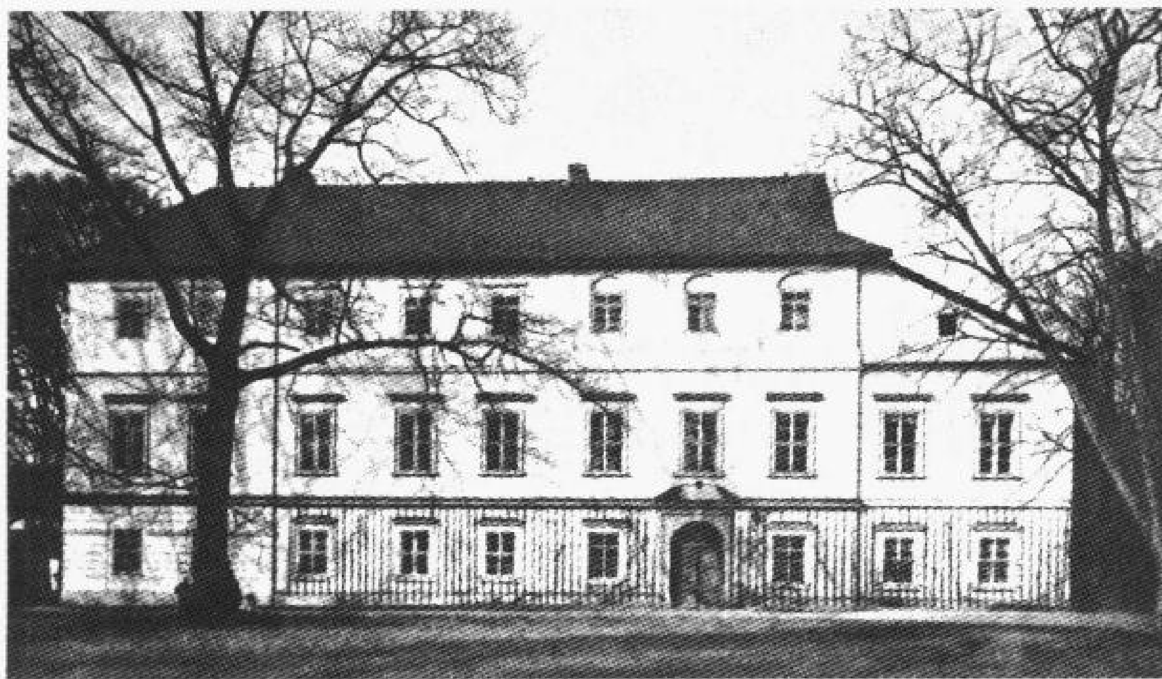
他乐于学，亦乐于教。

——乔叟(Chaucer)

玛丽·洁宾科娃－里格洛娃为德沃夏克提供了下一部歌剧《雅各宾》(The Jacobin)的脚本。其主题是对捷克音乐家的一种致敬，因此没有在国外得到成功。

《雅各宾》故事叙述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个捷克城镇，当地一位伯爵的儿子波胡斯(Bohus)，因为偏激的政治主张，被赶出家乡。他和妻子朱丽(Julie)乔装回家，发现他的职位被他的表兄吉利(Jiří)霸占。他得到校长兼风琴师班达的帮助。班达的角色取材自德沃夏克幼时在兹洛尼斯的老师安东宁·李曼，所以剧中班达的女儿也依照李曼的女儿，取名为德林卡(Terinka)。

在作曲过程中，剧作家很不耐德沃夏克的迟迟不动笔(超过一年)。草稿在1887年11月完成，全剧曲谱最后



马列杰堡 (Malec Castle)，剧作家玛丽·洁宾科娃–里格洛娃(1854～1895)的住宅



玛丽·洁宾科娃–里格洛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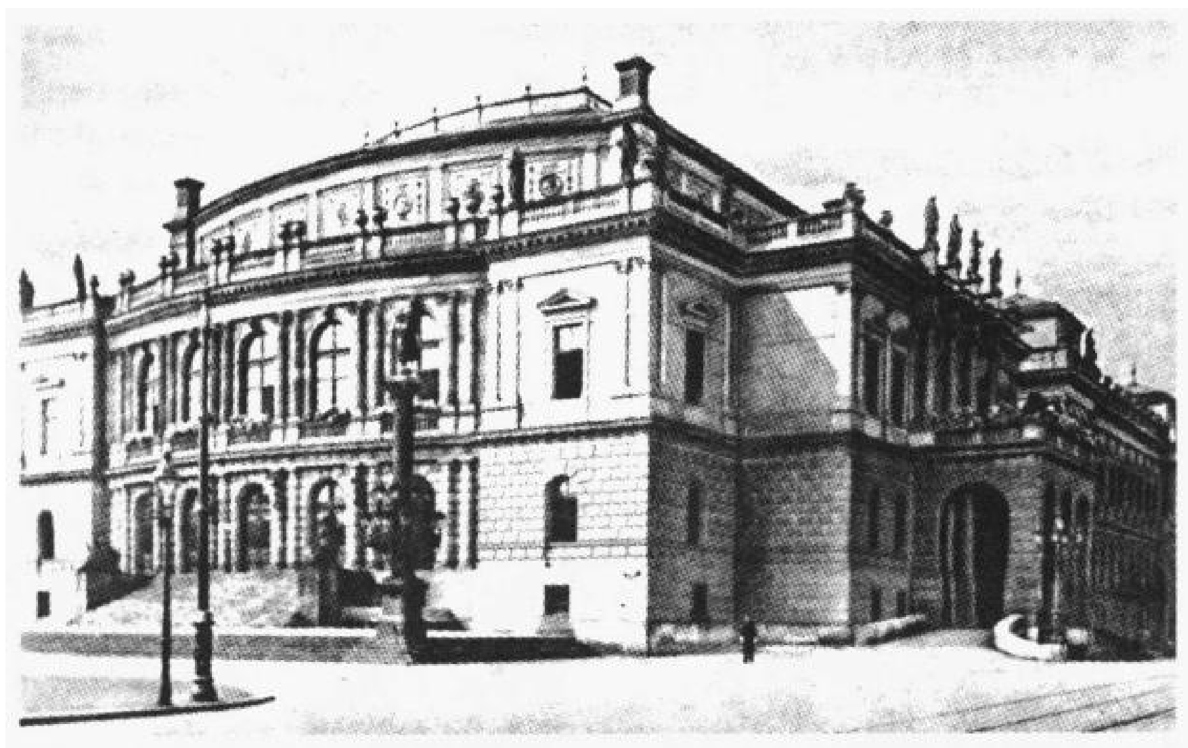
完成于 1888 年 3 月到 11 月间。

《雅各宾》于 1889 年 2 月 12 日在布拉格的国家剧院上演,指挥是阿道夫·杰克。在其后的五年间，此剧共上演了 34 场。如同对待其他歌剧一般,德沃夏克后来又对此剧进行了多次修改。1897 年,他重新谱写了第二和第三幕。阿道夫·杰克也指挥了修订版本，于 1898 年 6 月 19 日,在国家剧院演出。

《雅各宾》首演的宣传海报

1890 年 10 月，德沃夏克加入了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员行列。德沃夏克的母校——管风琴学校，不久之前合并入音乐学院。他的杰出弟子包括约瑟夫·苏克(Josef Suk)，日后娶了他的女儿奥蒂莉(Otilie) 为妻；奥斯卡·尼德巴尔(Oscar Nedbal)，成为重要的指挥家，并且写作轻歌剧和芭蕾舞剧；维德兹拉夫·诺瓦克 (Vítězslav Novák) 是布拉格音乐学院 1909 年到 1939 年间的作曲教授；鲁道夫·福利摩尔 (Rudolf Friml) 以多部轻歌剧闻名，其中包括《罗丝·玛丽》(Rose Marie)、《流浪国王》(The Vagabond King)和《三个海盗》(The Three Musketeers)；鲁道夫·卡尔 (Rudolf Karel)，后来死于德勒金(Terezín)集中营。

苏克和尼德巴尔是波希米亚四重奏团的原始成员，



布拉格音乐学院

该团是由哈努斯·威汉所发起。1891 年 5 月 13 日,在德沃夏克学生们的第一场音乐会中,演出了由 17 岁的苏克写的第一首钢琴四重奏。

作为一位老师，德沃夏克融合了不拘小节和注重勤劳的态度。他让徒弟们写作无数的乐谱，有效地使用主题材料。在德沃夏克的丧礼中,诺瓦克形容他的老师道:

德沃夏克是怎样一位教师？这个解答只有用两个名词回答:艺术家和教师。他是教导杰出学生的老师,那些不小心或只是因为好奇而来到他门下的，终究都会被他请出门外。“音乐是自由的艺术”经常被他挂在嘴上。他异常的实际,详阅我们上交的所有作业,以非常适当的评



约瑟夫·苏克(1874~1935),德沃夏克的女婿



维德兹拉夫·诺瓦克
(1870~1949)



哈努斯·威汉，捷克四重奏团的发起者

语提醒我们笨拙或有错误的细节。约瑟夫·苏克有一次叹息道："有时我想咆哮，但是的确从中获益良多。"他说的完全正确。德沃夏克门教严格，但是像灌水沐浴一样有益健康。德沃夏克从来没有自夸过，也不吝对学生的创意表示喜悦。

他的另一个学生约瑟夫·米契尔（Josef Michl）对德沃夏克促使弟子进步的方法，有深入的见解：

我们只能缓慢地，有时甚至痛苦地了解大师的为人，以及他的原则和要求。不幸在当时，我们不能在各方面都让严格的老师满意。德沃夏克也像所有的伟人一样，有他的情绪起伏，为"崇高的不满足"所苦。例如，他会喜爱我们作品中的某一部分，初次看到它们时，他可能有正面的评语。但是不久之后，他会对同样的段落产

生不满，要求我们作改变、改进，甚至重写更好的段落代替。结果，许多原先认为已经完成的作品必须重新再来，有时是另起炉灶。可以想像，这种工作很辛苦，尤其是老师通常不会指出要怎样改进，更少亲自动手示范。这就是他最典型的教育方法。如果他发现(这经常会发生)有某一点他不同意，希望有不同的或更好的写法，他会强迫我们回头思考，在我们找到更佳的代替方式之前，他是不会放弃的。这让我们尝到不少的苦头和不计其数的困难；但是老实说，这是我们的一大福分。他会说："如果我替你们写下乐段，那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那不会成为你们的，而且稍有水平的作曲家都会看出是有人替你们捉刀。所有想从事作曲的人，都应该习惯独立的工作和思考。"

德沃夏克广博的音乐知识和对个别弟子的关心，可由苏克的回忆看出：

他知道的音乐作品实在是多得惊人。巴赫、亨德尔、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柏辽兹、瓦格纳、李斯特，他知道这些大师作品的细节。他并不排斥意大利音乐，也不同意当时流行的鄙视这些作品的看法。基本上，没有一个流派是他不注意的。他熟读布鲁克纳的作品，对里夏德·施特劳斯也很有兴趣。他更高兴见到他的学生努力创造新颖而独立的表达方式。

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感兴趣，没有一件我们的生活细

节逃过他的注意。他喜欢阅读国内、国外的新闻和乐评，经常读捷克的地方新闻，因为他特别关心国家的文



1885年的德沃夏克



弗朗茨·舒伯特

化活动。

很自然,他的弟子们敬重他们的老师,尤其是当他们的作曲和演奏获得国际声名时。但是匪夷所思，德沃夏克为人师表最具代表性的例证，竟然出自他自己之口。

我们必须放弃纯粹的历史逻辑，来到1894年。当时他和一位美国学者亨利·芬克(Henry T. Finck)合作，为纽约的《世纪图鉴月刊》(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撰写一篇关于舒伯特的长篇文章。作曲家通常不是对他们同行的最好的分析批评家;但是德沃夏克的这篇文章显露出他在评论和创作方面的天分。在此文发表之后不久,乔治·格罗夫爵士(Sir George Grove)——一位通常不会作不必要或夸张赞美的人——写信给德沃夏克:

我昨晚拜读您有关舒伯特的大作，想在此向您致以最崇高和热诚的谢意。它绝对是对这位伟大音乐家最好、最有趣的论述，所有的学生和业余人士,应该感激您对作曲家同行的作品和事业所投注的高明意见和分析。

我会将它一读再读,直到能熟记在心。



《世纪图鉴月刊》，1894年7月号

这篇文章作为附录，刊载在1966年出版的约翰·克拉范(John Clapham)对德沃夏克音乐的权威性著作中。在此,我们只能作简短的摘要:

舒伯特和莫扎特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有对乐器音色的精确感觉,都有灵思泉涌的旋律,都有自然天成的音乐表达方法,以及同样的多才多艺……

舒伯特的室内乐，尤其是他的弦乐四重奏和钢琴三重奏,应该列为所有音乐作品中的佼佼者……

我也是舒伯特交响曲的热烈崇拜者，毫不犹豫地会将他排在贝多芬之后，但远远超过门德尔松以及舒曼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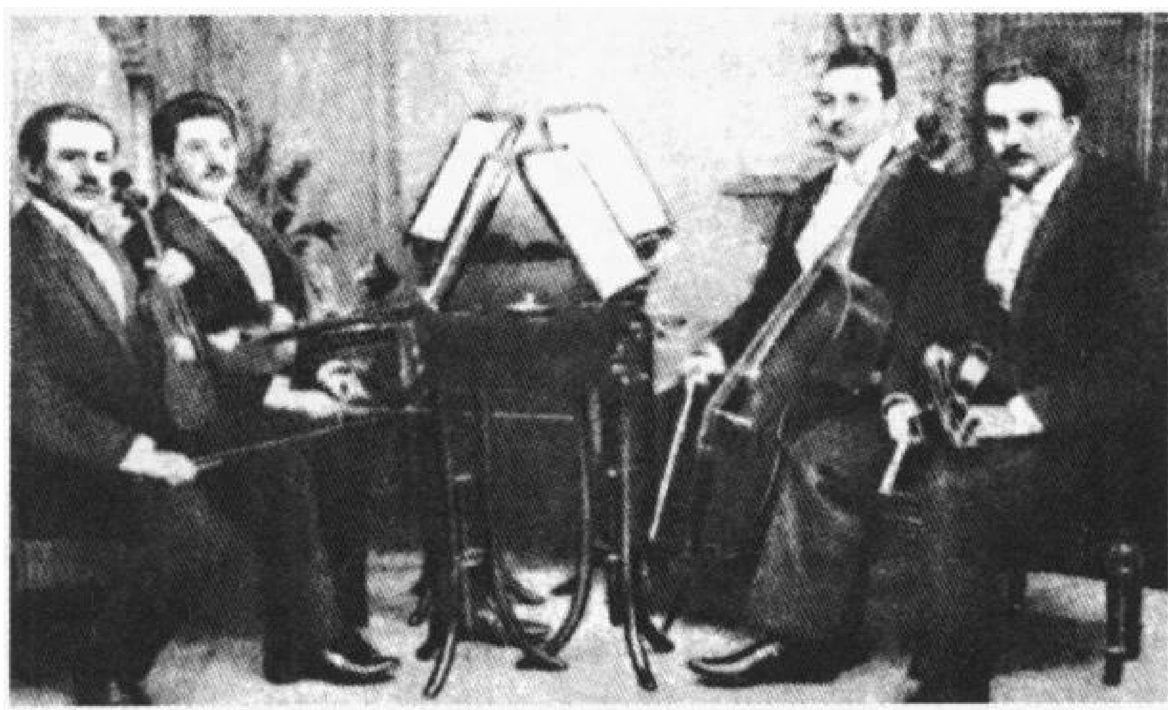
舒伯特所有的作品,其旋律、节奏、转调和配器,都很独到;但是严格说来,他的歌曲和钢琴小曲最有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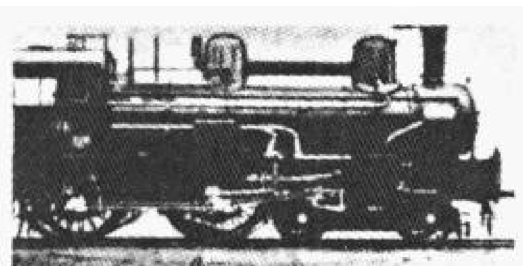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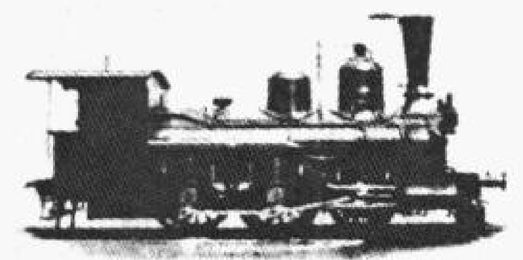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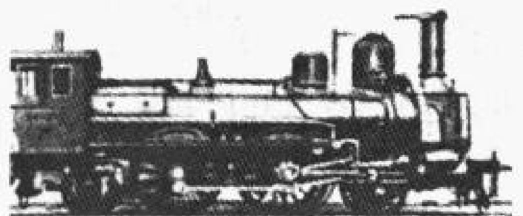
布拉格中央车站

这篇论文成为乐评的表率，广为人知。1979 年 9 月，著名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代尔（Alfred Brendel）说："我对它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里有许多正确的观点，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他是舒伯特最著名的崇拜者之一，带给我们许多对他的作品特色颇有现代洞察力的观念。"

德沃夏克热爱火车，经常造访弗朗茨·约瑟夫火车站，记下所有火车头的号码，并结识每一位机车驾驶。当他忙于教学，分身乏术时，他会叫他的学生到车站记下到欧洲各首府的特快车号码。据记载，有一次，约瑟夫·苏克被派做这个公差，结果带回来的是载煤车的号码，而不



捷克四重奏团最早的成员：霍夫曼（K. Hoffmann）、苏克、伯格（O. Berger）、尼德巴尔




奥匈帝国极盛时，出入布拉格的典型火车头

是特快车的号码。他的老师嘲讽他道："想想我怎么会让像你这样一个人娶我的女儿！"

1891年，德沃夏克完成了三首序曲：《在自然的国度》(In Nature's Realm)、《狂欢节》(Carnival)以及《奥赛罗》(Othello)，合称《自然、生命、爱》(Nature, Life and Love)。三者具有共同的主题材料，但是用不同的方式发展，以适应个别的特性。

《在自然的国度》献给剑桥大学，以酬谢当年3月他们颁给的荣誉学位。《狂欢节》题献给布拉格大学，因为在1890年他们也颁赠荣誉学位给他。

《奥赛罗》是三者中最有标题意味的一首。它的形式是一首交响诗，在剧中场景的描绘明确。虽然这三首序曲原先是以连续的方式演奏，但德沃夏克告诉他的出版商西姆罗克，将它们分开出版。它们代表了作曲者最高的艺术成就，也显示了巧妙的管弦乐法使用。

在前往美国之前，德沃夏克展开了一系列由布拉格出版商厄本尼克举办的惜别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费迪南·拉贺勒(Ferdinand Lachner)和大提琴家哈努斯·威

汉同行，他们三人在1892年1月至3月间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39个城镇旅行。他们的曲目包括刚写好的《杜姆卡三重奏》、为小提琴和钢琴的《玛祖卡舞曲》(Mazurek)以及钢琴和大提琴的《回旋曲》。

11

德沃夏克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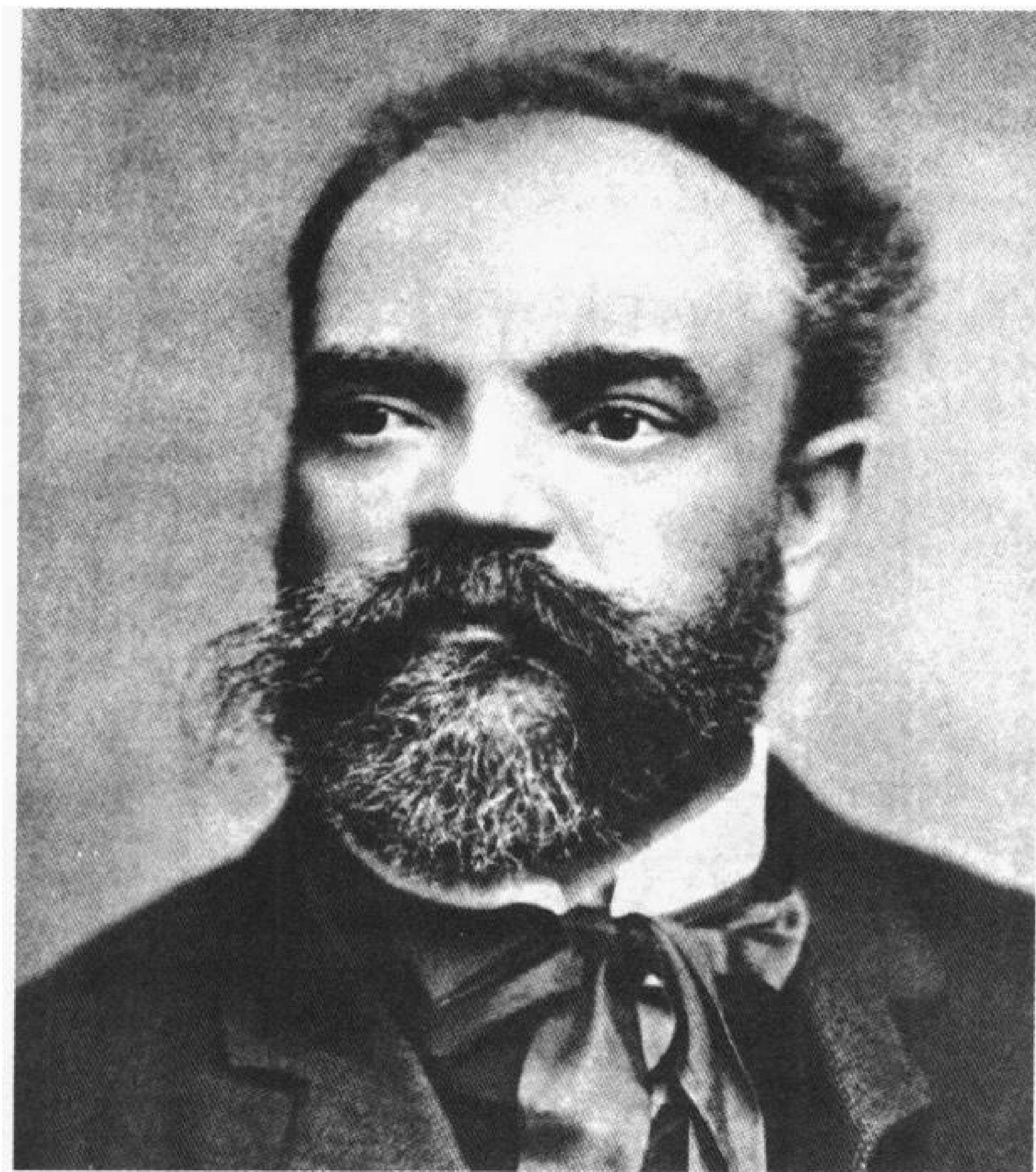
醒来,美国!

——奥古斯都斯·P. 加德纳

(Augustus P. Gardner)

1891年春天，德沃夏克收到一封来自维也纳的电报，邀请他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Music)的院长。一位富有的纽约食品商人之妻珍内特·图伯(Jeanette M. Thurber)于1885年创立这所学院,她认为这是一个比她以前所赞助的歌剧活动更有长远价值的计划。她和她的丈夫已经在歌剧计划上面花了150万美元。

她希望找一个国际知名的音乐界人士来增加这所学院的名望，因此请在纽约教钢琴的维也纳人阿德蕾·马果利斯(Adele Margolies)推荐一位适合人选。马果利斯又向她以前在维也纳的老师安东·杜尔（Anton Door）请



1891 年的德沃夏克

教,结果他建议的人选是德沃夏克或西贝柳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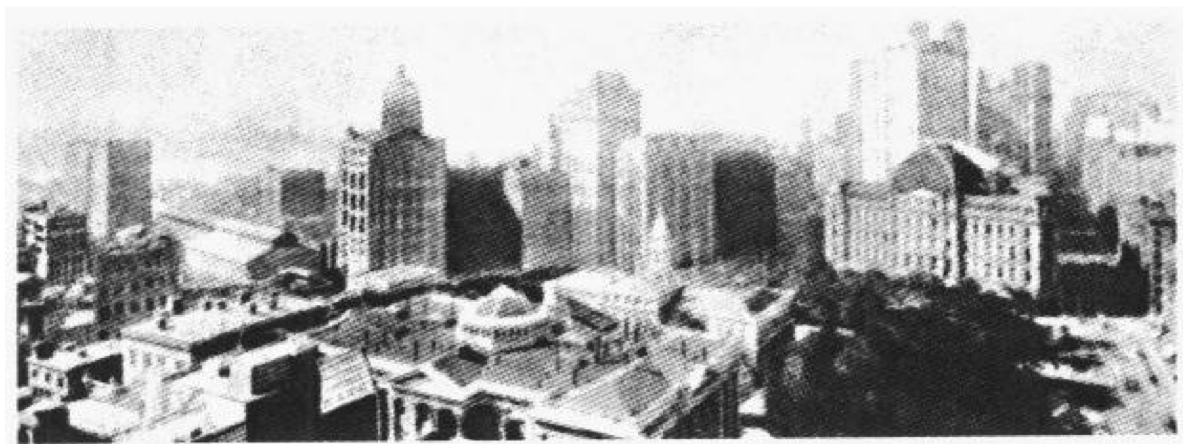
德沃夏克没有回答她先前的一封邀请函，因此她又在 1891 年 6 月 6 日由巴黎拍了如下的电报:



珍内特·图伯(1852～1940),纽约国家音乐学院的创办人

您愿意接受纽约国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之职，并在1892年10月前来指挥演奏十场您的作品音乐会吗?

这个提议在德沃夏克还在剑桥时到达，让他颇为困



19世纪末的纽约

惑。即使在请教了几位亲近好友的意见后，仍然拿不定主意。他写信给艾洛伊·戈伯：

音乐学院院长职务和指挥十场我的作品音乐会，为期八个月，并有四个月休假。年薪是1.5万美元或3万金法郎，我应不应该接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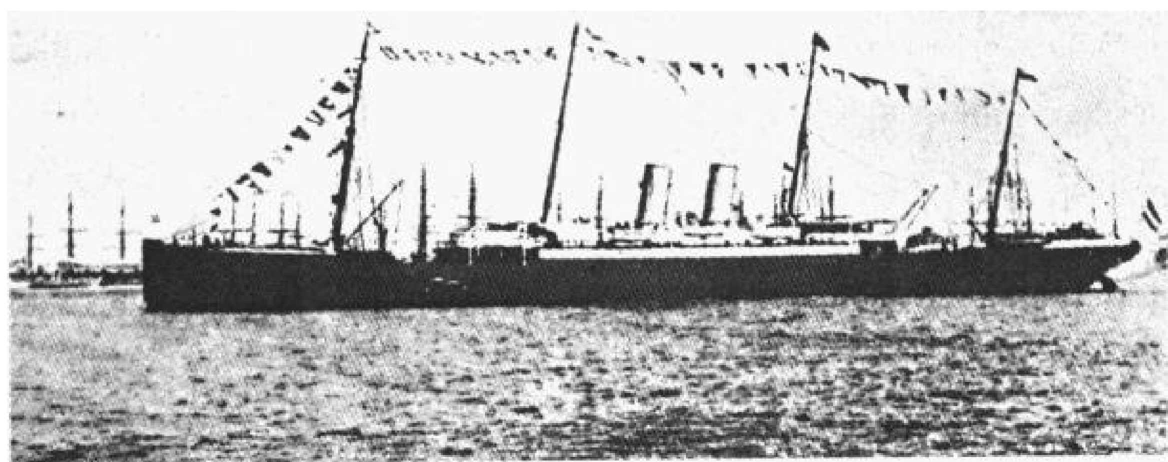
深思熟虑之后，他回答愿意接受演奏合约，但拒绝了院长职务。图伯夫人没有准备接受这种安排，她寄了一份合约草稿，结果使德沃夏克重新考虑。一年的薪水，比他至今所有做过的工作待遇都要高。即使以今日的标准，1.5万美元也是个令人感到舒服的数目，在1891年更是一笔财富。

他的家庭成员逐渐增加，开销越来越大，加上妻子在旁怂恿，德沃夏克发现他无法拒绝这样一份诱人的合约。在几次修改合约，并得到离开布拉格音乐学院的许可之后，他同意接受这个职位为期两年。



德沃夏克的门徒科瓦瑞克（1870～1951）伴随他旅行美国

图伯夫人希望他能在1892年10月12日，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庆之前抵达美国。通过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Alfred Littleton），即诺维罗与纽尔公司总裁亨利·利特尔顿的儿子，她寄给德沃夏克一份约瑟夫·罗德曼·德瑞克（Joseph Rodman Draké）的诗集《美国的旗帜》（The American Flag），请他将它谱成曲，以资庆祝。因为诗集直到8月才交到德沃夏克手中，因此他已经另



德沃夏克首次赴美搭乘的萨勒号

行着手写作给独唱、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演出的《感恩赞》(Te Deum)。

9月10日，他偕妻子、14岁的大女儿奥蒂莉、9岁的儿子安东宁启程离开布拉格。和他们作伴的是刚从布拉格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家约瑟夫·扬·科瓦瑞克(Josef Jan Kovǎřík)。他的父亲已经移民到美国，担任爱荷华州斯匹尔维尔的圣温塞拉斯(St. Wenceslas)教堂的合唱指挥。

他们于1892年9月17日，由不来梅(Bremen)搭乘萨勒号(S. S. Saale)汽轮出海。德沃夏克在南安普顿(Southampoton)拍了一封电报给留在布拉格的孩子们："一切安好。"德沃夏克像海顿一般，是个好航海者，即使在暴风雨中，其他的乘客都躲到船舱时，他仍然逗留在甲板上。

科瓦瑞克回忆道：

大师是个优秀的海员，风浪再大，他也整天在甲板上来回走动。许多次他是餐厅中惟一出现的人。当船长看到他独自一人，就邀请他同桌共餐。他们逍遥地用早餐或晚餐，自在地一面抽雪茄一面谈天。

他们在9月26日安抵纽约，受到音乐学院秘书圣顿(Sainton)先生和一批新闻记者的欢迎。他们都对德沃夏克以英文回答他们感到惊讶。一份新闻报道生动地描绘这位作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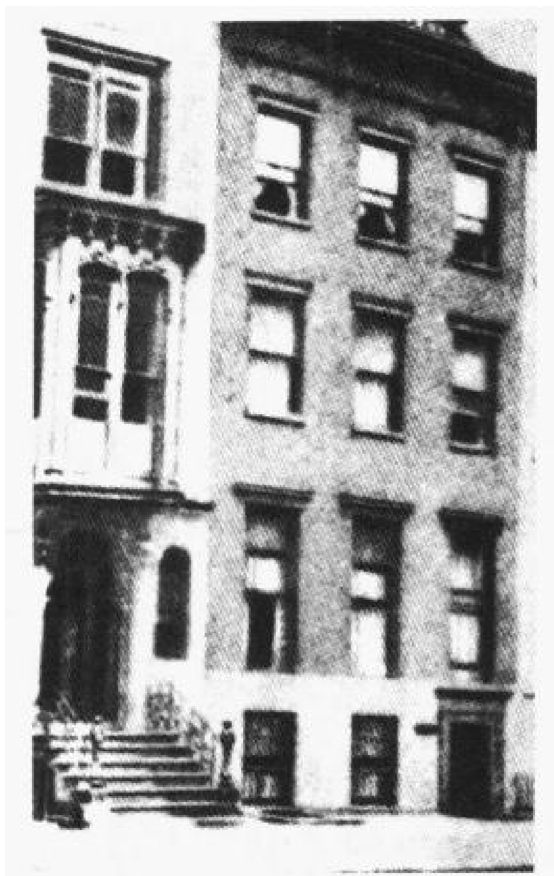


德沃夏克一家初抵美国后不久

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比照片上显示的要高得多,也没有其他音乐家所具有的斗犬般的脾气。他身高约 5.1 英尺，有着天生的威严和个性。他让我觉得他是位有创意而且十分自然的人。正如罗西尼所说：自然要比有创意强。

他的脸型不是很俊美,但是他的两道浓眉十分优雅,双眼充满了生动的情感,当他言谈之间神采飞扬时,他的

容颜是如此地令人难忘。



到达纽约后不久，德沃夏克在东 17 街租了一栋公寓

他们一家先是住在东 18 街上的克拉伦登旅社(Clarendon Hotel)，但是他们不喜欢旅社的生活，马上就搬到紧邻音乐学院，位于东 17 街 327 号一间简朴的宿舍中。

国家音乐学院当时有相当先进的设施。它是个非营利事业机构，不提供学位，只对付得起学费的学生收费。德沃夏克对学校提供黑人学生免费优待的政策感到满意。

他每天上课三小时，每周和乐团进行两次排练。他对学生们有莫大的影响力，鼓励他们发展特有的美国音乐。德沃夏克告诉学生要研究民谣和耕作歌的简朴旋律，从欧洲传统的沉重包袱下解放出原始力。

在 1895 年 2 月号的《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德沃夏克写道：

这些美丽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它们属于美国，是美国的民谣。你们的作曲家们必须转向它们。在美

国的黑人灵歌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高贵的音乐流派应该具有的所有特点。



德沃夏克每天到中央公园散步

爱德华·麦克道尔(Edward MacDowell)是美国作曲家中最早寻求音乐中的国家特征的一位。但是他借助的是美国印第安人的旋律，并驳斥德沃夏克的建议：

一位波希米亚作曲家德沃夏克为我们美国人提供了他习惯的所谓“美国式”民族音乐。但是黑人的旋律和美国的艺术有什么关系，实在是个谜。能按照“食谱”来创作的音乐，就不是音乐，而是“裁缝技术”。波希米亚裁缝，以黑人的布料所裁制出来的所谓民族面具，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德沃夏克和他的黑人学生发展出非常亲密的和谐关系。亨利·柴克·博利(Henry Thacker Burleigh)引导他进入黑人灵歌的世界。威尔·马里翁·库克(Will Marion Cook)日后对早期爵士乐的发展极有贡献。

其他知名的学生还有：鲁宾·哥尔德马克(Rub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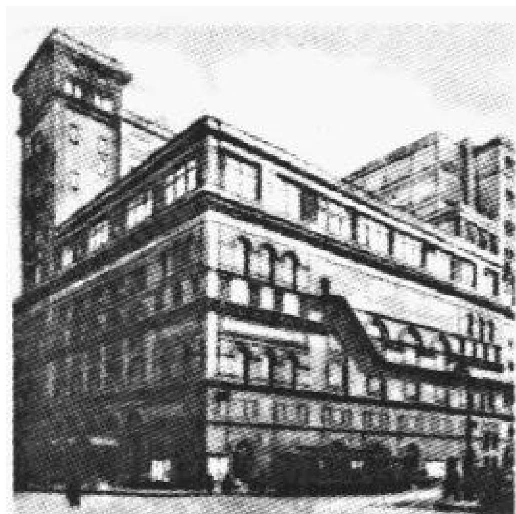
Goldmark),后来成为朱丽亚音乐学院(Julliard School of Music)的院长,并且是格什温(Gershwin)和库普兰(Copland)的老师;哈维·沃辛顿·卢米斯(Harvey Worthington Loomis)是印第安人音乐的权威;哈利·罗伊·雪莱(Harry Rowe Shelley)创作了许多宗教音乐;爱德温·弗朗哥·戈德曼(Edwin Franco Goldman) 则写作了无数管乐作品。

乐评家詹姆斯·吉朋斯·哈内克 (James Gibbons Huneker) 跟随德沃夏克上过很多堂课,德沃夏克在检视他们的作品和讨论音乐上的问题时,昵称他为“老硼砂”。

德沃夏克对音乐家的影响,及于许多当时根本不是他班上的学生。阿瑟·富特(Arthur Foote)的小提琴奏鸣曲和钢琴五重奏,乔治·查德威克 (George Chadwick) 的交响曲,以及查尔斯·艾甫士(Charles Ives),都深深受到这位捷克作曲家的作品形态和音乐语言的影响。20 世纪的美国音乐对民谣旋律的大量使用,以及西部电影音乐的天地开阔感,可能至少都有部分渊源自德沃夏克的管弦乐作品。

德沃夏克的第一场音乐会于 10 月 21 日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举行。波士顿交响乐团在作曲者指挥之下表演了三首序曲《在自然的国度》、《狂欢节》以及《奥赛罗》。80 人的乐团和 300 人的合唱团合作首演了《颂歌》。

纽约当时的音乐活动正在稳定成长,大都会歌剧院


卡内基音乐厅,《自新大陆》交响曲在此首演

(Metropolitan Opera)在1883年成立，并且有两个傲世的乐团——安东·赛德(Anton Seidl)指挥的爱乐乐团(Philharmonic)及瓦尔特·达姆罗施(Walter Damrosch)指挥的交响乐团(Symphony Orchestra)。著名的科奈塞尔(Kneisel)弦乐四重奏团来自波士顿，经常到此客座演出。

11月底,德沃夏克到波士顿演出了两场《安魂曲》。当地的管弦乐团此时由著名的指挥家阿图尔·尼基什(Arthur Nikisch)带领。

德沃夏克在一封给布拉格的朋友约瑟夫·贺拉夫卡(Josef Hlávka)夫妇的信中,预言似地体会到美国未来将要给世界带来的冲击:

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是感谢上帝,我们都安好,而且很喜欢这儿的一切。我们怎么会不好呢?这是这么美丽而且自由的国度,一个人可以平和地活着,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不必担心其他杂务,只要善尽职责就好了。这里有些事物让人不得不佩服，虽然也有一些我宁可不要看见的,不过你能奈何?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各种东西,基本上,一切都是不相同的。如果美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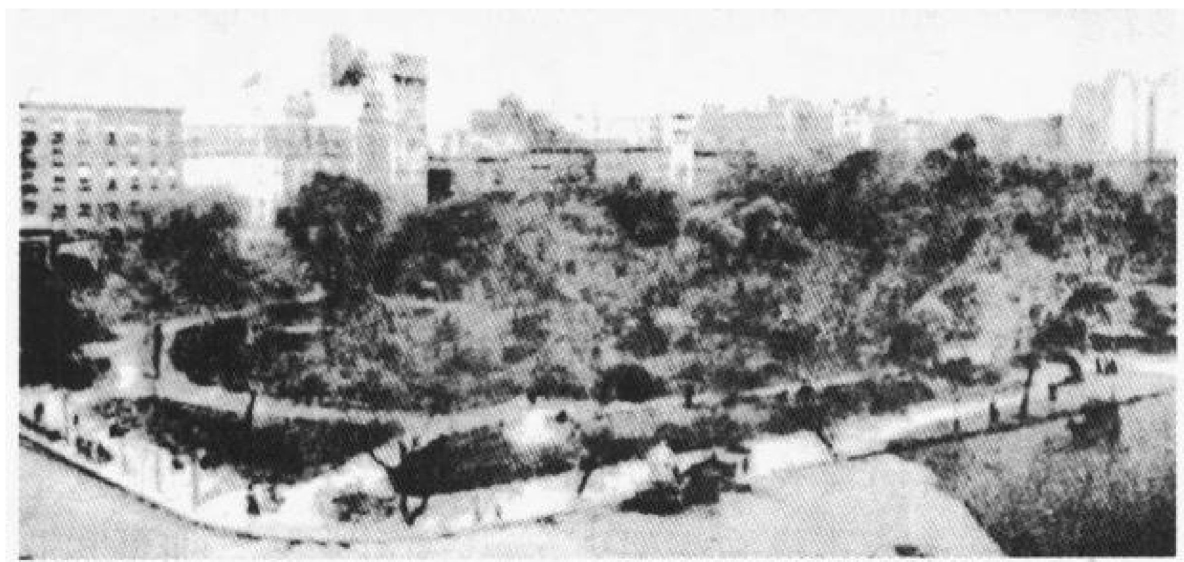
《自新大陆》交响曲首演的指挥安东·赛德

会超过其他国家。

虽然音乐教育在美国仍处于婴儿期，德沃夏克还是对这儿的音乐家的潜力很乐观。

在同一封信中，他说：

这里有充沛的原料和无尽的才能。我的学生中有远从旧金山来的。他们多半是贫苦子弟，不过在我们学校教育是免费的。任何人只要有才华，都不必缴学费。我只有八个学生，但是他们其中



麦迪逊广场

有些非常有前途。

图伯夫人的作曲竞赛奖金非同小可。歌剧1000元、清唱剧1000元、剧本500元、交响曲500元、康塔塔和协奏曲则各奖赏300元。

许多竞争的作品来自美国各地，我必须一一审视。那不花太多的时间，我只消看一眼首页，就知道写作的是艺术家还是新手。

至于歌剧方面的作品，水准都很低，我不知道哪一首可以得奖。其他的作品，像交响曲、协奏曲、组曲、夜曲等，都使我感兴趣。作曲家们都像国内的一样，植根于德国学派；但是有一种特殊的神采，一种非常的哲思以及新奇的色彩。总之，是一种印第安特色。我对这种倾向将会怎么发展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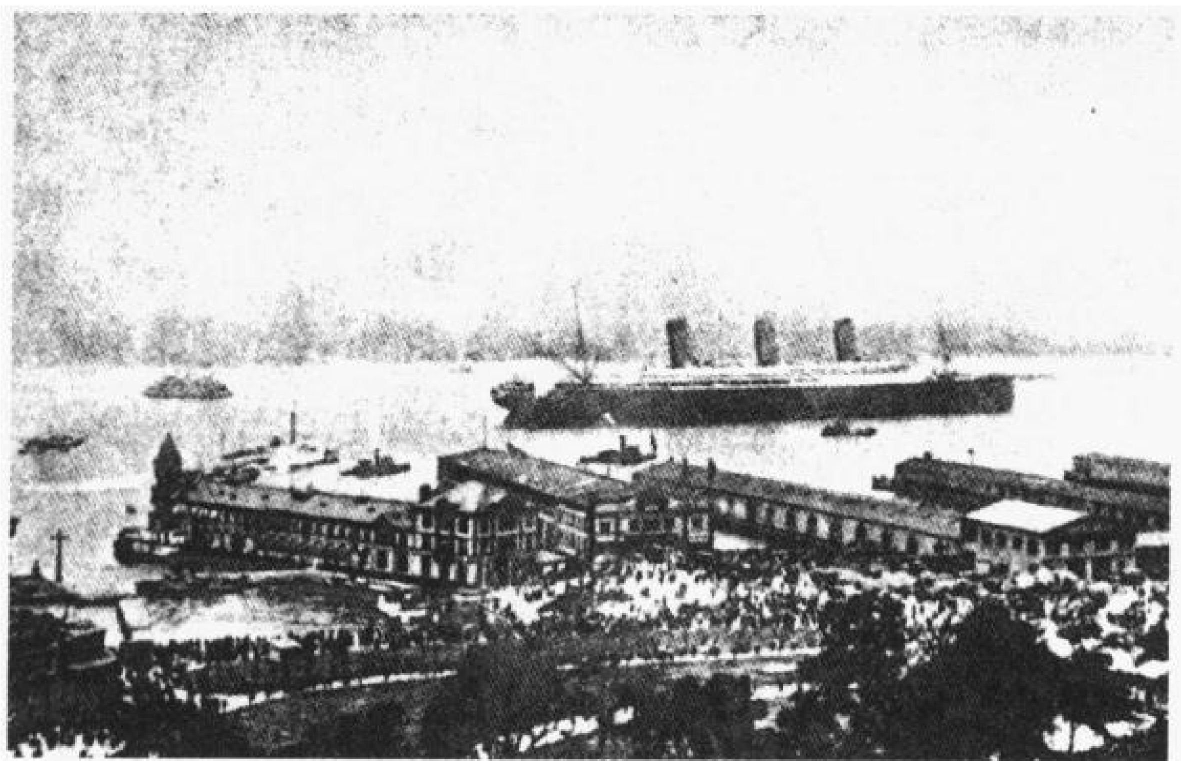
清唱剧奖由莱因伯格(Rheinberger)的学生霍拉提奥·帕克(Horatio Parker)的作品《梦之王和他的爱人》(The Dream King and His Love)夺得。莱因伯格此时是国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亨利·谢菲尔德(Henry Schoenfeld)以他的《乡村交响曲》(Rural Symphony)赢得500元奖金。

德沃夏克住在纽约时，很失望地发现不能继续每天的火车站欣赏火车头的嗜好了。大中央车站 (Grand Central Station)只允许买票的乘客进月台。为了克服这个障碍，他在155街搭乘高架火车，以便欣赏从芝加哥和波士顿来的特快车。

约瑟夫·科瓦瑞克形容他的新嗜好：

大师有欣赏蒸汽船的新嗜好。一来因为港口很近，而且在启程日，大众都可以登船。这是大师不会错过的机会。

不久，所有的大小船只我们都一根根桅杆仔细研究过了。大师总是找船长或大副攀谈，于是不久之后，我们记得所有的船员的姓名。当一艘船要出港时，我们前去观赏直到它在水平面消失为止。如果大师在音乐学院比平常待得久一点，或是在家为工作所缠身而忘记船的出发时间，以至错过了到港口欣赏的机会，我们会搭乘高架火车到巴特利公园（Battery Park），然后从那儿盯着已经



巴特利公园，德沃夏克喜爱由此眺望港中的船只

The 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of America,

126 and 128 East Seventeenth St., New York.

STUDENTS' CONCERT

OF

CHAMBER MUSIC

By DR. DVORAK'S CLASS OF COMPOSITION,

WITH KIND ASSISTANCE OF MR. VICTOR HERBERT,

MONDAY EVENING, MAY 8th, 1893, at Eight o'clock.

PROGRAMME.

SONATA No. 1, C minor, - - HARVEY W. LOOMIS

(PIANO AND VIOLIN)

a. Allegro Moderato. c. Scherzo.

b. Romance. d. Allegro brioso.

MR. LOOMIS AND MR. MICHAEL BANNER.

SONGS. - - - - LAURA SEDGWICK COLLINS

a. "Shadowtown."

b. With Pipe and Flute.

MISS ANNIE WILSON.

"The Boatman." - - - LAURA SEDGWICK COLLINS

CHORUS FOR FEMALE VOICES.

TRIO, D minor, - - - - - RUBIN GOLDMARK

a. Allegro moderato. c. Scherzo Vivace.

b. Adagio Molto. d. Finale, Allegro Confuoco.

MESSRS. COLDMARK, BANNER AND HERBERT.

1893 年 5 月德沃夏克的学生音乐会的节目单

出海的船，直到看不见为止。

在晚上玩过纸牌之后，我们和大师讨论船速是几节、现在航行到哪里等问题。早上，大师的第一个工作是摊开《先驱报》(Herald)，阅读有关船的新闻。

德沃夏克在音乐学院的职务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他发现作曲时间越来越少。1893 年 1 月，他完成了《美国旗帜》，但是其首演推延到 1895 年 5 月 4 日，在他终于离开美国之后不久，乐谱则在同一年稍后出版。

德沃夏克在美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百首作品

12

《自新大陆》交响曲

大厅四周传来“德沃夏克！德沃夏克”的叫喊声。当作曲家鞠躬时，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感动广大听众心灵的声音诗人。

——《先驱报》,1893 年 12 月 17 日

在抵达美国后不久，德沃夏克开始起草一部根据朗费罗(Longfellow)的作品《海华沙之歌》(Hiawatha)写的歌剧。这是一本他 30 多年前就经由捷克文翻译而知晓的著作。虽然这个计划因为他找不到适合的脚本而胎死腹中，不过其中有两个主题使用在他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From the New World)中。著名的慢板乐章当中的中音双簧管的旋律灵感来自书中明尼哈哈 (Minnehaha) 之死，而谐谑曲的来源则是一首印第安舞曲。

这首交响曲的初稿完成于 1892 年 12 月，全曲在次年 5 月写成。他在乐谱最后一页写道：“感谢天！完成于

1893 年 5 月 24 日。小孩安抵南安普顿。安东宁·德沃夏克。一份电报在下午 7 点 33 分送达。”兴奋之下，他忘记填好长号的最后几小节音符。这个遗漏，直到第一次预演时才发现。

第一乐章的主题原先计划以大调写作，有些类似哈提·斯塔(Hattie Starr)写的一部由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剧《亚拉巴马小浣熊》(Little Alabama Coon)中，由内莉·理察兹(Nellie Richards)演唱的一首歌。1893 年出版的这首交响曲，在美国大受欢迎。中音双簧管慢板乐章主旋律和另一首滑稽剧中的歌《亲爱的玛莎》(Massa Dear)相当接近。



摩拉维亚小镇克洛梅瑞兹



科札涅克医生

除了第一乐章中的C大调长笛旋律被一些乐评家认为来自《轻摇，甜蜜的马车!》(Swing low, sweet chariot)，以及最后乐章的一小段中提琴旋律可能来自《扬基混子》(Yankee Doodle)外，曲中几乎没有容易辨认的“美国”特性。

副标题注明“自新大陆”(From the New World)，内容却是反映出他对波希米亚故乡的回忆。德沃夏克写给一位住在克洛梅瑞兹(Kroměříž)的摩拉维亚友人，埃米尔·科札涅克(Emil Kozánek)医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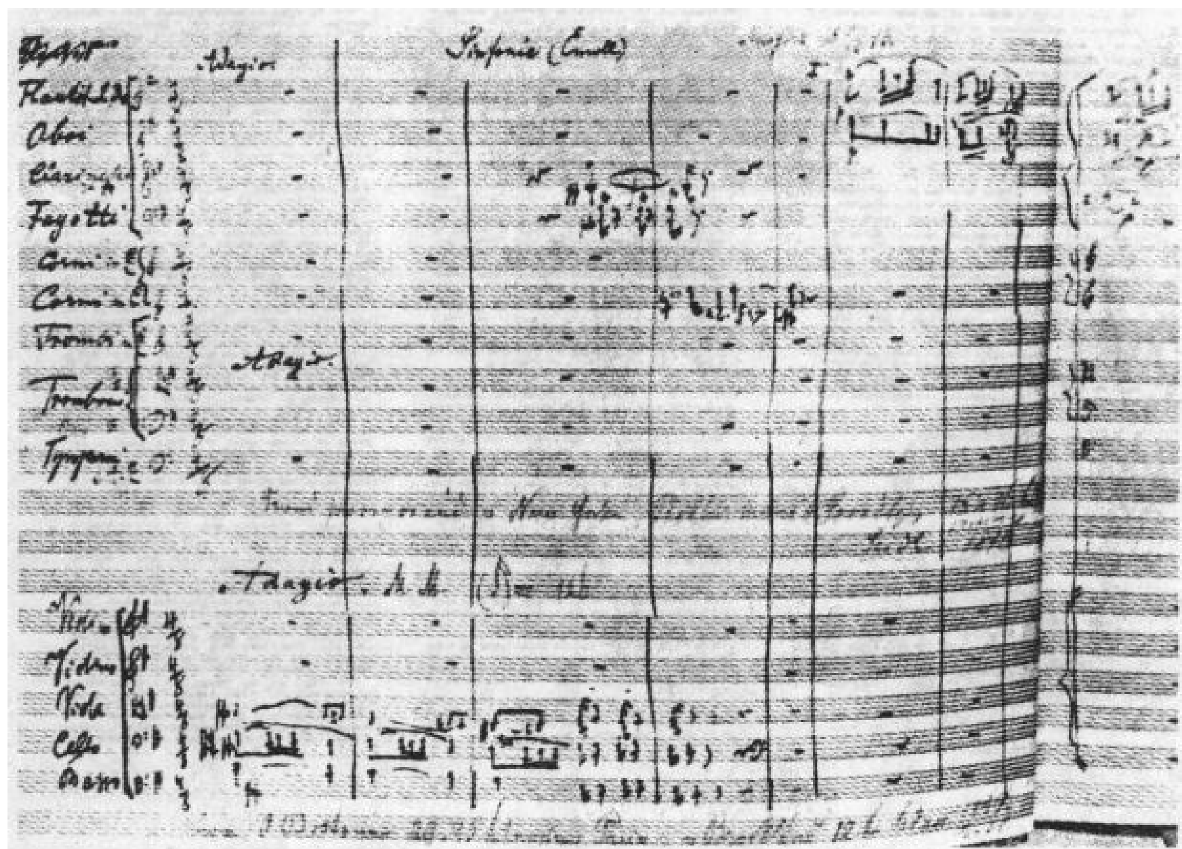
我在学校的工作不多,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作曲,现在正在完成我的E小调交响曲。我很喜爱它，它将会和我其他的曲子很不相同。每一个有嗅觉的人，都可以闻出其中美国的影响。

为了准备伦敦的首演，德沃夏克写下了对标题意义的解释：

我称此交响曲为《自新大陆》，因为它是我在美国写的第一首作品。依我的看法，这个国家的影响（意指黑

人、印第安人、爱尔兰人的民谣旋律)很容易看见。这首和其他在美国写作的曲子，与我早先的作品在色彩和个性上都很不一样，但是我不会自我分析。我希望英国的听众能够像以往一样了解我。很遗憾我不能在首演时亲临指挥。你们能好心让我知道演出反应如何，并寄给我伦敦舆论的批评吗？慢板和序奏部分应该非常缓慢。对了,速度!速度是很可怕的事情!

德沃夏克所有在美国写的曲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旋律由一两小节重复的音符和韵律发展而来。为什么这样，原因很难解释。印第安人简朴而反复不断



E 小调《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手稿第一页

DR. DVORAK'S GREAT SYMPHONY.

"From the New World" Hear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Philharmonic Rehearsal.

ABOUT THE SALIENT BEAUTIES.

First Movement the Most Tragic, Second the Most Beautiful, Third the Most Sprightly.

INSPIRED BY INDIAN MUSIC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onservatory Adds a Masterpiece to Musical Literature

MR. SEIDL LEADING THE NEW DVORAK SYMPHONY

DR. ANTONIN DVORAK

1893 年 12 月 16 日，德沃夏克在《先驱报》上投稿的文章

的音乐,可能对作曲者产生影响;但是在他写作这首交响曲时，对印第安人的音乐仅有极有限的知识。黑人灵歌和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歌曲,也是他极感兴趣的。但是短而反复的旋律,并不是它们主要的特色。

第九交响曲于1893年12月15日在卡内基音乐厅作公开预演,正式首演则在次日,都由安东·赛德指挥成功地演出。作曲家得到他生平最热烈的喝彩。

在12月20日写给西姆罗克的信上,德沃夏克写道:

> 交响曲获得无比的成功，报纸评为是其他作曲家前所未有的成就。我坐在一个包厢里，大厅里坐满了纽约最内行的听众。人们热烈鼓掌，我像一个国王从包厢中答礼，像马斯卡尼(Mascagni)在维也纳时一样(别嘲笑我!)。你知道,要是我能避开那种喝彩声会有多高兴!但是别无他途,我只有腼腆地露面致意。

赛德又在12月23日及次年1月11日再度指挥演奏这首交响曲。1893年12月30日,埃米尔·保尔(Emil Paur)指挥了波士顿的首演。

在科瓦瑞克的建议下，德沃夏克决定不回欧洲度假。他们一家人在斯匹尔维尔度过夏天，这是爱荷华州西北部一个波希米亚人定居的村落。德沃夏克妻子的长姐德瑞季亚·科特卡(Terezia Koutecká)由布拉格带着其他四个小孩,在5月31日抵达纽约。6月3日星期六,德沃夏克的“旅行团”启程上路:德沃夏克、德沃夏克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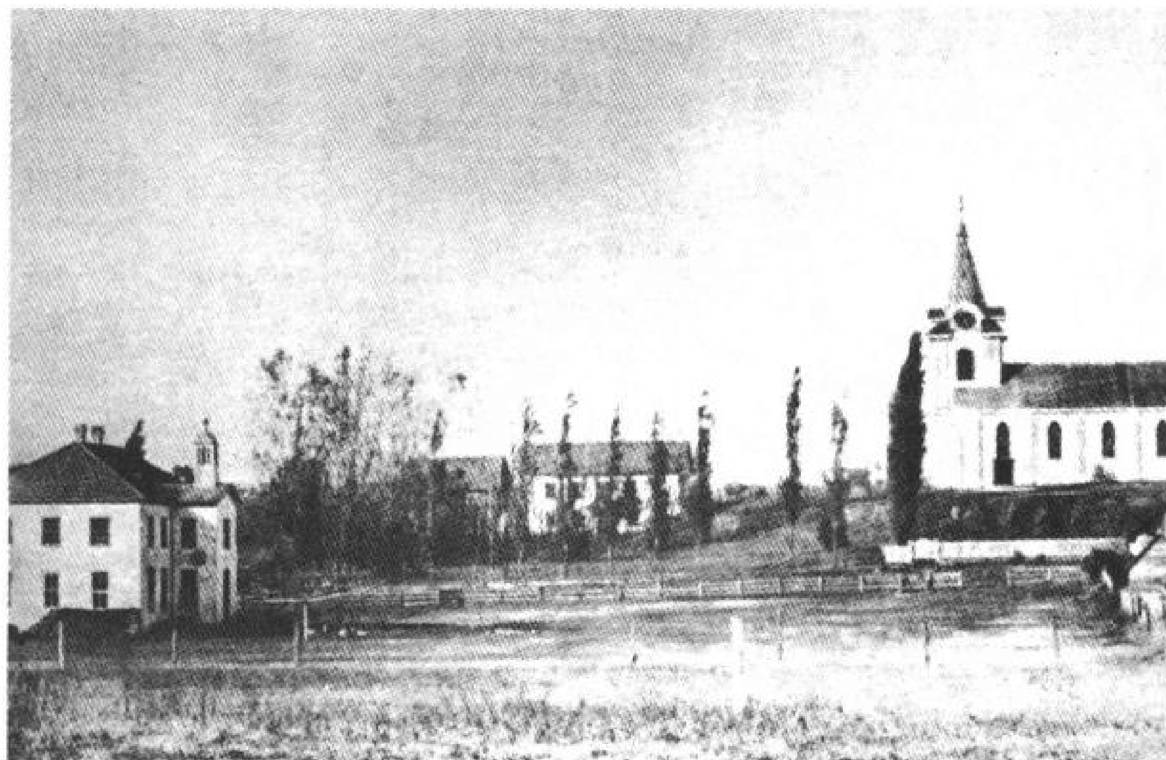
马拉塔卡（Maratka）制作的德沃夏克的铜像

六个孩子、科特卡夫人、一个侍女以及科瓦瑞克一同搭乘火车，经费城、匹兹堡，抵达芝加哥。在芝加哥待了一天之后，他们搭乘另一班火车来到爱荷华州的卡尔玛(Calmar)。科瓦瑞克的父亲前来迎接他们，驾马车载他们完成最后五英里的路程。

德沃夏克在这个社区感到宾至如归，让他想起卫梭卡的家。他能像以前在家中度假时一样，按照熟悉的作息时间起居。

科瓦瑞克在他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中，生动地描述了作曲家的活动：

大师在斯匹尔维尔的日子，起居大致如下：他每天大约清晨4点起床，漫步到河边后，于5点回来。散步之后他开始工作。7点钟，他又会到教堂弹奏管风琴。和众人闲聊之后，他再度回家工作。然后又出门散步。他经常踽踽独行，在此他完全没有在布拉格时常受到的紧张情绪的影响，通常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几乎每个下午，他总有老年的移民朋友为伴。他让他们向他诉说初抵美国时的艰苦，老人们告诉他，他们是如何帮助修建斯匹尔维尔



斯匹尔维尔的学校和教堂

40英里的铁路，如何长途跋涉去上工，他们的妻子则在家看顾小孩和在田中操劳。

在斯匹尔维尔，大师极少谈论有关音乐的事，我想这是他喜欢待在那儿并且十分愉快的原因。

在许多写给捷克朋友的信中，德沃夏克仔细地描述了他的经验。他写给科札涅克医生道：

斯匹尔维尔是一个纯粹捷克式的殖民地，由一位巴伐利亚(Bavaria)人斯匹尔曼(Spielman)所建立。他称此地为斯匹尔维尔。他于四年前去世，我每天早晨上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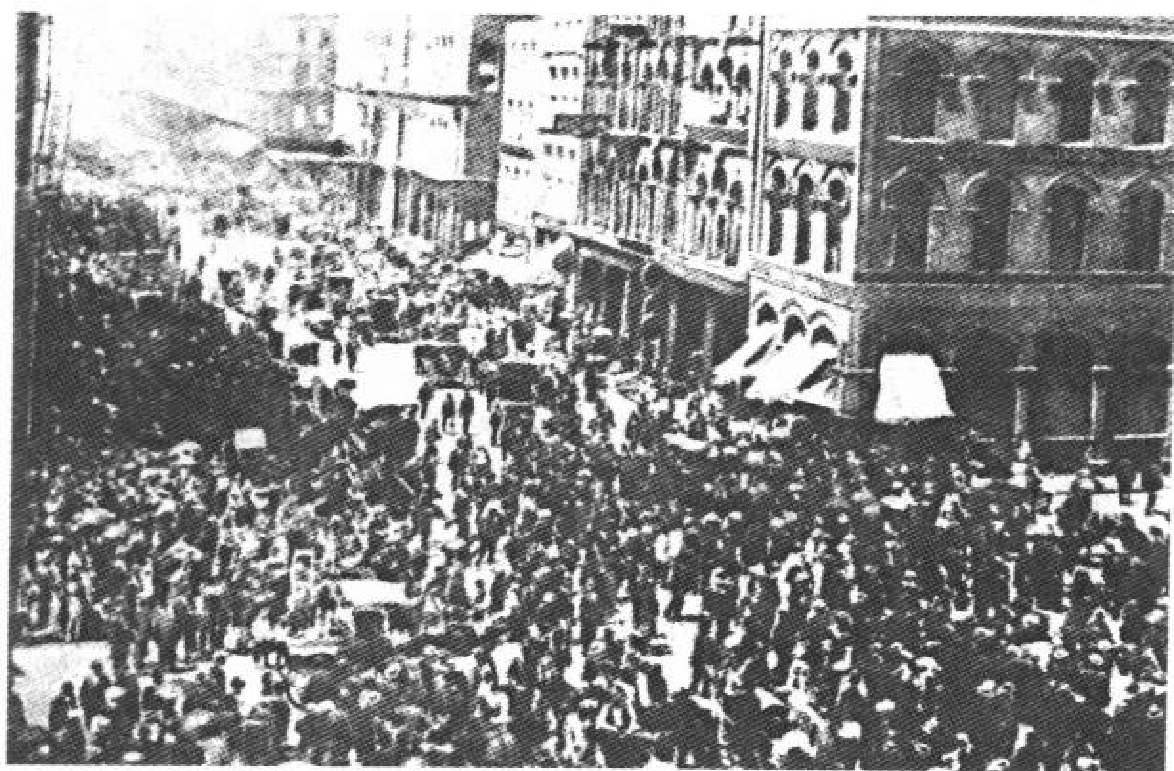


斯匹尔维尔的德沃夏克纪念碑

的路上，都会经过他的坟墓。当我见到一些其他捷克同胞在此长眠时，一些奇异的思维总会充塞在我脑中。这些人大约40年前来到此地，多数是皮塞克(Písek)、塔博尔和布德尤威斯(Budějovice)等地的子弟，全都是最穷苦的同胞。经历了艰苦的奋斗后，他们变得富裕自足。我喜欢和他们交往，他们也很高兴见到我，尤其是祖父母辈听到我在教堂弹奏《上帝保佑吾皇》(God before Thy Majesty)和《我们向您千百次致敬》(A Thousand Times We Greet Thee)等曲调时，感到格外的惊喜。

乡村景致的平和气氛，激起了另一股创作欲望。6月8日至10日两天之内，他完成了F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American)的草稿。私人的首演在斯匹尔维尔举行，由德沃夏克担任第一小提琴、老科瓦瑞克担任第二小提琴、他的两个孙儿女西西莉亚(Cecilla)和约瑟夫演奏中提琴和大提琴。与此同时完成的，还有降E大调弦乐五重奏。

暑假中有一周的时间，一个基克普人(Kickapoo)的印第安团体来到斯匹尔维尔兜售他们的草药。他们在旅社中表演了传统的歌舞，让德沃夏克大开眼界。



1893年世界博览会期间的芝加哥街景


德沃夏克在世界博览会上指挥

8月12日，德沃夏克到芝加哥参加世界博览会的捷克日活动。在那儿的节庆厅，他指挥了一场自己作品的音乐会，曲目包括《我的家园》序曲、《斯拉夫舞曲》(Op. 73)中的三首和第八交响曲。德沃夏克在写给安东宁·鲁斯的信中说道：

今天，博览会有一场美国捷克后裔的盛大游行，并有一场巨型的音乐会。游行的队伍中约有3万名捷克人，音乐会是在节庆厅举行(乐团114人)，我指挥了我的作品，俄国来的贺拉伐克（Vojtěch I. Hlaváč：一位长期在俄国生活的捷克指挥家）先生指挥其他捷克作曲家的作品。乐团的演出水准极高，听众反应热烈。所有的报纸都热烈报道，相信你也读到了。博览会的范围和内容包罗万象，难以用笔墨形容它的庞大。博览会应该时常举办，然而你即使经常参观，还是什么都看不完。它的一切，应有尽有，是真正"美国制造"的巨大产物。

德沃夏克接受了芝加哥捷克音乐家协会特别为他举

办的一场晚宴。

9 月初，他由斯匹尔维尔出发的第二次旅行，是到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奥马哈市(Omaha)会见爱德瓦·罗斯瓦特(Eduart Rosewater)。他是一位富有的捷克籍报人，他为德沃夏克举行了有 300 位宾客参加的接风盛会。在回程经过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圣保罗市时，德沃夏克造访了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中见过面的摩拉维亚人瑞恩达神父(Father Rynda)。在这次欢迎德沃夏克的宴会中，莅临的宾客有 3000 人之多!



1893 年 8 月，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这次旅行的高潮是游览明尼哈哈瀑布。德沃夏克在他浆洗过的衬衫领子上记录下一首有感而发的旋律，后来将它用在他的小提琴小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上。

13

回到纽约

灵魂不得安宁，而且置身异乡……

——爱伦·坡(Allen Poe)

9月16日，德沃夏克全家离开斯匹尔维尔，回到纽约。在布法罗(Buffalo)，他们中断行程，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壮观的景象，让这位作曲家叹为观止："我的天！大地创作出何等壮丽的一首交响曲！"

在纽约的第二年，德沃夏克一家更为不适应。科特卡夫人写信给艾洛伊·戈伯说：

纵使他有特殊的地位和丰富的物质生活，他仍然患了严重的思乡病。德沃夏克和奥蒂莉很怀念故乡。

斯匹尔维尔的长假，是都市生活的一个好的调剂，更让他们忆起卫梭卡的甜蜜往事。



尼亚加拉瀑布

《美国》四重奏的首演，由科奈塞尔弦乐四重奏团于1894年元旦在波士顿首演。科奈塞尔弦乐四重奏团加上一位中提琴家,在1月12日于纽约首演了降E大调弦乐五重奏。A大调六重奏也包括在这场音乐会的曲目中。1894年2月27日，德沃夏克在给艾洛伊·戈伯的信中说：

1月中有个“德沃夏克之夜”，由波士顿一个优秀的四重奏团担任演出。我和太太坐在观众席中，整晚必须不停地起身向对我的新作反应热烈的听众答礼。所有的



波士顿的科奈塞尔弦乐四重奏团

乐评家们意见一致，如《先驱报》所言："既然他能在美国写下这种作品，为什么德沃夏克不早一点来造访我们？"

1893年12月，德沃夏克写作了供他的孩子奥蒂莉和安东宁演奏的气氛欢愉的G大调小提琴和钢琴小奏鸣曲。演奏者可能会遭遇技巧困难的限制，但是这并没有制止他写出他所有作品中最灵思泉涌的这部作品。

在他于夏天离开美国回到欧洲之前，他只完成了A大调钢琴组曲和十首《圣经歌》，次年他把前者改写为管弦乐版本。



德沃夏克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完成了《圣经歌》(Op. 99)和大提琴协奏曲(Op. 104)

这时德沃夏克面临着是否要和音乐学院续约的决定。图伯夫人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使她没法付给德沃夏克全额的薪水，而且付款拖延了很久。1894 年 4 月 28 日，他签下合约，同意 11 月时回来教六个月，而且要在 10 月以前支付欠他的薪资 7500 元美金。

在 5 月 18 日启程之前三天，他在纽约指挥了一场《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演出。5 月 30 日，一抵达布拉格之后，他马上奔赴卫梭卡休息。

当秋季来临，他开始疑心图伯夫人是否会履行付给他欠薪的诺言。10月12日，他发给她的电报写道：如果不能收到全额薪水，“也许不能赴约”。

10月9日，她就已发电文告诉他，一半的薪水已经发出了。10月16日，作曲家和他的妻子以及9岁的儿子奥塔卡(Otakar)启程前往纽约。他们由汉堡(Hamburg)搭乘俾斯麦(Bismark)号于10月25日到达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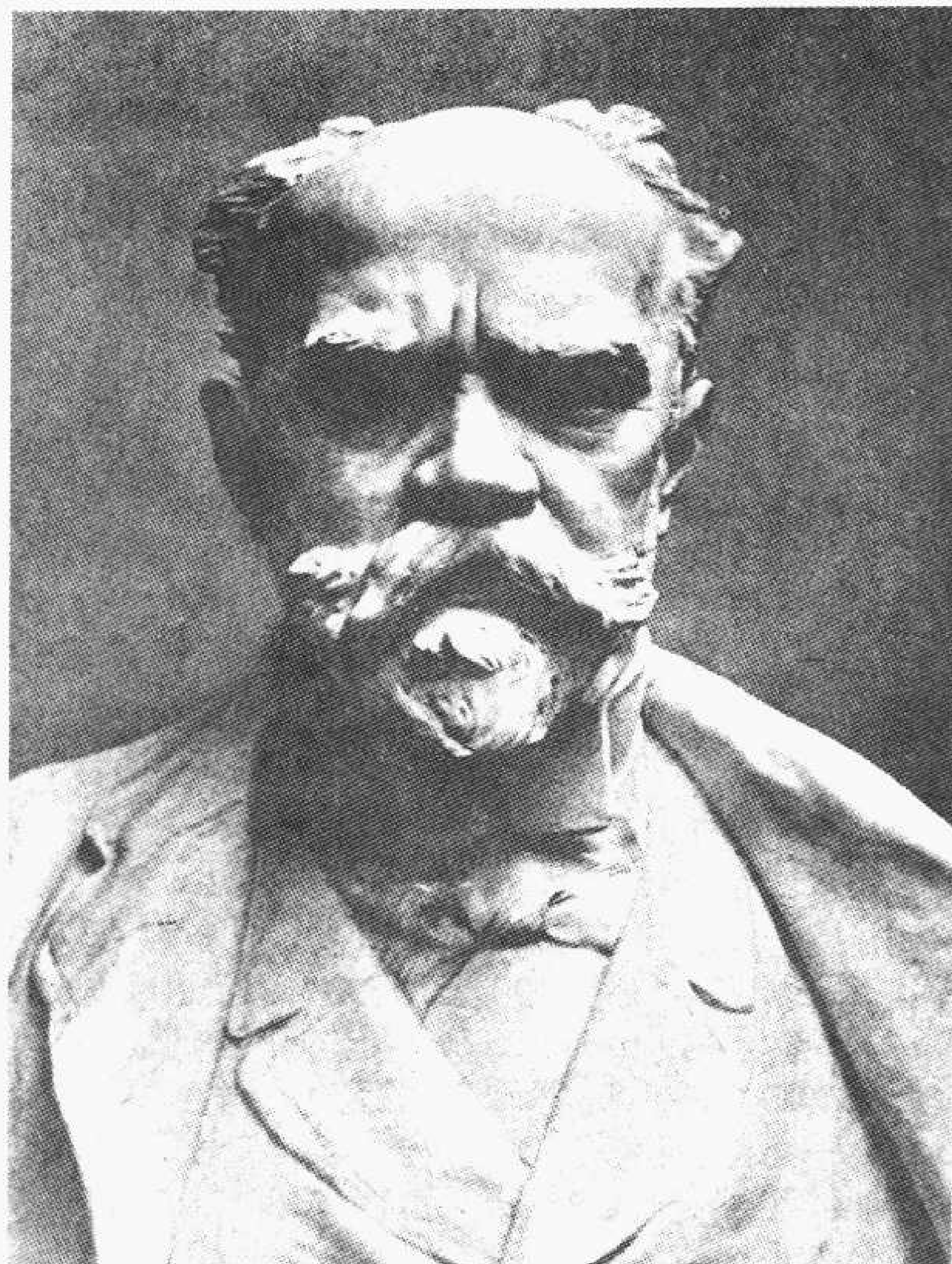
他写信给留在布拉格的其他五个小孩说：

奥蒂莉，你是最年长、而且最通情达理的一个。我希望你和安娜能乖乖的。安娜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受风寒。

去吧！记得我说的，不要忘记上教堂。你知道，奥蒂莉，我告诉过你，星期日一定要上教堂。经常祷告，它是惟一可以安抚你我心灵的事情，其他的人也要照做，玛吉达(Magda)和安东宁每天要祷告。我对阿洛伊丝(Aloisie)很放心，这个小宝贝会听话的。

音乐学院新学年开始了，行政事务的负担再一次限制了德沃夏克作曲的时间。他在担任此职务的最后一段时间，修订完成了歌剧《德米特里》，只新作了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和降A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同时，纽约爱乐协会吸收他为荣誉会员，并演奏了《自新大陆》交响曲和三首序曲。

他在美国的第二次停留比上一次短得多，德沃夏克



德沃夏克的塑像

想要回到捷克的心情更急切。在一封1894年12月18日给安东宁·鲁斯的信中，德沃夏克流露出他有多么想念他的孩子：

孩子们每周写两封信给我们，让我们总是等待由欧洲来的船，希望能捎来什么讯息。当孩子们的信到达时，你可以想像我们如何迫不及待地拆封阅读。

他们写到一切都安好，也相处融洽，只有奥蒂莉总是说如能见到我们在布拉格她会有多高兴。我相信她说的，因为我们的心境也是一样。

终于，德沃夏克和妻儿在1895年4月16日离开纽约，搭乘的正是三年前来美国时坐的萨勒号。图伯夫人寄给他合约草稿，试图引诱他下两个学年回来任教。但是他再也不愿意和他的家人、故乡、祖国分离了，即使只有极短暂的时间。

14

归　　乡

如同尤里西斯，流浪者终于快乐地回到家乡。

——约阿希姆·杜·博赖(Joachim du Bellay)

由美国回到家乡后，德沃夏克享受了几个月的假期，探访老友，并在卫梭卡的家中休息。在卡尔洛毕·瓦瑞(Karlovy Vary，一名卡尔斯巴德〔Carlsbad〕)，他遇见了汉斯利克和西姆罗克。

钢琴家海伦·亨舍尔(Helen Henschel)在她的自传《当柔声渐寂》(When Soft Voices Die)中，揭示了德沃夏克性格中令人喜爱的一面。她自幼和母亲在卡尔洛毕·瓦瑞度假时，就常遇见德沃夏克。带着些微腼腆，她试图接近这位作曲家：

“对不起，请问您可以为我写一段您的乐谱，并签上名吗？”

“当然”,德沃夏克说:“你要我写什么?”

受到他犀利的目光之下友善微笑的鼓励,我说:“请写《自新大陆》的慢板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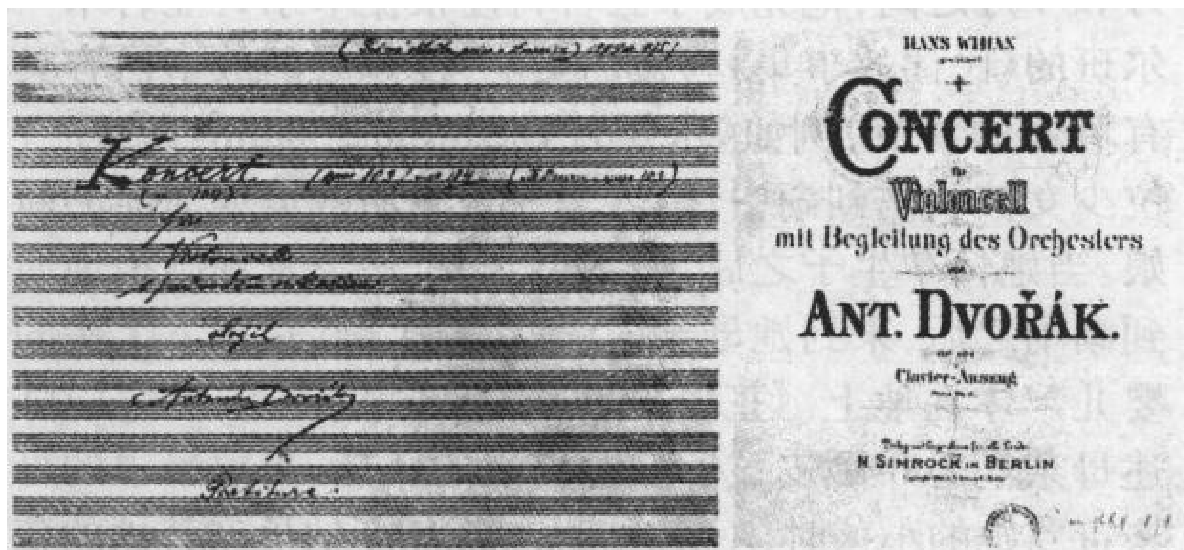
当他提笔开始写时,他突然看着我沉吟道:“现在让我想想……我忘记它是什么样子了。你能哼给我听吗?”

我的羞怯为渴望所驱逐,“是的,德沃夏克先生,它是这样子的……”接着我唱出了整个第一段的旋律。

“谢谢你”,德沃夏克说:“我开始想起来了,如果你再唱它一遍的话,我想我可以整段为你写下来。”

我照着做了。当然数年之后我才知道被他戏耍了。

1895年11月,德沃夏克恢复了他在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职。他马上进入音乐世界,在12月和次年1月造访维也纳。2月16日,他和勃拉姆斯同坐一个包厢,欣赏由李希特指挥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维也纳首演。



大提琴协奏曲(Op. 104)的手稿和第一版封面

当勃拉姆斯弹钢琴伴奏，和大提琴家罗伯特·豪斯曼（Robert Hausmann）一起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时，他感叹道：

要是我知道可以写作像这样的大提琴协奏曲，我自己也会写一首。

又一次，勃拉姆斯劝德沃夏克到维也纳居住，他可以在那儿的音乐学院任教。勃拉姆斯愿意提供可观的经济资助，因为奥国首都的生活费比较高。但是回到卫梭卡的快乐，让德沃夏克不愿意再度考虑住到国外。

祖国激起的灵感，宣泄在一连串的新作品中。1895年末，他完成了最后两首弦乐四重奏，其中降A大调在美国就开始写作，后来还有一首G大调。

1896年，他着手进行最后一些管弦乐曲的写作。在1月和4月之间，他完成了三首再度根据卡尔·亚若米·尔班的《民谣故事集》写作的交响诗。原来的故事内容具有可怖的情节，例如《水妖》(The Water Goblin)，叙述一位少女被引诱到湖中，陷入恶灵手中而被迫成为他的新娘。当她怀孕生子之后，回到母亲家。恶灵发现她拒绝回到湖中之后，来到她母亲的屋前，敲了敲门，留下无头的婴儿尸体在地上。《正午的女巫》(The Noonday Witch)陈述母亲们恐吓顽皮孩子们时出现的妖怪。当故事中的母亲责骂她的小孩时，巫婆出现了。吓坏了的母亲替她的孩子哀告求饶，但是当巫婆飞走时，小孩还是死了。



从伏尔塔瓦河畔远眺布拉格

《金纺车》(The Golden Spinning Wheel) 的故事是最复杂的。一个年轻的国王单骑出游，遇见一位正在纺纱的少女朵妮卡 (Dornička)。回程中，他告诉朵妮卡的继母，要她带朵妮卡到宫中，以便娶他。结果继母杀死了朵妮卡，砍下她的手脚，刨出双眼。她来到皇宫，将自己的女儿当成朵妮卡。国王不知是健忘还是视力不好，娶了这个女孩为妻，不久之后，就外出征战。一位老人发现了朵妮卡的尸体，并以一个金纺车、一个金卷线杆、一个金纺锤来交换她遗失的手脚和双眼。朵妮卡死而复生，宫中的纺车以魔法表现了这个恐怖事件的始末。国王将继母和她的女儿处死，而与朵妮卡结婚。

虽然三首作品于 1896 年 6 月 3 日在安东宁·班尼维茨 (Antonín Bennewitz) 指挥下于布拉格音乐学院进行公开预演，但是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伦敦。《金纺车》于 10 月 26 日由李希特指挥，《水妖》和《正午的女巫》分别在 11 月 14 日和 11 月 21 日，由年轻的亨利·伍德 (Henry J. Wood) 指挥演出。


李奥斯·雅纳切克

第四首交响诗在同一年的 10 月到 11 月间完成，这首《野鸽》(The Wild Dove) 也是基于尔班的一个民谣故事。一个妇人在毒害她的丈夫之后，爱上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嫁给新夫之后，



雨果·波丁格(Hugo Boettinger)于1901年所绘的德沃夏克像

她对亡夫坟上的野鸽子的啼声感到恐惧。在绝望中，她投水自杀。1897 年 3 月 20 日，在布鲁诺首演《野鸽》的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捷克作曲家李奥斯·雅纳切克（Leoš Janáček，1854～1928）。

这位摩拉维亚音乐家，日后成为极为杰出的作曲家。雅纳切克曾经是德沃夏克音乐的热烈崇拜者。在他的故乡布鲁诺，他指挥了《斯拉夫舞曲》、弦乐小夜曲、第五和第七交响曲、《幽灵的新娘》以及《圣母悼歌》。这两位作曲家首次见面是在 1870 年。1883 年，他们一同徒步旅行到波希米亚南部，访问了德沃夏克的出生地内拉霍齐夫斯。

同年夏天当德沃夏克在乡下度假时，雅纳切克借住在他布拉格的家中。1886 年，雅纳切克将他的《男声合唱曲集》(Songs for Male Chorus)题献给德沃夏克。在一封 9 月 13 日的信中，德沃夏克回答道：

我收到你的合唱作品，并寄上我的感谢。不只是为了它们，更是为了你的题献使我感到非常骄傲和愉快。我一打开包裹，就再三拜读。我必须承认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你的转调上，我感到困惑，不知如何置评。我没有马上坐在钢琴前弹奏它们，我想我仅由读谱和理论上来了解一件事，会更清楚。但是当我接二连三地弹奏它们，我的耳朵逐渐习惯，于是我向自己说："好吧，毕竟这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对此进行辩论。

无论如何，这些是微枝末节的小事。我想它们是国



古斯塔夫·马勒

家枯竭的曲目（在这种形式的作品方面）中的一股清泉。它们很有创意，而且最重要的，它们呼吸出真正的斯拉夫气息。

德沃夏克记得当他仍默默无名的时候，题献他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给勃拉姆斯的事。

1887年，雅纳切克寄给德沃夏克他的第一部歌剧《萨尔卡》（Šárka）的乐谱，要求他给予批评。德沃夏克建议了一些修改的地方，并鼓励道："多写些旋律，不要害怕它。"虽然雅纳切克作了大量的改变，这部歌剧直到1924年才上演。

雅纳切克后来简洁地表达了他的敬意：

你知道当一个人诉说出你内心的话时的感觉吗？这正好用来形容德沃夏克如何写下了我心中的旋律。

德沃夏克最后一首交响诗《英雄的歌》(Heroic Song)没有标题内容，虽然有人认为它代表德沃夏克自己的艺术命运。当马勒在1898年继承李希特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时，他在那年的10月3日写信给德沃夏克，要求他亲自来指挥这首新作。德沃夏克参加了1898年12月4日在维也纳的首演。一年之后，马勒将《野鸽》介绍给维

也纳的听众。

1897年初,德沃夏克听说勃拉姆斯病得很重。3月中旬,德沃夏克来到维也纳勃拉姆斯的病榻前。他写信给西姆罗克说:

今天(3月19日),我在维也纳探望勃拉姆斯先生。如你所说,很不幸他已经病入膏肓。不过,让我们希望一切都无恙。上帝保佑他。

4月2日,勃拉姆斯去世。德沃夏克几天之后来到维也纳,成为葬礼中的持火炬者之一。

德沃夏克被指定填补因勃拉姆斯去世而空缺的奥匈帝国国家奖金委员会的席位。这给了他很大的满足感,因为他可以偿还当年他贫穷时所接受的帮助。

1898年接近年尾时,有两件事使他感到特别愉快。11月17日,他庆祝了银婚纪念日,他的大女儿奥蒂莉也在同时嫁给了他的爱徒约瑟夫·苏克。八天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国王颁赐给他文艺荣誉勋章。在此之前,只有另一位音乐家——勃拉姆斯曾经得到此项殊荣。德沃夏克称这个巨大的勋章为“我的大金盘”。

对《雅各宾》做过几次修改后,1897年,德沃夏克再次找寻新的歌剧题材。根据尔班的民谣故事写作的交响诗让德沃夏克探索了民俗故事的童话世界,结果他发现了《魔鬼与凯特》(The Devil and Kate),这是波泽纳·尼姆科瓦(Božena Němcová)在1845年出版的神仙故事。脚

本由阿道夫·维尼格(Adolf Wenig)撰写，他是布拉格国家剧院总监的侄子。谱曲占据了德沃夏克1898年5月到1899年2月间的时间。首演是1899年11月23日，在国家歌剧院由阿道夫·杰克指挥。演出十分成功，德沃夏克得到捷克科学艺术学院的2000元奖金。

在《魔鬼与凯特》中，凯特是一个年老的侍女，因为她嘴不饶人，而找不到舞伴。当她宣布她不惜和撒旦跳舞时，一位地狱来的魔鬼马布尔(Marbuel)出现了。在和她跳完舞后，马布尔邀请凯特到地下世界一游，然后两人就由一个地洞消失了。被庄园女主人开除的牧羊人乔治，自告奋勇要把凯特带回来。此时胆小的马布尔受不了凯特的唠叨，希望她自己回到地上，因此让乔治和她共舞走出地狱。马布尔想要回头带着庄园女主人到地狱，结果也被凯特给吓退了。

15

晚　　年

我们如同朝圣者，向着指定的目标迈进；世界是旅店，死亡是终点。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魔鬼与凯特》的成功，使德沃夏克再次考虑写作歌剧。他使用被两位门徒拒绝的剧本，作为下一部歌剧《水仙女》(Rusalka)的基础。亚洛斯拉夫·科瓦比尔(Jaroslav Kvapil，1868～1950)依据水精(Undine)的传奇和汉斯·安徒生(Hans Andersen)的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故事，写作他的歌词脚本。他说：

在安徒生的世界——波恩霍姆(Bornholm)岛度暑假的时候，我得到我的灵感。卡尔·亚若米·尔班和波泽纳·尼姆科瓦的神话故事伴随我在海边徜徉。在那里，他们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合而为一，这是我童年的最

爱。尔班的民谣韵律，是所有捷克民谣中最美的。



亚洛斯拉夫·科瓦比尔，《水仙女》的剧作家

《水仙女》说的是一个水精爱上一位英俊的年轻王子，一个老巫婆让她达成意愿，变成凡人，但是有两个条件：她必须是哑巴，而且如果王子对她的爱不忠实，那么她将必须永远回到湖中，而王子将会死亡。

当王子对不会说话的水精感到厌烦时，他向一位城堡中顽皮的公主求爱。水精在他眼前消失在一个池塘中。充满懊悔的王子，遍索山林寻找她。在湖畔他又遇见她；但是当他们一开始拥抱，王子就死去，水精也回到水中。

作曲从1900年4月开始，11月结束，1901年3月31日在国家剧院首演。首演的指挥卡尔·科瓦诺维克(Karel Kovařovic)曾经拒绝过这个剧本。虽然德沃夏克取得了他在歌剧演出上的最大成功，但它终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在布拉格以外的地方演出。原本计划1902年由马勒指挥在维也纳首演，因为合约谈不拢而作罢。

《水仙女》曾于1908年在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位



卡尔·科瓦诺维克，1901 年 3 月 31 日《水仙女》首演的指挥

于南斯拉夫西北部）以斯拉夫语上演，还于 1910 年成功地由布鲁诺歌剧团在维也纳上演。

1901 年 3 月 14 日，德沃夏克和他的诗人朋友亚洛斯拉夫·福瑞契利基，共同入选成为奥匈帝国参议员。布拉格的新闻记者约瑟夫·朋尼泽克（Josef Penížek）记载了这件事：

> 奥匈帝国参议院的每一个成员，在他们面前都有一张写字桌、一个墨水台、一个沙漏、一叠吸墨纸、几只钢笔，以及一些不软不硬、最好的二号铅笔。他将这些物品全都扫入口袋里。离开参议院后，他向妻子展示这些战利品。等了他很久的夫人说："看哪，这些将会是现在的作曲基金！"

宣誓仪式之后，德沃夏克再也没有参加议会，他的座席一直是空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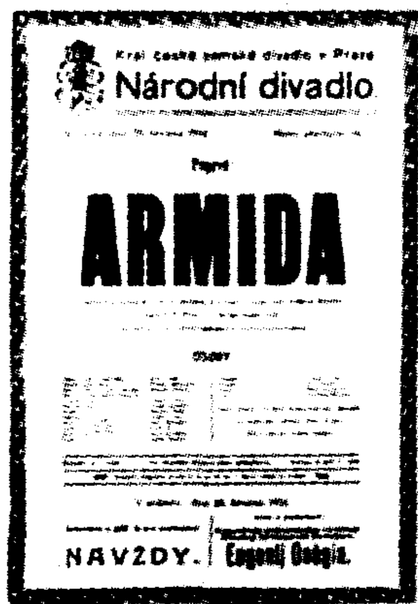
1901 年，由约瑟夫·苏克带领耶安·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他们在柏林认识）前去拜访德沃夏克。这位伟大的芬兰作曲家回忆道：



歌剧《水仙女》中的一页手稿



1901 年的德沃夏克



《阿尔米达》的首演海报广告

我当时无法和德沃夏克谈太久，不过已足以让我对他产生非常良好的印象。这位长者态度自然谦虚，对他的作品很自谦，一点也不像一般人认为的，一个在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乐坛都享有崇高地位的人的作为。他很诚恳地用德文说："你知道，我作曲过多。"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

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歌剧《阿尔米达》(Armida)选用的主题曾经多次被其他作曲家采用，如吕利(Lully)、亨德尔、海顿、格鲁克和罗西尼。歌词是由写作《圣柳德米拉》的诗人亚洛斯拉夫·福瑞契利基，根据塔索(Tasso)的作品《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所作。在此之前，科瓦诺维克曾接受这个工作，但在完成第一幕后就放弃了。

大马士革(Damascus)的公主阿尔米达，被叙利亚的巫师伊斯曼(Ismen)送到基督徒的阵营以排解纷争。她捕捉了基督徒的领导人唐克雷第(Tancredi)，雷那尔多(Rinaldo)又把他救了出来。雷那尔多本人又为阿尔米达的魔法所惑。当她的皇宫被摧毁时，她逃到埃及去。她被雷那尔多打败，试图自杀，但是不经意地被雷那尔

多所杀。

《阿尔米达》和德沃夏克其他具有民族色彩的歌剧作品是如此不同，因此他可以使用瓦格纳的主导动机(leitmotiv)方式写作。这个剧情具有的史诗性质，显然适合以瓦格纳的方式处理。魔幻的特色，尤其叫人想起《帕西发尔》(Parsifal) 和其他类似的瓦格纳歌剧中的英雄人物性格来。

德沃夏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谱曲，从 1902 年 3 月开始写作，直到 1903 年 6 月才完成。他对前一次成功地指挥《水仙女》首演的科瓦诺维克很失望，后者拒绝担任《阿尔米达》首演的工作。最后，首演是由毕卡(Picka)制作，于 1904 年 3 月 25 日在国家剧院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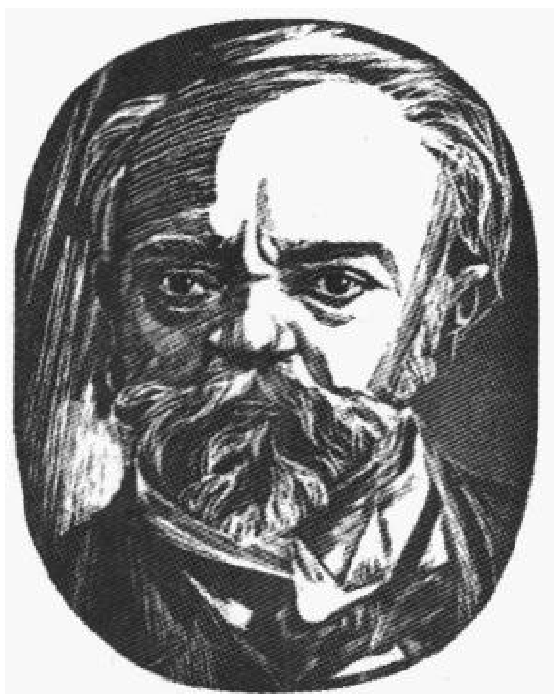
乐评家并未对这部作品表示好感。笨拙的舞台操作和遥远的故事背景，使得早先歌剧作品获得成功的德沃夏克，没有马上得到赞同。直到 1961 年，《阿尔米达》才初次在捷克以外的地方演出，地点是不来梅。

1903 年 8 月，在《阿尔米达》首演之前，德沃夏克就开始另一部歌剧《霍瑞米尔》(Horymir)的写作。剧本由鲁道夫·斯塔瑞尔(Rudolf Stárel)根据一个捷克传奇创作，场景是靠近卫梭卡的煤矿区布瑞佐维·霍瑞 (Brezové Hory)。德沃夏克的儿子奥诺卡回忆他父亲写作这部歌剧时的情形道：

我对 1903 年的假日有很愉快的回忆。当时父亲的新歌剧《霍瑞米尔》剧本已准备好，并且起草了几个部分。

他告诉卫梭卡的矿工们，他将要写一部独幕歌剧，其中将包括真正的矿工，并且要在剧中使用他们用的采矿机器。父亲答应他们在国家剧院首演时，一定要让矿工们有一整区席位，好让他们决定剧情到底有几分真实感。矿工们对要在舞台上重现整个煤矿的美丽与恐怖感到怀疑。父亲便告诉他们这全是舞台经理的责任，向他们保证这是可能的，并解释他有一部歌剧就曾重现水中的景象。一个真正的地狱和有尾巴的真正的魔鬼，也曾在舞台上被创造出来。

1904年3月1日，德沃夏克在接受维也纳《保皇报》(Die Reichwehr)的采访时，提供了他当时的总体音乐观：


斯特尔纳德尔(A. Strnadel)所作的德沃夏克木刻像

过去五年间，我除了歌剧外什么也没写。只要上天允许，我会贡献我的精力在歌剧的创作上。但是这并非出于好大喜功，而是因为我视歌剧为国家最适合的音乐形式。这种音乐的听众群广大。而当我写作交响曲时，经常等待几年才得以首演。西姆罗克再度向我要求室内乐作品，但是被我拒绝了。我的出版商现在知道我



布拉格圣萨尔瓦多教堂

不会再只为他们写东西的。他们连番问我为什么不写这个或那个作品，这些乐种都不再吸引我了。他们视我为交响乐作曲家，不过我早在多年以前就证明我主要的偏爱是戏剧作品。

德沃夏克的生活仍然忙碌。在同一篇访问后面，他婉拒了巡回欧洲指挥自己作品的邀请。

其他的邀约我也一概拒绝。我得到柏林条件优厚的邀请，以及柏林爱乐乐团进行一个盛大的奥、德、法、意巡回演出。伦敦邀请我担任大众音乐会的指挥，其中一场是我的音乐作品，也邀我演奏钢琴。我对于后者特别感到犹豫，因为我不能确定我的钢琴演奏水准足够公开演出。我也曾被询问是否可以指挥在利沃夫(Lvov：乌克兰西部城市)及华沙(Warsaw)举行的音乐会，但是我都拒绝了，只因为不想把自己绑死。

终点不幸地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来得早。1904年3月25日，在《阿尔米达》首演时，德沃夏克初次感觉到身体不适。他体侧的疼痛使得他必须在演出结束前离开剧



弗塞瑟拉德公墓



国家歌剧院演出了一场德沃夏克的《安魂曲》

院。他的医生说那是腰痛，不过后来他发现这是肝脏的疾病征兆。

3 月 30 日，德沃夏克在弗朗茨·约瑟夫火车站欣赏他心爱的火车头后着了凉。他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六天之后，哈纳特克（Hnátek）教授被传唤至病榻前。他立刻诊断出是动脉硬化症，而且因为流行性感冒而更显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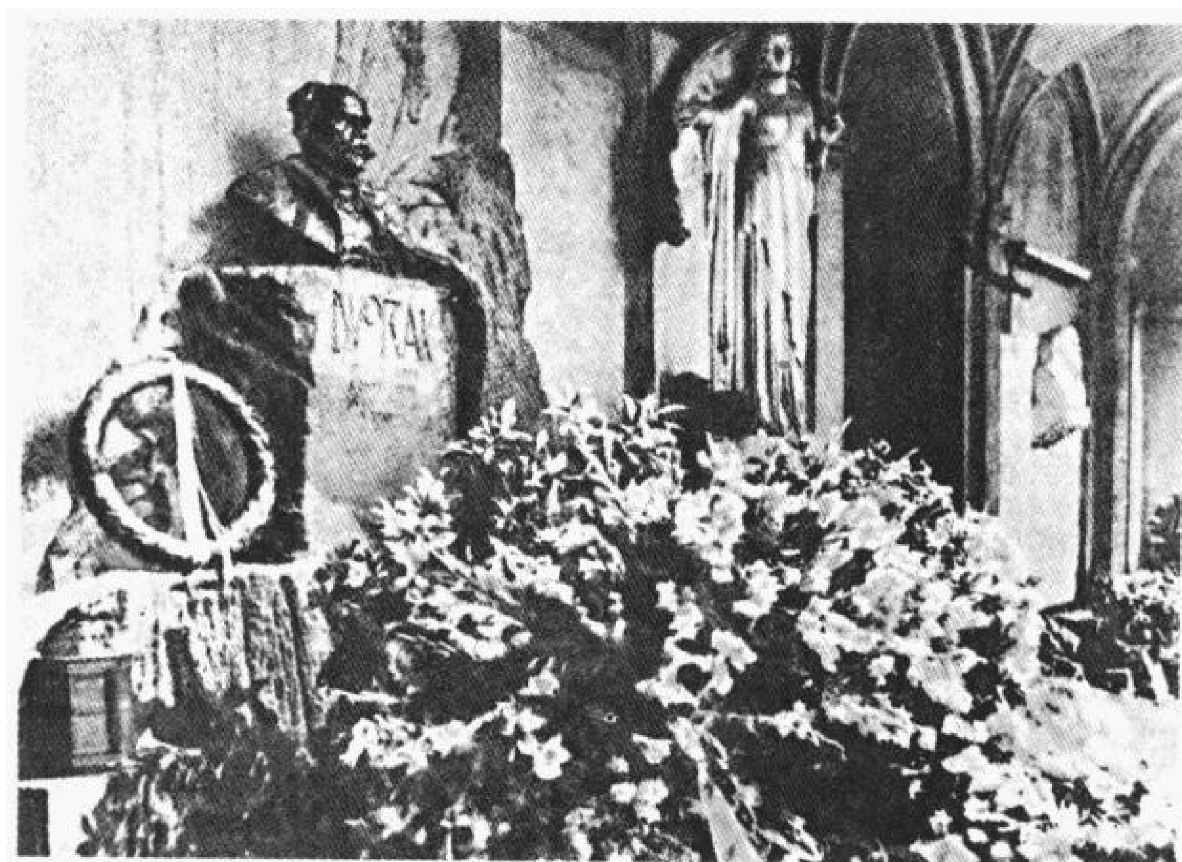
5 月 1 日，在卧病十天之后，



弗塞瑟拉德公墓中的德沃夏克墓园

德沃夏克觉得精神很好，可以起床。他和家人共享了一顿节日午餐,但是进餐当中,他抱怨身体又有不适。不久以后,在医生来到之前,德沃夏克死于心脏病。

他的葬礼于5月5日在圣萨尔瓦多(St. Salvator)教堂举行,葬礼中演奏他的《安魂曲》中的《应答轮唱圣诗》(Introit),德沃夏克的遗体在举国哀悼中葬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弗塞瑟拉德(Vsyšehrad)公墓,他长眠在伏尔塔瓦河畔。



从圣萨尔瓦多教堂出发，送葬的行列经过了国家歌剧院以及德沃夏克喜爱的查尔斯广场，最终到达弗塞瑟拉德公墓